

春暖花開的時候

姚雪垠著



現代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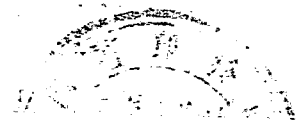


M6
I 246.57
139



候時的開花暖春

冊分一第



3 1761 2209 5

版社版出代現



在大別山下有一個小村莊，三面靠山，一面臨起伏不平的廣漠原野。村莊裏居住着四五
幾座低矮的破房，緊藏在茂盛的竹子和雜樹中間；香花茨和柘茨密密的將村莊環
繞三面，形成了有花有香的天然圍牆。屋後的山坡上長着幾百株桐油樹，如今正開着粉紅花
子。桐油樹林外緊接着黑綠的松樹林，向峯巒綿延的大山上伸展去，籠罩着朦朧烟霧，黑森
森不見縫隙。從兩個山峯間滾下來一道泉水，在山腰被一塊大石遮斷，隨後又從刀削的石壁
上傾瀉下來，成一條小瀑布，銀光閃閃的掛在空中。這泉水在山脚下猛栽進深不可測的小石
潭，寶石綠的水面上翻起來白的浪花和水沫。水出石潭，流入小溪，繞過香花茨和柘茨構
的圍牆下，在村前匯成一個大池塘，又淙淙的低唱着奔向原野。池塘岸圍着垂柳，近看柳葉
兒鮮明耀眼，遠看像輕輕浮動的煙霧一團。一株葛藤纏繞在垂柳上，柔軟的長條上掛着一腳
嚙一嚙的紫花子，伴着嫩綠的柳枝兒在空中搖搖擺擺，在湛清的水面上與來曳去。四五株
高大的梨樹夾雜在垂柳中間，雪白的花子正開，在微風中散播着淡淡的芳香。一顆開散的黃
牛藏在垂柳的綠蔭裏，用舌頭舐着不滿月的小牛犢，掛在牠頸子下邊的銅鈴噲發出來慢吞吞

的，安閒而幽遠的叮呤聲音。小牛犢全被這種溫柔的撫愛和催眠的鈴聲所陶醉，靜靜的跪在母牛的前腿邊，垂着頭，眼睛朦朧，帶着睡意，斜望着地上的芳草和落花出神。

一位帶着孩子氣的農家姑娘，穿一件天藍色的粗布短上衣，一條紫紅色的寬筒褲，捲起袖口，露出來一雙健壯的半截胳膊，坐在梨樹下搥洗衣裳。搥衣聲響亮的，均勻的，從青石板上發出來，散入空谷，在松林間起着回聲。有時她好像有所期待的放下棒槌，一面用雙手，在石板上搓着衣服，一面抬起頭向村前的路上張望，觀察着從村邊羊腸小路上走過的陌生面孔。其實她並不是在期待着誰的到來，她只是由於生活的突然變化，精神上顯出十分興奮不安。她心裏交織着快活與悵惘的情緒：快活的是她就要開始踏進充滿着熱情與希望的新鮮世界；而悵惘的，一則是她掛心着母親從今後要感到寂寞，二則是她對於這座安靜的小村莊，以及村中的親戚和隣居，起一種留戀的惜別之情。然而這種惜別之情畢竟抵銷不了她心中的快活和興奮，所以時常在沉思中會忽然忍不住抿嘴一笑。

從池塘邊抬頭向山上望去，望見那被瀑布分開的兩個山峯，一邊是靜寂的黃昏暗影，一邊是跳蕩的金色夕陽。幾隻青灰的水牛帶一羣白羊，舒適的散在夕陽斜照的山坡上，比較稀疏而蒼翠的，低矮的松林中。放牛的孩子們坐在石頭上或牛背上，一問一答的唱着大別山中的古老情歌。歌聲纏綿而淒涼，緩緩的落到暮靄蒼茫的山谷裏，原野上，會使人懷春，使人

變變，引大回憶，又引入起縹渺幻想。洗衣少女本來是不愛唱歌的，但被牧童們的歌聲所感動，也不知不覺的低聲的唱了起來；

三根絲線一般長，

做個飄帶送小郎。

哥哥莫嫌飄帶短，

短短飄帶情意長。

她忘其所以的，不能自止的，把這個短短的情歌反復的唱來唱去，手中的棒槌輕輕的在衣服上一起一落，很自然的給歌聲打着拍子。當山坡上和池塘邊的歌聲都停止時，夕陽已經落下山頭去，天上只剩下燦爛的幾縷晚霞。山鵲和烏鴉成羣的從曠野飛回村莊，在炊煙和暮靄裏肅肅的飛旋一陣，紛紛的落在樹枝上，竹枝上，茅屋脊上；又噪叫一會兒，漸漸的安靜了。

「該回來吃飯啦，還沒有洗完嗎？」

被呼喚的洗衣少女，停下工作，抬頭向柴門望去。雖然聽到這呼喚聲她心中一酸，但她却勉強的用一種帶點頑皮的，快活的聲音回答說：

「媽，你又急了，我還沒有把衣服洗完哩！」

「算了吧，餘下的明天洗吧。」

「你忘了嗎，媽；」少女帶着感情的向母親提醒說，「我今天夜裏把衣服晾乾，明天一清早就跟着舅舅走了。」

母親在門口輕輕的嘆息一聲。停一停，她又自言自語的喃喃說道：

「飛吧，向遠處飛吧！翅膀已經長硬了，要媽也沒有用了……」

這姑娘名叫黃梅，佃戶出身，從苦難中成長起來。遠從曾祖父的時代起，她的家就給城裏的一家姓羅的大戶耕種田地，一代代的用血汗浸潤着山中的土地，度着安分守己的貧苦生活。七年以前，在大別山中農民叛亂和流血的時代裏，黃梅的父親和三個哥哥，都被這叛亂的狂潮捲進去，相繼的在叛亂中犧牲掉了。年紀輕輕的小叔父，比她只大有十歲模樣，隨着叛亂的主力突圍西去，以後也杳無消息。母親帶着她從死神撒下的血腥的網眼裏逃出來，遠

遠的離開故鄉，到靠近平漢鐵路的一個小城中暫時住下。母親有時給人家洗衣服，有時又替成衣舖或鞋舖做一點零碎針線，母女倆過着和叫化子差不多的飢餓生活。後來遇着一位同鄉把母親介紹進當地女學校做了娘姨，生活從此才安定下來。在大別山的暴風雨時代裏黃梅原受過兩三年小學教育，曾被那些造反的村人們誇讚爲「少年游擊隊」的優秀隊員。如今這位佃戶的小姑娘也做了這女學校的貧苦學生，常常在同學們面前遭受白眼，在下課後還要含着淚幫母親做點兒雜活。夜間，黃梅點着燈拚命讀書，而疲倦的母親就在她背後的黑影中淌着淚，思念着死去的丈夫和孩子，思念着居住了幾代的小村莊。有三年工夫，母親迅速的衰老起來，而黃梅長成一個可愛的少女了。她以自己的聰明和能幹，在同學中很出風頭，贏得了一部份同學敬愛。但有的同學嫉妬她，有的因和她的思想見解的不同而疏遠她，討厭她，有的因她母親的地位而瞧不起她，這些「反對派」常常在背前面後用種種方法譏諷她，提醒她別忘了她自己出身貧賤。她常常同這些同學們發生衝突，越鬥爭越變得倔強起來。

到逃難出來的第四個年頭，黃梅已經是初中三年級的優等學生。這年年底，正當西安事變發生時候，學校裏起了一次小風潮，黃梅被學校開除，母親也連累着被解僱了。於是她們嘗受了不少的艱難困苦，重回到故鄉來了。然而她們雖然有故鄉，幾代的血汗灌澆着故鄉土地，但土地和房屋都是屬於地主的，如今回來後仍然連一塊老鴉的拉糞也沒有，只好到王

家祇寄住在舅舅家裏。舅舅王有富是一個走樹下怕樹葉兒打頭的老實人，一面耕種着自己的
一小片田地，一面做羅家的世代佃戶。在大別山暴風雨時代裏他和他的孩子們都沒有參加叛
亂，以他的安分守己和忠誠勤苦博得地主的信任和歡心。

地主羅香齋在縣城裏是一位老派紳士，操守廉潔，作事情很有魄力。不過他所以能成爲
全縣最有聲望的老紳士，主要的是依靠他的家產大，門第高，和當年鎮壓農民叛亂時的功
和功績。當在長毛作亂的時候，羅香齋的祖父以舉人身份在地方上團練鄉勇，立過戰功，受
到會國藩的特別賞識，羅氏的家聲從那時起就顯赫起來。父親雖然沒有功名，却能守成，也
算是一個正派的地主和讀書人。在軍閥混戰和土匪如毛的時代裏，他的老父親因受了土匪的
驚駭死掉，家道中衰了十年的光景。大別山的暴風雨起來之後，羅香齋變成了本縣的民團領
袖，從無數反叛者的血泊中建立起他自己的威望和地位。暴風雨一過去，羅香齋因爲身體多
病，不願多過問地方事情，就把兵權交給他提拔起來的親信人物，自己掛了個慈善會會長
名義，半隱居了。

羅香齋有兩個兒子，一個女兒。大兒子名叫羅照，已經結了婚，生了孩子，閒住在家中
不務正業，羅香齋常常罵他是不肖逆子。第二個兒子叫做羅明，抗戰前在北平一個大學讀
書，北平淪陷後才逃回來。他今年只有二十二歲，承受了父親遺傳給他的剛毅和豪放性格。

却不同意父親的許多見解。爲着種種見解的出入，父子間不斷的發生衝突。但羅明是羅香齋希望所寄的好兒子，自幼就受着父親寵愛，因此父親對他的活動並不採絕對的干涉政策。「一切都由你，你們是新時代的人物了。」父親總是好用這句帶有諷刺意味的話再加上一聲嘆息，結束每次兩人間的當面衝突。

雖然黃梅的父親和哥哥們曾經參加了農民叛亂，同羅家爲敵，但羅香齋對老佃戶留下的寡婦弱女却並不記仇。因爲幾代的東佃關係，羅香齋想起來她們時常不免引動起惻隱之心。自從黃梅和她的母親返回山中，老主人曾經囑咐人給她們帶幾次口信，叫她們進城去讓他見見。倔強的黃梅總把老主人的好心關照看做是貓哭老鼠，一年多來同母親只去過城裏一次。那是在兩個月前，羅香齋的母親下土時候，羅家派人來接黃梅的母親去幫忙做活，並要黃梅一道去城裏玩玩，說是一家人都很想她。舅舅和表哥們都堅持着她母女倆應該進城一趟，母親也答應了，黃梅雖竭力反對，但胳膊扭不過大腿，終於被母親和舅舅拖進城去。看見自小就被她全心敬愛的母親突然甘心向主人低頭，甚至內心裏希望着主人開濟，黃梅傷心得幾乎要痛哭起來。從小孩子的時候起她就懂得了反抗和憎恨，經過的苦難愈多，她從父兄隣人們接受的某種思想愈變得強固和鮮明。許多年來，她不僅把羅香齋當做永遠不能妥協的「先天」敵人，甚至每次想起來小時候常常欺侮她的羅明兄妹，也憤恨得咬牙切齒。

但經過這一次進城之後，黃梅對羅香齋一家人的看法有不少改變。她看見羅明同他的父親並不一樣，前者是一位有熱情和正義感的進步青年，後者依然是典型的封建地主和紳士，父子間時常的發生衝突。羅明的哥哥羅照變成一位毫無出息的敗家公子，整天在外邊吃酒打牌，有時候徹夜不歸；但他的太太卻是一個值得同情的溫柔少婦，除丈夫和孩子之外她不知道生活着還有另外的什麼希望。黃梅特別喜歡羅明的妹妹羅蘭，她已經是一位懂事的少女，美麗而有天才，充滿着幻想，略帶着憂鬱，同羅明一樣有新的頭腦。每一次羅明同父親衝突起來，羅蘭總是站在地哥哥一邊。在寒冷的飄着雪花的晚上，黃梅常看見他們爲着救國的工作出去開會。在初春細雨的日子裏，她看見過他們在泥濘中遊行宣傳。起初她對於他們兄妹兩人的行動深感驚奇，隨後朦朧的看出來他們所從事的是一種新鮮的英雄事業，暗暗的對他們的活動發生了羨慕和崇拜。

有一次羅明問她願意不願意參加他們的救亡工作，這完全出乎她意料之外，使她十分發窘，登時臉頰飛紅，不知道如何回答。在惶惑中無聲的沉默片刻，她口不隨心的喃喃答道：

「俺，俺不配……」

「你這話真奇怪，」羅明摸不着頭腦的說。「你反對救國麼？」

這位鄉下姑娘本來對羅明所談的救亡工作並不理解，也沒有反對意思，但經羅明一逼，

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勉強的回答說：

「我既不配反對，也不配參加。」

「爲什麼不配參加？」

「因爲國家是你們有錢人的國家。」

「哈哈哈哈哈……」

羅明和他的妹妹忍不住大笑起來。羅蘭笑得流出眼淚，揮着手連聲叫着：

「真有趣！真有趣！有趣極了！……」

「這道理本來很明白，」被羅蘭一笑，黃梅心中老不痛快的解釋說，「窮人們連飯都沒
有吃的，沒工夫管別的事務。」

「那麼萬一國家亡了呢？」羅蘭搶着問道。

黃梅對於這問題從來不曾仔細的考慮過，現在真有點茫然起來。她幾次打算着這樣回答，就是，不管誰治理中國，窮人同樣的沒有幸福，但她終究沒勇氣吐出來這點意見，倒不是怕吐出來會落得個什麼罪名，而是她自己對於這一點老信念已經在開始動搖。近幾天來她已經同他們在精神上發生了某種連繫，已經朦朧的覺出來他們所從事的救國活動是一種她所羨慕的英雄事業，他們的人格是高尚的，思想是進步的，當然不可能再像從前一樣的仇視他

們，澈頭澈尾的反對他們。黃梅搓着手掌想了想，想不出一個使自己滿意的明確見解，便笑一笑，爽快的回答說：

「我並不反對救國，不過我不曉得我能做什麼工作。」

羅蘭立刻抓住了黃梅的手，找不出適當的話語表達她的心中快活。她像一個孩子似的在地上跳着，望着黃梅的眼睛叫着說：

「那麼你就留在城裏吧！留在城裏吧！……」

黃梅感動得說不出話，輕輕的點點頭，但跟着又把頭搖了一下。

「救國並不是某個階級的事情，」羅蘭向她講解說，「人民生活的改善，社會的進步，都和民族的解放密切相關，不能分開……」

黃梅低下頭去，靜聽着羅蘭反來復去的講解着救國道理。有時她抬起臉孔來向羅蘭兄妹看一眼，有時咬一咬嘴唇，有時表示領悟的點點頭或微微一笑，但不再說一句話。像一個小學生站立在老師的面前聽訓一樣。羅蘭的理論她雖然還不能澈底了解，但是卻使她感到每句話都非常的新鮮而有力，她不能從他的話裏發出一點毛病。當羅蘭的解釋結束之後，她的腦海裏仍然在盤旋着這一個極簡單而又極實在的，放着光輝的樸素道理：

「在目前，我們是面對着一個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作戰，民族的利害遠超過了階級的利

害，各階層都應該團結起來。」

她的思想從根本上發生動搖了。在從前，在她的童年時代，她聽到的口號是「階級利益高於一切」，而現在聽到的是一「民族利益高於一切」，難道「階級利益」和羅明所說的「民族利益」不是互相衝突嗎？她頓然間無端的悲哀起來，覺得幾年來世界在她的周圍飛快的變化着，躍進着，不知什麼時候已經無情的把她拋棄掉了……

「你到底怎麼決定呢？」羅明望着她親切的問道。

她沒有回答，低下頭去，兩滴莢豆大的淚珠子滾到眼角。停一停，她用了很大力氣才把頭微微點一下。

由於羅明們在城裏的工作還沒有展開，黃梅在羅家殯過老太太後又跟着母親回到鄉下。兩個月來她在舅舅家裏期待着換一種新生活，從她那樸實的心坎上產生了許多天真的樸實夢想。她夢想着她將來也會整天整晚的忙於開會，宣傳，演劇，講演，還有許多她所不很清楚知道的救國活動。她常常一個人坐在她身邊或山坡上沉思默想，有時想着她的未來生活，有時想着她新近才曉得的一套理論。她不是那種愛好空想的女孩子，因此她能把新近曉得的理論同她所接觸到的許多現實問題連在一起去仔細思量，時常發現新問題；發現的愈多，理解

的越發深刻。從城裏回來時羅明送給她六七本抗戰小冊子，她起初亂讀一氣，巴不得把所有的冊子都一口吞進肚裏，隨後她挑出兩本最重要的從頭到尾仔細的讀了一遍。於是，很快的，明確的認識，新的信仰，在她的心裏建立了。

她懂得了新的道理，感到了十分驕傲，常常將這種新道理向周圍的人們講解。人們雖然被生活的重擔壓得喘不過氣，但對於在遙遠地方打仗的事情也很關懷，閒的時候很高興聽她講解，向她打聽着戰事消息，因為她是王家畝方圓左近十里內唯一的有學問的。只有母親對於黃梅近來的變化有點擔心，常常想起大別山暴風雨時代的陳舊記憶，憂愁的嘆一口氣。「梅阿，」她哽咽的說，「我只有你這一根命根子，別再讓媽媽傷心吧！」黃梅聽了母親的話就頑皮的笑起來，回答說：

「媽，你放心，救國是並不犯法的。」

「不犯法，」母親懷疑的小聲說，「到犯法的時候就遲誤了。」

「你真是糊塗！難道救國不是應該麼？」

「世界上「應該」的事情很多，可是媽只剩下你一個親人了……」母親忽然落下眼淚，低下頭抽咽起來。

今天午飯後羅明同一羣學生來鄉下宣傳，說城裏辦了個抗敵工作訓練班，希望黃梅去城

裏上學，生活費由他供給。黃梅立刻眼眶裏充滿了感激與興奮的熱淚，毫不遲疑的答應了他。母親對女兒的進城雖然不放心，但既是小主人親自來叫，也只好勉強同意。她決定暫且把這隻悶得可憐的鳥兒放出去，半月後她親自到城裏瞧一瞧，如果瞧出來有什麼不妥，她隨時把鳥兒叫回籠來。半天來黃梅一直在忙着整理行李，到現在才開始洗她明天要帶走的幾件衣裳。她心中充滿快活，一片燦爛的夢想在面前的水上蕩漾，像夕陽一樣的閃着金光。

天上的雲霞變成了暗灰色，慢慢的溶進黃昏的山影和暮靄裏。農人們背着鋤，牽着牛，從田裏走了回來。牧童們高聲的嚷叫着，不斷的揮着鞭子，把牛羊趕回各自的茅舍去。林間的宿鳥已經寂靜，只偶然帶着睡意的拍一下翅膀，或發出一聲兩聲的夢中嚶語。人們都開始吃晚飯了。

黃梅的大表哥端着飯盤走到池塘邊，向她說道：

「梅，吃飯啦，還沒有洗完嗎？」

「不要等我。我不洗完決不吃飯。」

「難道明天太陽就不再出來麼？」

「不。今晚上得把衣服晾乾，明天清早就走了。」

「不是說你後天才走麼？」

「那是我媽的意思，可是我明天非走不成，巴不得立刻就進城上學！」她把「上學」兩個字說得特別重，隨即又帶幾分驕傲的抿嘴一笑。

第二天黃梅早起來把搭在風地裏吹乾的衣服盪好，把應該帶走的行李都收拾停當。吃過早飯，舅舅王有富背一個大包袱，黃梅背一個小包袱，約摸在十點鐘左右趕到了城內。一進羅宅內院，羅家的老媽子和小丫頭就咕咕哧哧的笑着迎上來，把他們的包袱接住，說姑娘正坐在後邊書房裏盼着他們。小丫頭一面握着鼻涕一面往書房跑去給羅蘭報信，老媽子陳嫂搬過來一條板凳讓黃梅就在天井中坐下休息；舅舅到前院中和羅家的一個老夥計蹲在一起吸起煙來。羅家的宅子又古老，又寬大，加以人口稀少，老主人近幾年又愛清靜，黃梅一坐下便感到陰森森的，空虛而又淒涼，壓迫得她不能夠自由呼吸。她看見羅蘭的大嫂所住那三間西房也很奇怪：窗在關着，門在掩着，裏邊只有床上發出的人轉動身子的輕微聲音。「也許她病了，」她心裏說，不過她沒有敢向老媽子詢問，眼光又移向別的地方。

跟着小丫頭匆匆的從後院跑了出來，羅蘭三步併成兩步的跳到黃梅面前，伸出來又嫩又白的小手去款迎她的客人。這位鄉下姑娘對於握手禮很不熟練，在急迫中站起來，把一隻微黑的粗壯的左手惶惑的伸給對方，同時臉上泛起一陣紅，喃喃的笑着說：

「我同舅舅吃過早飯才動身，一口氣走了三十里路……媽叫我替她問你們好。」

「要不是等你來，我早就出去啦。這裏開會，那裏開會，我不高興參加，他們非要我參加不可，整天忙得頭疼！」

「你近來瘦了點兒，」鄉下姑娘感動的低聲說。

「只要你去參加救亡工作，你也要瘦哩。」羅蘭忽然轉過身子去對老媽子吩咐說：「陳嫂，快去給客人做飯！」

「她說她是吃過早飯動身的，」陳嫂忙回答說。

「真是吃過飯來的，」黃梅跟着說；「鄉下人吃早飯的時候你們城裏人還在睡覺哩。」

「要不是做救亡工作，」羅蘭說，「我真要到鄉下住一住。在城裏就沒有機會看見過太陽出來，也不讓人吸一口新鮮空氣！」

「就怕你到鄉下住不慣，」黃梅小聲說，「鄉下可不同城裏一樣。」

「你爲什麼能住得慣？」

「哈，我怎麼能同你比？我是……」

「以後不准你再戴着從前的眼鏡看我！」羅蘭抓着黃梅的雙手，興奮的糾正她說。「咱們以後是一個戰線上的好朋友，你應該知道。只要工作需要，我隨時都可以離開家庭；工作

需要我吃苦，我相信什麼苦我都能吃！」

被羅蘭的火般熱情所感動，黃梅望着對方的含着淚光的美麗的雙眼嘻嘻笑着，找不出一句話說。羅蘭的進步簡直使她不能相信，她覺得這樣陰森森的古老院落同羅蘭恰恰成鮮明對照，極不調和。「想不到時代走得這樣快！」她又一次在心裏嘆息，微微的感到難過，彷彿她真已經落在時代的後面似的。

「你相信我也能吃苦麼？」

羅蘭天真的追問着，仍然緊握着黃梅的雙手。黃梅笑着，吃吃的說：

「哦，我，我想……」

她的話沒有說完，聽見西屋的窗子突然推開，有憂鬱而溫柔的女人聲在向地問道：

「黃梅，你剛才來？」

黃梅扭轉頭去，看見羅蘭的大嫂頭髮散亂，眼皮虛腫，臉色憔悴，站在窗子裏邊同她說話，眼角邊掛着一絲慘然微笑。

「我已經來了一袋烟工夫了，」黃梅回答說，拉着羅蘭向窗口走去。「大嫂子，你有病嗎？」

「有一點不舒服，睡一睡就會好的。」少婦一面說，一面用指頭梳着髮髮。「你真好，

越長越健康！」

「你看我的皮膚很黑吧？」黃梅像一個孩子似的問道。

「黑倒並不黑，」少婦打量着黃梅的臉孔笑着說，「怪好看，健康的顏色。」

「可是你比兩個月前差得多了。」

「我已經活夠了，」少婦忽然含着眼淚說，「現在只等着死了。」

黃梅駭了一跳，收斂了臉上笑容，看着少婦的眼睛發楞，不知道說什麼才好。羅蘭用埋怨的口氣向她的嫂子大聲說道：

「嫂子，你爲什麼一味忍耐，不聽我跟二哥的參謀？」

少婦十分悽楚的笑了一下，正準備回答羅蘭的話，聽見前院中傳來兩聲帶着威嚴的老人咳嗽，她顯然不願讓老人看見，立刻一面關窗子一面小聲說道：

「你羅大爺回來了……就說我頭暈沒有起來，小姪姪同奶媽出去玩去了。」

羅蘭急着要把黃梅帶到抗敵工作講習班同羅明見面，趁她父親在前院中同黃梅的舅舅說話，就帶着黃梅從後門跑了出去。

「我嫂子受我哥的欺侮不知道反抗，」她走出後門時說道，「氣得不舒服時就會躲在屋裏蒙頭睡覺，也不吃飯！」

抗敵工作講習班設在一個因避轟炸而遷走的女子中學內，距羅蘭的家有半里遠近。一走到學校門口，黃梅就禁不住心跳起來。平日她是多麼的渴望着換一種新的環境和生活，現在當她所希望的事情呈現在面前時候，反使她心裏邊惶惑不安，像鄉下人第一次進城一樣。她心口卜卜跳着，緊跟在羅蘭背後，一雙眼與奮得不住的向各處飄來飄去。學校的房子非常高大，大部分都在空着，既看不見成羣的學生，也聽不見喧嘩的人聲，這使她感到奇怪，同時也發一口氣。

羅蘭帶她到講習班的辦公地方，那是三間較小的房子，裏邊放着三張床鋪和兩張方桌。一位青年站在中間的方桌旁用油印印刷着講義，另外有兩位坐在靠窗的方桌那裏，一邊談着話，一邊編寫壁報。他們看見她們時並不停止工作，只笑着點點頭，隨隨便便的打着招呼。羅蘭也不把黃梅向他們介紹，也不打擾他們的工作，向全屋掃了一眼，把她的鄉下朋友的手腕輕輕一拉，從辦公室退了出來。

「我二哥在上課的，」她低聲說。「我同你到教室去瞧瞧。」
她們走進一個偏院去，看見一室教室中坐有二十多名學生，正在聽羅蘭講課。同羅蘭輕

腳輕手的走到教室門口，黃梅第二次心跳起來，臉上發熱，遲疑着不敢進去。羅蘭把頭探進門裏邊向講台上望了一下，回頭來悄聲說道：「咱們進去聽一聽。」於是她拉黃梅着，偷偷的溜進教室。看見他妹妹帶着黃梅進來，羅明在講台上高興的叫道：「呀！你來了！」隨即他向同學們介紹說：「這是黃梅，我們的新同志。」一陣熱烈的掌聲從教室中響起來，使黃梅非常狼狽，不知道怎樣是好。在一半驚惶和一半麻木中，她看見全體同學——都在她眼中只是模糊紛亂的一大羣——都快活的轉動着眼睛，一面着，一面點頭。她的心更加劇烈的跳起來了。不知怎的，她被羅蘭牽到座位的最後一排，靠着一根石柱子坐了下去。羅蘭坐在黃梅的旁邊，忽而望一望同學們和她的二哥，忽而回頭望着黃梅吐一下舌頭，快活的笑着。她很少像今天這樣活潑。今天她像是懂事又像是不懂事，既嬌憨而又羞怯，引得同志們越發忍不住向石柱子邊看她和黃梅。後來她發現有幾個男同志用發亮的眼睛在看她，她馬上把頭一底，臉頰紅得像雨後的鮮花一樣。黃梅的脊背緊貼在石柱上，也被看得不好意思的低下頭去，兩隻手不停的互相搓着，從小小的鼻尖上浸出來幾粒汗珠。

不久，教室裏又平靜起來：同學們拋下了石柱子邊的兩位女同志，重新聽着羅明的津津有味的事分析。

黃梅臉上的餘熱還沒有退淨，但心口已不再亂跳。她抬起眼睛，觀察着坐在面前的全

體同感的背脊和側面。同學中大部分都是男的，只有四五位女同學，所有這些同學中沒有一位是土頭土腦的鄉下孩子。女同學們都有白嫩的脸皮和嬌小的白手，有一位的手指上還帶着黃金戒指。她開始感覺到這裏並不是住着窮家小戶的山村，並不是佃戶姑娘的世界，並不是她所理想的抗戰學校。一時三刻，她心中的熱情冷去一半，微微的煩惱起來，感到了徬促不安。

多虧一個陌生的少女把她從半灰心失望中拯救出來。那少女的脸孔豐滿得像一輪明月，勻整潔白的細密牙齒輕輕咬着一半鮮紅的下嘴唇，只要嘴角一動，每一邊臉頰上現出來一個酒窩，一雙大眼睛靜靜的注視在黑板上，一會兒又移到羅明的身上，彷彿是在專心聽講，又彷彿在回憶着有趣的童年夢。黃梅從來沒見過一個人的微笑竟會有這樣可愛。這若有若無的微笑是溫柔的，幽靜的，天真而又含蓄的，可理解而又不可理解的，含着少女們藏在心靈深處的崇高情操和一切神祕。這微笑像一絲春風溫暖了黃梅的心頭，她剛才對於新環境所起的失望和煩惱，都被這一絲春風吹走了。

欣賞了一會兒那陌生少女的脸孔和笑容，黃梅把眼光移到陽光閃耀的窗台上，心裏說：「這姑娘多麼可愛啊！……」

一位男同學恰在這時候從黃梅前邊站起來，向教員提出來一個問題：

「中國將來應該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

「毫無疑問，應該是一個自由幸福的民主共和國，」羅明十分乾脆的回答說。

發問的同學坐了下去，課堂上不斷有新的問題跟着提出。黃梅用心的聽一會兒，覺得大家所討論的問題都不是她急於要知道的和能夠全然瞭解的，於是她這裏瞧瞧，那裏瞧瞧，最後眼光落在一張貼在牆壁上的漫畫上，久久的不再移動。她沉入暗淡的回憶之中，課堂上的人語聲逐漸的變得模糊了。

漫畫愈看愈朦朧，忽然在牆壁上跳動一下，跟着就不停的顫抖起來。眨眼工夫，漫畫消失了，眼前的牆壁也換成了一堵古老的土牆，土牆頭上生長着青草。一行一行的，用石灰和紅土寫的標語，能夠鼓起來人們生活的勇氣和戰鬥的熱情的標語，在土牆上，顯現出來。土牆開始不停的晃動，標語也不停的忽然增大或縮小。過了片刻，標語和土牆忽然沒有了，黃梅的眼前流動着許多的模糊幻影，忽而是童年時的小學校，小學教員，忽而是一些帶着刀槍的人，她所認識的「少年游擊隊員」，忽而又是在咆哮的羣衆場面。她從咆哮的羣衆中看見了她的父親，哥哥，叔叔，還有幾個面貌老實的舊時人：……突然，不知為什麼課堂上爆發出一陣大笑，把她眼前的幻影驅散。她慌忙的向羅明和同學們臉上掃一眼，發現大家都正在嗤嗤笑着，沒有人向她注意。她又去看那位咬着嘴唇微笑的女孩子，看見她現在微微的張着

小嘴，臉頰上的酒窩陷得更深了。

下課後，黃梅和羅蘭被留在講習班同大家一起吃飯。羅蘭對這好意的招待雖不拒絕，但這裏的飯菜她曾經領教過一次，想起來就要暗暗的搖頭皺眉。不過，抗戰以來，吃苦是每一個救亡工作者必有的美德，羅蘭爲避免別人批評她不配做一個進步女性，也只好硬着頭皮子高高興興的留下吃飯。尤其當着梅黃面前，她更想表現出她也有吃苦精神。「黃梅，我們就留在這裏吃午飯吧，」她說，「大家在一道吃飯挺有趣哩。」黃梅微笑着點一點頭。

教職員和學生都擠在一起，蹲在地上。大約七八個人算是一組，在地上圍成一個圓圈，中間放一盤豆芽，一盤豆腐，一小瓦盆青菜湯。大米是比較廉的價格買來的，裏邊含着淘不盡的稗子，穀殼和沙礫。在開始吃飯之前，大家照例要合唱一個歌子。有幾位同學不約而同大聲提議：「請小林指揮！請小林指揮！」隨即先生和學生們都紛紛的附議起來。

被請作指揮的人並沒有立刻站起來。大家繼續呼叫着，催促着，一齊把眼光投向一位少女身上。那少女蹲在地上，攤開一雙肥嫩的小手遮起來自己面孔，從指縫間閃着一雙半被遮掩的，羞怯的，微笑的，美麗的大眼睛。同學們催促了一陣之後，她才放下手，露出來鮮紅

的，帶有酒窩的豐滿臉孔。黃梅認出來這就是她在教室中注意的那位姑娘，忍不住偷偷的向羅蘭說道：『我在教室中見過她……就是她！就是她！』

這被呼做小林的姑娘舉起來一隻小巧的白手，做出要開始指揮的樣子，但突然遲疑了一下，改變計劃，又不好意思的用雙手遮住臉孔，從人堆中逃了出去。

同學們大笑着，嚷叫着；有人準備把小林拖回來，但被生活指導員張克非禁止了。他自己担任指揮，先唱了幾句譜子，隨後喊出口令，大家一齊跟着他唱了起來：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把我們的血肉

築成我們新的長城。

.....

這歌聲使黃梅非常感動，起了滿身雞皮疙瘩，幾乎要流下淚來。剛才在教室中她回想起來的那些童年往事，又一次更迅速的從眼前閃過。彷彿又呼吸到暴風雨的氣息，她胸口緊張得透不過氣。同時，她彷彿看見了自己的未來生活，那雖然模糊陌生，然而她分明意識到那

是一種嶄新的生活，艱苦的生活，充滿着熱情，充滿着戰鬥，充滿着英雄故事和驚濤駭浪的偉大場面。她睜大了一雙濕潤的眼睛，茫然向周圍望着，眼光掃過了許多動着的頭，眼睛和臉孔。忽然又想起來父親和哥哥們，她肚子裏哽咽着說：

「假若他們還在活着多麼好呵！……」

她心中一酸，險些兒掉下眼淚，於是她眨一眨眼皮，不敢再想。歌子已經快要唱完，黃梅發現了只有她自己沒有參加這合唱的一羣，覺着有點兒不好意思起來。在一種半意識的狀態中，她的嘴唇也跟着別人的張了幾張，然而卻沒有發出來什麼聲音。

歌子唱畢就開始吃飯，正在這時候，舅舅王有富同春喜從外面來了。他們是奉老地主的命令來找羅蘭和黃梅回去吃飯的，羅明却把王有富拖住不放，一定留他在一起吃飯，打發春喜回去說不要等候。王有富高低不肯同有身分的人們在一道吃飯，三番五次的向廚房逃去，都被羅明和學生們拖了回來，還因此引起衆幾陣嘩笑。在吃飯中間，黃梅一邊小心的吃着，不讓一粒米落到地上，一邊不住的偷偷的觀察着周圍的人們。她看見羅明和學生們，還有兩位教職員，都面帶笑容，吃得很快，彷彿在競賽似的；只有羅蘭吃得很慢，用筷子仔細的在盤裏檢着，檢一會兒才吃下去一嘴雨嘴。舅舅把臉孔埋在飯盤上不敢抬頭看別人一眼，吃得又快又多，幾粒白米粘掛在黃色的短鬍子上。他輕易不吃菜。有一次他用筷子夾起來一塊

豆腐，快要送到嘴邊時候，因爲手顫得厲害，豆腐從筷子裏滑落下去，落在他的赤裸的，生着一个小水瘡的，滿是灰垢的脚背上。當豆腐落下去時候舅舅的嘴唇猛一收縮，駭一跳，隨即向別人偷偷的飄一眼，立刻伸出粗糙骯髒的手指去把落在脚背上的豆腐拾起來，這吹也不吹，帶着灰送進嘴裏。黃梅把這情形看得很清楚，並且還看見有一位學生在用好奇的眼光瞧着舅舅，幾乎要笑了起來，她不由的臉孔一熱。

「你吃得太慢了，」黃梅扭轉頭來向羅蘭低聲說。

「我一點也不餓。」羅蘭笑了笑。「鄉下人吃的也是這樣嗎？」

「不，鄉下人現在都沒有米吃，全指望菀豆秧子跟野菜過活。」

「據說青菜裏含的維他命很豐富，並且可以醫治胃病。」

「可是常吃野菜，臉就會黃起來。」黃梅帶幾分歉意的笑着說，因爲她對於維他命的問題知道得太少了。

晚上，當大家正在教室中開晚會時候，黃梅把行李搬進了學校。張克非幫助她在女生寢室中把床鋪收拾停當，囑咐她早點休息，便匆匆的跑回教室。黃梅歪在床上，眼睛在各處溜來溜去，有時傾聽着從教室中傳來的說話聲音。自從她回到故鄉以來，同農民一樣的養成了早睡習慣，每到上燈時候，眼皮就沉重得像墜着千斤石，並且不住的打着哈欠。今天走了三十里崎嶇不平的路，進城後又沒得好好休息，很早就覺得渾身困乏，希望痛痛快快的睡到床上。可是歪到床上後她反而眼睛明亮，精神興奮，新的環境和新的感覺把她的瞌睡驅逐走了。

這是一個打掃得很清潔的小房間，已經有一位不知道名子的同學住在裏邊。在她的右手有一個特別整潔的小床鋪，床頭斜放着一條折疊整齊的淡紫色的薄被子，被子上放着一對枕頭，枕頭上蓋一條漂亮的西湖毛巾。床上鋪一條鮮白洋布單子，單子上既看不見一點灰星，也沒有一點折皺。黃梅好奇的揭起來漂亮的西湖毛巾，發現枕頭是用頂好的白府綢做成的，鑲着淡青色輕縷寬邊，繡着精細的花卉圖案。靠近枕頭有一張小書桌。桌面上鋪一張白紙；

墨水瓶和簡單的幾樣文具，及一盞洋油燈，都放得整齊不亂。桌下面的木板上放着筆記本子和書籍，有些書籍用牛皮紙包在外邊，免得弄破或弄髒封面。黃梅從床上坐了起來，偷偷的翻一下這些書籍，其中有四分之一的數目是救亡歌曲，有一半是文藝，其餘的是屬於政治、經濟、抗戰問題，哲學和社會科學。這裏邊有幾本是黃梅最近讀過的，其餘每一本書籍都引起黃梅的極大興趣，巴不得有機會流覽一遍。尤其那些理論書籍，正是她平素所夢想的，却從來不曾見到。好像發現了寶庫似的，黃梅索性把這一堆書籍拿出來，放在膝上，翻翻這一本，翻翻那一本，一切都好，一切都是她所需要讀的，因此她反而不能挑出來一本書專心去讀。

「這是誰的書呢？」她想到，「我應該快點認識她，好問她借來讀。」

黃梅把那些屬於文藝的和音樂的書放在桌上，留下理論的繼續翻着。她發現在書裏邊有些地方用鋼筆畫着細曲線，在特別重要的句子旁邊畫着雙曲線，書頭上也偶然批注着蠅頭小字。不管是否作爲記號的單曲線或雙曲線，或批注的蠅頭小字，都是非常的清秀整齊，一筆一畫也不肯苟且潦草。差不多每一本書的扉頁上都用鋼筆細點細畫的，恭恭正正的，寫下來主人的名子：「夢雲」；名子下注着：「一九三×年×月×日購於×城。」這一句注語往往分做兩行寫，每個字只有半個麥粒兒大小。黃梅對於「夢雲」這個名子彷彿在什麼地方曾經聽

見人們叫過，然而却一時想不起來。正對着這一個似曾熟識的名子出神時候，忽然從教室裏傳過來一個女孩子獨唱的美妙歌聲，立刻把她的全部注意都吸引了去。歌聲非常圓潤，只有春天的黃鶯才可以彷彿比擬。但聲調很低，最後忽然細下去像一絲柔髮，顫顫停住，只剩下若有若無的餘音在月色瀾漫的空院中蕩來蕩去，在黃梅的耳邊繚繞不散。黃梅不自覺的抬起頭來，凝視着寢室門外的幽靜月色，差不多忘掉呼吸。

歌聲停止後又經過片刻寂靜，才聽到教室中爆發出一陣掌聲。黃梅從茫然神往的情形中醒轉過來，喃喃的對自己說：「一定是她！一定是她！」於是那帶着酒窩的豐滿臉孔又浮現在她的眼前，她心裏高興的叫道：「就是這個夢雲，又叫做小林，如今我同她住在一個房間裏！」她知道晚會馬上要結束，趕快揮手裏的，和桌上的書籍整理好，放回原處，在自己的床上躺下。

同學們又合唱了一個歌子，散會了，亂紛紛的說話聲和脚步聲擁出教室，散滿庭院。黃梅偷偷的向門口望着，等待着那個有唱歌天才的姑娘進來。

四個女同學像一羣歸宿的麻雀似的，唧唧喳喳的走回宿舍院子來。走進黃梅的寢室來的果然是那位被人們喚做「小林」的女孩子，她一看見黃梅就快活的笑着點頭，很親熱的向黃梅問道：

「剛才搬來的？」

「剛才搬來的，」黃梅回答說，從床上坐了起來。

「你今天走累了，是不是？」

「不累，不累。」黃梅忍不住問道：「剛才是在唱歌吧？」

小林咬着嘴唇點一點頭。「俺唱的不好，」她有點靦腆的笑着說。「你怎麼知道是我唱的？」

「我猜的，」黃梅說。「你唱的真好！」

被稱讚的女孩子臉皮上泛起來一層微紅，隨即又咬了一下嘴唇，小聲說：

「真是唱得很不好，笨死了！」

其餘的三個女同學都在隔壁房間裏說着，笑着，好像對於剛剛搬來的這位新同志並不關懷。林夢雲靠着書桌坐下去，向隔壁的房間叫道：

「張茵，快來呀！」

那叫做張茵的女孩子在隔壁清脆的「哎」一聲，跑了過來。林夢雲向張茵說：

「我給你介紹一位新同志。」隨即她又轉過臉望着黃梅問：「你是姓黃吧？」

「我叫黃梅。」

「他叫張茵，」小林介紹說，拉張茵在自己旁邊坐下。「張茵有一個外號……」

張茵臉一紅，向小林使個眼色：「真討厭！你敢說我把你嘴撕又！」

小林望了黃梅一眼，忽然把臉孔埋在張茵的肩膀上，格格的笑了起來。張茵在她的胳膊上輕輕的打一巴掌，帶着譏諷的口氣說：

「看你快活的！對了，今天晚上有人給你做伴，你不再怕鬼了，怪道你這麼高興！」

「那當然，」小林抬起頭來說，「以後可不怕你們駭我了。」

黃梅越發覺得林夢雲天真可愛，忍不住向她問道：

「你爲什麼不找個同伴住在一起？」

「都怨小羅了！」小林笑着說，「她天天說挪家同我一道住，可是總是離不開家，弄得我一個人住這間空屋子。張茵們都是壞蛋，我越害怕她們越愛唬我。」

「誰要你那嚶喜歡羅蘭？這就是給你的小小懲罰！」張茵反駁說。

「你們都說怕同小羅脾氣合不來，我不同她住誰同她住？」

「對了，可見並不是我們壞，是小羅的脾氣跟你合得來。」

「都好，」忽然張克非的聲音在門口說；「小羅好，你們也好。」

生活指導員走到小林門口，因爲看見這位新的學生還沒有睡覺，就搭腔說了一句，走進

屋來，站在小林的書桌邊同黃梅說起話來。

「黃同志，你的家在什麼地方？」

黃梅第一次又聽見人稱她「同志」，感到非常的新鮮、幸福和光榮。她帶一點興奮的樣子說：

「我沒有家了。我的家原來是在山裏，現在我同母親都寄住在舅舅家裏。」

「爲什麼沒有家了？」

「那，說起來話長。」

黃梅笑了一笑，不願作詳細說明。張克非又問：

「在舅舅家裏每天作些什麼工作？」

「有時幫舅母做點工作；不過舅舅和舅母總把我當做客人，還說我是讀書學生，不肯讓我做笨重一點的工作。」

「有時也讀書吧？」

「鄉間沒有什麼書可讀的，只近來才讀了幾本。」

「日常愛做些什麼事情？」

「苦悶透了！我整天想出來，可是媽媽不肯放我出來；在家中時常同媽媽爭吵，結果還

是我得到勝利。」

聽見黃梅的話說得簡截爽快，張克非在心中大爲稱讚，拿眼睛向小林睜了一瞬，頻頻的含笑點頭。他覺得這位從鄉下來的姑娘很是有趣，比別的女孩子們要坦率大方，她的靈魂正如她的外表一樣可愛，是樸素而且健康的。停一停，他又問：

「那麼在鄉下到底用什麼消遣？」

「到山上放羊。」

「什麼？」張茵問。

「放羊；」黃梅非常孩子氣的笑着回答說，「有時也放牛。」

張克非和張茵都忍不住笑了起來。林夢雲笑眯眯的望着黃梅的臉孔，對這位新來的朋友非常滿意。等大家笑畢時候，她突然向黃梅問道：

「你今年幾歲了？」

「十九歲。」

「那你還是我姐姐哩。」張先生，」林夢雲扭過頭去看着生活指導員，「你猜我幾歲了？」

「我猜你今年十八歲，對不對？」

小林又咬着嘴唇，點一下頭，酒窩深深的陷了下去。

「張先生，誰告你說的？」

生活指導員的回答還沒有出口，門口有一個女孩子的聲音叫着說：

「林夢雲還是我姐姐哩，比我大三個月！」

大家回頭一看，原來是羅蘭同羅明走了進來。小林看着羅蘭把含笑的大眼一瞪，低聲埋

怨說：

「你……駭了我一大跳！」

羅蘭非常快活的說道：「黃梅，我特來告訴你一個好消息。這消息真好，簡直叫我高興死了！」

「什麼好消息，是關於她的嗎？」生活指導員問。

「不，是我自己的事情。不過，同她也有關係，同你也有關係，同這屋裏所有的人都有關係。」

「奇怪，」張茵笑着說，「到底是什麼事情？」

「真快活，」羅蘭在地上頓着腳說，「我今天一定要失眠！」

『你說呀！』黃梅不耐煩的催促說，『別把人僵裝在悶葫蘆裏玩！』

『明天，明天，……呵，我不說了，明天你們就會知道了。』

羅蘭忽然改變了計劃，把要說的事情嚥下肚裏去，越發叫大家莫明其妙。羅蘭一直站在她旁邊嘻嘻笑着，大家都把眼光轉移到他的臉上，要求他說明白到底是什麼消息。

『二哥，你別說！別說！』羅蘭叫道，不准她二哥開口。她隨即又走到黃梅身邊：『你還記得我表姐不記得？』

『哪一個表姐？』

『吳家的表姐，小的時候常跟我們在一道玩，你忘了麼？』

黃梅眨着眼皮想了想：『唔，沒有忘。她現在在什麼地方？』

『她在婦女會裏工作，聽到你來了非常高興，叫我明天帶你去找她玩去。』

『差不多十年沒有見，恐怕看見她也不會認識了。』

『可是她說還記得你的面貌。』

『吳表姑比我大四歲，』黃梅回憶起來一些零星往事，快活的說，『我記得她很愛笑愛鬧，動不動就騎到我身上笑得喘不過氣來。』

大家都快活的笑了起來，羅蘭簡直要笑得流出眼淚。黃梅又向羅蘭問道：

「上一次我在城裏怎麼會沒有看見她？」

「她從外邊回來還不到一個月。」羅蘭替他的妹妹回答說。

「她現在還愛笑愛鬧嗎？」

「她現在一點兒也不愛笑愛鬧。」羅蘭說；「你一見就知道，完全變樣了。」

黃梅關心的追問道：「變成什麼樣了？」

「沉默，憂鬱。」

「爲什麼？」

「有病。」

「什麼病？」

「兩種病。」

「兩種什麼病？」

「一種……呵，你這個人，打爛砂鍋問到底，我不說了！」

「又是說半截兒不說了！」黃梅急着問：「兩種什麼病？說一說有什麼關係？」

「關係倒沒關係，不過我現在不高興談她了。」羅蘭若有所感的收斂了臉上笑容，皺皺

眉頭，望着羅明說：「二哥，走，送我回家吧！」

張克非趕忙向羅蘭要求：「那麼你把那個「好消息」告訴我們好不好？」

「等明天你們自然會知道，」羅蘭回答說，拉着羅明跑出了寢室。「再見，明天見。」

「真神祕！」張茵小聲批評說，「說一件事情跟做詩一樣。」

張克非和張茵也走了出去，同時熄燈鈴在院中響了起來。

隔壁的同學們都已經睡去，院中冷清清的聽不見一點人聲。林夢雲關好門窗，在桌上攤開了一個本子，伏下頭去寫了起來。黃梅連打了兩個哈欠，趕忙脫去衣服，疲困的躺進被窩去。但她總是不能入睡，因為她從來沒有在燈光下睡覺的習慣。

「不睡覺麼？」她向林夢雲小聲問道。「你在寫什麼？」

林夢雲停住筆，向黃梅歪着頭微微一笑：「記日記。你每天不記日記嗎？」

黃梅是不愛記日記的。在學校讀書的時候，爲應付國文教員的督責起見，不待不也只好硬着頭皮子記日記，但記不到三天五日，只要教員逼得不緊，就不再記下去了。

「我不愛記日記，」她說；「記日記又麻煩又沒有意思。」

『爲什麼沒有意思？』

『第一就誤時間，第二不能夠記得忠實。』

『爲什麼不能夠忠實？』

『爲什麼？』黃梅笑了起來。『因爲假若你把看到的，想到的，都忠實的寫下來，萬一落在別人手裏說不定會惹禍哩。』

『自己的日記怎麼要請別人見？』

『這年頭，連你自己的身體和生命都沒有一點保障，還說日記嗎？』

這句話打動了林夢雲的平靜心境，她把頭輕輕的點一點，默想片刻，又伏在桌子上寫了起來。她寫完了一頁，看見黃梅仍然在睜着眼睛，抬起頭來說：

『茅廁在左邊，出了角門一轉就是。』

『我知道，』黃梅很感激的說。

『因爲你才來，我怕你夜裏起來的時候找不到。』

『她多麼溫柔呵！』黃梅心裏嘆息說，『一點也不驕傲！』

從遠遠的街上傳來了悠揚的三弦獨奏，林夢雲立刻從桌邊站起，走去把窗子打開。她靜靜的站在窗口，咬着嘴唇，凝望着對面城頭上的幾點疏星和一抹白雲，傾聽着三弦的彈奏聲。

音。皎潔的月光把稀疏蕙枝海棠花影帶進窗子，在少女的胸前輕輕搖曳。她聽着三弦聲從圍牆外慢慢走過，漸漸遠去，一直到不能再聽見爲止。帶着縹渺的心情闖上窗子，走回桌邊坐下，拿起來從額上垂下的一縷柔順的頭髮咬在嘴裏，林夢雲拿着筆凝思片刻，眼睛裏含蘊着一個少女的心靈被感動時所流露的聖潔光輝。

「這個彈三弦的昨天晚上就打牆外邊過了一趟，」她轉望着黃梅說，「能夠天天晚上過一趟才好哩。你不愛好音樂麼？」

「我也愛好也不愛好，」黃梅回答說。

「你在學校裏愛好什麼呢？」

「愛好運動。」

「你一定還愛好演講吧？」

「你怎麼知道？」

「我猜的，」小林用眼睛和酒窩笑了起來。「你的臉孔表現出你很精明能幹，所以我猜你一定在學校裏是一個活動分子。」

「可是我一點也不能幹，」黃梅謙虛說。「張茵很能幹吧？」

「她呀，她外號叫做小水牛，你想她她能幹不能幹。」

「爲什麼叫做小水牛？」

「她不說廢話。比任何人做的工作都多。」

「這個外號真好！」黃梅低聲說。忽然她笑了：「你有沒有一個外號？」

「俺沒有。」小林搖搖頭，咬着嘴唇笑着，重新在本子上寫了起來。

這一陣談話本來又把黃梅的瞌睡驅散了，但她爲不好意思打擾小林，只好把眼皮閉了起來。屋裏和院裏都非常寂靜，只剩下窗上花影和燈下人影還在微動。

「鳥鴉叫了，」黃梅一面揉着眼睛，一面在肚裏對自己說，「再叫三聲就起來。」

鳥鴉又叫了三聲，叫聲開始稠密，可是黃梅已經從床上坐起來了。她迅速的穿好衣服，跳下床，把被子胡亂的收拾一下，拿着自己的洗臉盆和毛巾，不聲不響的往廚房裏走去。廚房中還不很亮，剛剛有大師父起來點火，站在灶前不住的打着哈欠，揉弄着惺忪睡眼。一看見黃梅走進廚房，大師父不高興的向她看了看，喃喃的說道：「洗臉等一等，還沒有溫水。」黃梅說她要用冷水洗臉，大師父又奇怪的看她一眼，就任她自己去摸索水缸。

黃梅先用濕毛巾纏在指頭上刷了刷牙，然後潦潦草草的洗起臉來。洗過臉又走回寢室，用水梳隨便把頭髮一攏，趕忙從林夢雲的桌子下取出來一本談抗戰問題的小冊子。在稀薄的曙光中，她看見林夢雲睡得十分香甜，豐滿的臉孔斜放在帶花的西湖毛巾上，從鮮紅的嘴角流出來一絲口水和一絲笑意。黃梅在這付可愛的臉孔上看了又看，然後才走到門口去倚着門框，貪婪的讀起書來。書讀了十幾頁，才聽見起床鈴聲。

林夢雲穿上衣服，發現黃梅在門口立着看書，驚奇的向她問道：

「喂，你起得真早！」

「我也剛剛起來的。」黃梅立刻合住書本子，說：「在鄉下住慣了，一聽見烏鴉叫就想起來。」

「你在讀什麼書？是一本小說吧？」

黃梅搖搖頭：「我從你桌子下邊取的一本理論書。」

「你不愛看小說？」

「我什麼都愛看，不過我對於理論書特別愛好。」

「呵，你同我不一樣：我也是什麼都看，不過對於文藝書特別愛好。」

「我沒有文藝天才，性情和文藝不近。」黃梅又加上一句：「從前在學校中有一位國文教員就這樣說我。」

「那你同羅蘭完全兩樣！」小林叫道。「她看見理論書就頭疼，只愛讀詩跟小說，在學校中都說她的文藝天才很高。」

她們相互的都感到十分親切，就在這簡短的談話中也是充滿着溫暖的友情，並且更增加彼此的相互瞭解。林夢雲把溫水端進寢室來洗臉的時候，黃梅一直注意着她的一切的細小動作。在黃梅看來，沒有再比小林的一隻手腕更令人羨慕了——那是雙嫩白的，豐滿的，有飄

人的手腕呵。

林夢雲對於洗臉，刷牙和梳頭，樣樣都做得仔仔細細，然而也並不爲這些事花費去過多時間，像一般愛修飾打扮的姑娘們一樣。洗過臉以後她告訴黃梅說今天是星期日，全體同學要分組下鄉宣傳，如果黃梅願意參加，最好能跟她同在一組。被小林的友情所感動，黃梅一肚子說不出的感激和高興，走到小林面前連聲說道：

『可以的，可以的，最好在一組……』

但早飯後分組時候，她們兩個並沒有被分在一組，黃梅和林夢雲都感到十分悵惘。黃梅參加的一組由羅明領導，担任家庭訪問和一般的口頭宣傳。小林參加的一組由張克非領導，担任歌詠和化裝宣傳。張茵和另外幾個男同學結成一個小組，由一位叫做楊琦的教員率領，專管用石灰水在牆壁上寫標語和畫漫畫，因爲楊琦自己就是一個優秀的青年畫家。正要出發的當兒羅蘭喘吁吁的跑來了，臉頰通紅，比鮮花還要鮮豔。她焦急的輕皺眉頰，帶着懇求的調子向她的哥哥問道：『我參加哪一組？我參加哪一組？』張克非和羅明兩組中的同志們都爭搶着向她呼喚，只有楊琦的一組沒有招呼，因爲他們在工作上不需要人多。那兩組的同志們熱烈的歡迎她也不是相信她的工作能力強，而是因爲大家都愛她既美麗又富於詩意。

『羅蘭，來，來參加我們這一組！』一邊的同志們向她亂喊着。

「別參加他們，來參加我們這一組！」另一邊的也在亂喊著。

「參加我們！」

「參加我們！」

「我們這邊有林夢雲！」

「我們這邊……」

羅蘭在大家的叫聲和笑聲中弄得很狼狽，生氣的回答說：

「討厭，我誰的組都不參加了！」

但是她說畢後就逃進羅明的一組裏，拉住黃梅，將臉孔藏在黃梅的肩上。

「真是，」她小聲說，「都愛同我開玩笑！」

那些男同學們看見羅蘭的窘急樣子，快活的大笑起來。

春天的原野像錦綉一樣，陽光在原野上跳蕩，青年們的歌聲在空中飄揚。

「多麼好呵！」羅蘭偷偷的告訴黃梅說，「我覺得……我簡直要快活死了！」

一向悶在城市中的羅蘭，一走出郊外就變得格外活潑。她時而從路旁摘下來一朵野花或一片樹葉，時而從田裏拔出來一枝荳秧或一棵麥苗，時而又把所採來的花呀草呀葉呀都拋進

路旁的春溪裏邊，停立在細草如茵的溪水邊，看着那些被牠所遺棄的花向遠處漂流。偶而有一陣歸雁啼叫着掠過青天，不住的變換隊形，緩緩的向北飛去，也會引得她停下脚步，目送着成行的點點黑影消失在灰綠色的小山背後。她對於鄉間的一切事物都不瞭解，甚至連名色也不曉得，她不斷的問問這，問問那，說些令人發笑的幼稚話。鄉村的一切在她看來都新鮮可愛，充滿生趣，發人詩思；縱然是一段竹籬，兩間茅舍，幾聲牛羊的鳴叫或鷄啼，都使她無端感動，引起來縹渺幻想。每經過一個荒村野店，傍着山坡，臨着溪水，竹木蒼翠，鳥聲諧和，她便留戀着不肯捨去。倘若茅店後有一兩株正開的粉紅杏花，店前掛一條骯髒的青布紅邊舊酒帘，沿着溪水邊有一行楊柳，嫩綠的枝條迎風搖曳，此外再有孩子們在村邊放風箏，在水牛背上唱山歌或吹柳皮哨[●]，那麼，她一定會想起來許多古人詩句，而同時就把她自己幻想成一個天才而薄命的詩人或才女。

不管是男同學或女同學，都忍不住偷偷的欣賞羅蘭，好像沒有她這錦綉的原野會頓然減色。羅蘭也覺察出同學們都偷偷望她，總是不好意思的躲避着別人目光。但一切都不能壓下去她的快活，她依然時常發笑，說一些優待可愛的聰明話。人們平日很少看見她像昨天和今

●柳樹發芽以後，鄉下孩子們用柳枝拈去心，餘下空皮，嚼一嚼裏吹，叫做「柳皮

哨」。

天這樣的歡樂活潑。往日，她的眼睛常帶着淡淡輕愁，今天却煥發着熱情的光彩，縱然在生氣時也掩不住隱約微笑。男同學們因為羅蘭平素動不動要生氣，不敢同她隨便開玩笑，便慫恿女同學們拿野花向她投擲。有時羅蘭把打來的花子反擲回去，誤投到男同學身上，惹得大家對着她拍手大笑。在這時候，羅蘭滿臉通紅，半笑半惱的罵聲「討厭」，離開隊伍，一直等到大家不再笑時，她才又喘吁吁的追趕上來。

看見妹妹比往日活潑得多，羅蘭滿心高興，對羅蘭說道：

「瞧，我們的羅蘭完全變成另一個人了。」

「我嗎？」羅蘭望着哥哥一笑，皺着眉頭說：「我對於家庭，對於城市，討厭極了！像籠子一樣，那麼一個狹小的天地……」

羅蘭忽然把話停住，若有所思的靜默片刻，用咒詛的語調又說：

「二哥，我不僅討厭家庭，討厭城市，我尤其是討厭生活，討厭爲生活而勾心鬥角的人類！」

「討厭並不是辦法，」羅明說，「我們能夠改造人類的生活才好。」

「又是你那一套枯燥無味的大道理，誰不曉得！」羅蘭表示不滿的說。「你那一套革命理論我並不是不懂得，可是我……」

總不曉得怎麼說才好，羅明替她說：

「你的理智是堅強的，可是感情是脆弱的。」

「也許這樣吧，不過也不完全對。」

「你懂得的事情還太少，受的磨練也太少，慢慢的就會改變的。」

覺得哥哥的話不很合乎她自己心意，羅蘭轉過臉去同黃梅說起話來。

「黃梅，你是喜歡住鄉下呢還是喜歡住城市？」

「我不知道，」黃梅回答說。

「你怎麼不知道？」羅蘭感到一點詫異。「鄉下特別好，你不愛鄉下嗎？」

「都差不多，不過鄉下人老實一點。」

「我說的不光指人。」羅蘭解釋說，「鄉下風景好，空氣好，住在鄉下就像是住在畫裏

一樣。」

「有錢人住在什麼地方都好，」黃梅笑着說，「沒錢人住在什麼地方都不好。」

「你這個人真是太現實了！」

羅蘭不滿意黃梅的回答，談話便停頓下去了。她覺得黃梅雖好，畢竟是從貧苦出身的鄉下孩子，頭腦是現實而且單純的，她所感觸的在黃梅幾乎是全不瞭解。她一邊走一邊採集着

各種顏色的鮮豔野花，準備送人，但又不知道送給誰個。雖然許多天來她心中祕密的愛着楊琦，但楊琦却一點也不知道。「這世界上永遠也不會有一個人真正的瞭解我，」她心裏嘆息着，「永遠也沒有人配接受我的鮮花！」想到這裏，她忽然感到生命很空虛，把手中的鮮花一朵一朵的拋在路旁。

從表面看來，鄉村和往年一樣安靜，像一個沉沉不醒的貪眠老人。炮聲遠遠聽不見，宣傳隊已經開始向貪眠的老人呼喚了。

鄉下人愛太陽也愛空曠的青天和原野，在白天很少把自己悶在低矮的茅屋裏邊。女人們多半在門外的太陽下做着針線，或坐在池塘邊洗濯衣裳，男人們有的犁着水田，有的鋤着晚麥。一些不能做活的和無事可做的老年人，穿着補綻重疊的破棉襖，靠在向陽的牆根下抽着烟管；不住的咯咯咳嗽，痰和唾沫的珠掛在花白鬍鬚上。他們有的很少說話，彷彿在閉着眼睛假寐，停會兒吧噠一聲抽一口將要熄滅的旱烟管；有的在逗着小孫子玩耍，張開牙齒脫葉不全的嘴巴嘻嘻笑着；有的在談着閒話，關於年景豐歉，村中掌故，鎮上名人軼事，或一些值得懷念的過去故舊；一些附近紅白喜喪的瑣碎新聞。狗和貓親熱的假寐腳前，拖長身子，

備洋洋的晒着太陽。

一到目的地，宣傳隊各組就分頭工作。當羅明帶領着他一組同志走進一個村子時，幾隻狗從地上跳了起來，向他們撲上撲下的狂吠亂咬。村人們帶着惶恐的神情向他們打着招呼，趕開狗羣，聚攏在他們周圍。人們紛紛的猜想着這一羣人物；有些老婆子疑惑他們是「放腳隊」，趕快將眼在身邊的小姑娘攏到背後；有些人疑惑他們是來收什麼款子的，呼吸就立刻急促起來。起初只有一些時常進城的年輕人看出來他們是來宣傳打鬼子的，向他們露出來誠懇笑臉，讓他們吸煙喝茶。

宣傳隊講說着打仗的事情和鬼子的殘暴行爲，人們都把眉毛頭皺了起來，有些還不自覺的頻頻的點着腦袋。當同志們把幾幅以鬼子姦淫慘殺爲題材的宣傳畫在土牆上掛起來時，人羣中立刻發生了小小波動，從女人們和孩子們牙縫中迸出來忍耐不住的低聲呼喚和驚嘆。但大部分的老年人却表現得十分漠然。他們經歷過的戰爭實在太多了，每次打仗，不管是誰勝誰敗，在他們看來全都一樣。儘管主子換來換去，百姓永遠還是百姓；百姓受苦遭殃，全是劫數。有的老年人對這羣服裝奇異和男女混雜的青年人深深憎惡，暗暗的禁止姑娘媳婦們同她們接近。當同志們講解着老百姓要幫助政府抗戰的道理時，老年人就拉長臉孔，把他們的頭輕輕搖着。然而他們的阻撓是沒有力量的，羣衆在羅明面前愈來愈多，一層一層的圍繞着

他，傾聽着他的演說。

羅明演講過後，這一組的同志們就分散開，各人去尋找自己的談話對象。黃梅和羅爾走去和幾個女人談話。正談話間羅爾忽然看見楊琦同張茵在一座土地廟牆上寫標語，便撇下黃梅，偷偷的跑到楊琦和張茵那邊。黃梅單獨的工作着；她所知道的雖然不多，但她對工作很感興趣，決心把談話繼續下去。

「老百姓爲啥要救國呢？」她說道，「這就是說，國家是咱們老百姓的，咱們老百姓從今後要自己當家理業。從前人家把咱們老百姓看成奴才，這不讓咱們問，那不讓咱們管，只有出力出錢有咱們的份兒，國家大事自來是無權過問。你們想，咱們老百姓幾千年來過着牛馬生活，奴才生活，自己不去管誰做主子，不去問國家存亡，不是怪可憐，怪愚蠢嗎？」

聽她說話的幾個女人，都把頭輕輕點着。一個懷中抱着孩子的年輕女人，聽見孩子哭了一聲，趕緊把奶頭穗子拚命往孩子的嘴裏塞去。

「咱們女人也是過着奴才的生活，」黃梅又說道，「從前的女人們不是對男人自稱『奴家』嗎？女人們不管丈夫弄壞，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只知服從，連自己的身體都不做主。可是吃虧的是誰？還不是咱們女人嗎？」

「對啦！對啦！」有一個女人眼睛裏閃着淚光說。「俺家『外頭人』從沒把俺當個人看

持；雖儘也爭沒得穩穩一口好菜，斷不難就是三拳兩腳。他已經給他生過三個男孩子，不是沒有功勞的人！」

「女人就不算人，」另一個女人接着說；「女人就是男人的奴隸！」

「可是老百姓過的生活也是一樣的。不管阿狗阿貓來做主子，老百姓都毫不反抗的做奴才，不是太蠢嗎？要想女人們不給男人們做奴才，就得先讓老百姓也不給阿狗阿貓做奴才……」

黃梅的話剛說一半，村邊的打穀場上響起來一片鑼聲，人們的視線都立刻向那個方向轉去。最先是小孩子們歡呼着向打鑼的地方跑，隨後男人們，女人們，羅明們，連那些最漠然的老人們，都紛紛走去。剛才相當熱鬧的茅屋前邊，如今只剩下黃梅和幾個受了感動的女人了。黃梅從草墩子上站起來，正準備要走時候，一個女人拉住了她的衣角，用親熱的口氣要來說：

「坐下來，說完了再去！」

黃梅被女人們留住又坐了片刻，把她的談話草草結束了。

等黃梅跑到打穀場上時候，有幾個老婆子正含着眼淚從人堆中擠了出來。羣衆開始在浮動着。有些年輕的男人們臉色發青，腮巴上的肌肉痙攣得非常厲害。從羣衆圍繞着的場子中間傳出打人的鞭子聲，和一個女孩子在低聲泣咽；鞭子響一下，這女孩子就跟着有一聲壓抑不住的痛楚呼叫。

「是怎麼一回事呀？」黃梅心中問着，心跳得很凶。「唉，又鬧什麼亂子了！」

沒有立刻擠進羣衆裏邊去；她想找一個同學或先生問個究竟。但當她正要向一個同學打聽時候，忽然羣衆間有人激忿的舉起拳頭，大聲的叫着：

「放下你的鞭子！放下你的鞭子！……」

羣衆越發激動起來，立刻有許多聲音響應着大聲吼叫。

「不准打！不准打！把鞭子奪過來！」

「她沒有一點錯處！」

「把老傢伙的鞭子奪下來！」

「老傢伙，放下你的鞭子！」

「……………」

有一位吼叫着青年青裏人，像傳說上的英雄似的，用兩手劈開衆人，跳進了場子中心。

黃梅從人縫中看見一位鬚髮斑白的老頭子被這位英雄一推，踉蹌着倒下地去，一枝鞭子被高高的拋到空中又落了下來。老頭子在地上不住呻吟，聽受那個青年農夫的威嚇和謾罵，挨打的女孩子立在一邊悲哀的替他求情。

「剛才聽見她在賣唱，」黃梅想，「爲什麼挨打呢？」

那個打報不平的青年農夫兩手卡腰，粗聲粗氣的向賣唱的姑娘問道：

「這老傢伙是你的什麼人？」

「他是我的爺爺吶，」賣唱的姑娘擦着臉上淚痕，哽咽着回答說。「現在一家人只剩下我們爺兒兩個了！」

黃梅怔了一下，覺着這女孩子的聲音彷彿耳熟。走進去一步再仔細一看，那付縱橫着眼睛的，被鄉野的風絲吹得鮮紅的，帶着兩個酒窩的豐滿臉孔，立刻就被她認識出來。同時那個可憐的白鬍老頭子，那個打鼓的夥計，和那個農民打扮的英雄人物，都被她識破了。「真是呵！真是呵！」她不覺喃喃的叫了出來，眼睛裏迸出來興奮的熱淚。

張克非靠近她的耳邊問道：「你看，效果不是很好嗎？」

「我說，我說，」她哽咽的低聲回答，「一個嶄新的時代……」

賣唱的人們走了。各組的同志們集合一起，跟在賣唱的人們的後邊走了。

老頭子們被遺留在打穀場上，頑固的心變得像鉛塊一樣沉重。年輕人和孩子們都帶着依戀的心情把宣傳隊送出村子，立在村子邊拿眼睛繼續送行，一直到宣傳隊被公路旁的一行柳樹遮沒。羣衆又悵然佇立好久，忽然一齊把耳朵側起來，靜聽那從柳樹杪頭傳來的悲傷的歌聲：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那裏有我的同胞，還有那

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

一個衰老的老太婆，手裏拿着兩個用紅薯麵蒸的窩窩頭，從茅舍中蹦蹦跳跳的走了出來。她不住的喘着氣，昏花的眼睛裏淌着永遠也不會淌完的眼淚，一看見打穀場上只剩下幾個沉默的老年人，便詫異的顫聲問道：

「啊，都走了？已經走遠了？」她搖着頭，用袖頭拭了拭眼淚。「可憐的人，我給他們取個窩窩頭來，他們可走遠了！」

「哼，他們會要你的窩窩頭！」一個老頭子用諷刺的口氣說。

「不要？爲啥不要我的窩窩頭？這窩窩頭可不是很好嗎？」

「當然不會要你的窩窩頭。」老頭子陰沉着臉子說：「人家是洋學生，是翠蓮朝宣傳
吶。」

「我不信！我不信！我活了七十多歲，從沒有見過這樣的戲，從沒有見過唱戲不在廟門前，不在台子上！」

老婆子顛巍巍的趕到村子盡頭，倚着一株小樹，張着嘴巴，向那些人們走去的方向凝望。

「唉唉，怎麼看不見呢？」她心中嘆息說，「怎麼看不見一點影子呀！」

停一停，她忽然現出來十分高興的樣子，又自言自語的說道：

「呵呵，我聽見了……他們在唱哩！」

黃昏時候，宣傳隊各組又集合一起，在城外的草地上開過檢討會，唱着歌走回學校。林夢雲打開寢室門不由得楞怔一下，但隨即恍然大悟，回頭來向黃梅快活的叫着：

「小羅搬來了！小羅搬來了！」

三個女孩子笑做一團，跳進寢室。小林又一面觀賞着羅蘭的桌子和床鋪，一面責備着她

說：

「你這個鬼丫頭，事前爲什麼不告訴我們一個字兒呀？」

「我昨天晚上特意來告訴你們……」

「你瞎扯，」黃梅搶着說，「我就沒有聽見你說你今天搬來！」

「可是，可是，我不是告訴你們說我有一個重要消息，你們今天就會知道麼？」

「你真會捉弄人！」林夢雲擁抱着羅蘭的頸子說，「昨天晚上你就該講明白，却偏偏捉個頭兒又不說下去，叫俺們一直悶在鼓裏。我問你，你是不是從「紅樓夢」上學來的這個乖？」

「討厭！」羅蘭紅着臉打小林一拳，「這跟「紅樓夢」有什麼關係？」

「那當然！你昨天晚上故意來一個「且聽下回分解」，不是從「紅樓夢」上學來的是什麼？」

「我自來沒看過「紅樓夢」，你別誣賴我！」

「好呵，好呵，你沒有看過！」小林忽然放低聲音，看着羅蘭的眼睛問道：「小羅，你告我說：是誰看到林黛玉葬花那一段在書上批了許多字，後來又用墨抹了去？是誰看到林黛玉死的那一段偷偷的哭了起來，心裏邊難過了幾天？是誰……？」

「是你！是你！都是你……你再說我擰掉你的鼻子！」

羅蘭臉紅得差不多要浸出血來，胡琴頭在林夢雲的脊背上亂打一陣。小林格格笑着，拖着羅蘭的胳膊不放，却向站在一邊的黃梅懇求說：

「黃梅，你看小羅欺負我，欺負我……」

等羅蘭放手以後，林夢雲微微的喘着氣向她說：

「你沒有回來，誰替你佈置得這麼周到？」

「我叫老媽子同春喜替我佈置的。」羅蘭說，「特別要她們趁咱們不在學校時候佈置妥當。」好讓你們突然一高興……」

「你父親不是不肯讓你搬來嗎？」

「昨天吃晚飯的時候我同他爭執了幾句，他看我氣哭了，才答應我搬到學校來。」羅蘭含着眼淚笑一下，添上一句：「我父親什麼都不怕，就是怕我哭。」

「你常常同他生氣嗎？」黃梅問道。

「從前沒有，只這半年來不時的發生衝突。可是每次衝突都是我得了勝利，事後我又後悔着不該惹他生氣，心裏常常要難過很久。」

「你一來，這屋子馬上就變了樣兒。」小林稱讚着羅蘭的桌子和床舖說：「你的什麼東西都是漂亮的！」

「瞎說！你以後別專門拿我取笑！」

「誰拿你取笑來，我們請黃同志說句公道話，看到底誰的漂亮。」

「你們的床舖都漂亮，」黃梅笑着說，「只有我的不漂亮：土哩土氣的。」

「哪裏！」小林叫道，「我就愛你的被子：樸素大方，帶着農村風味。」

「我也愛農村風味。我一到鄉下就覺得是到一個神仙世界！」

「什麼農村風味，不過是一則我闖不起來，二則我的性子就是一個馬虎天尊罷了。從前我在學校時候總是把別人的枕頭拿過來自己枕；等人家要走時我就枕小包袱，有時半夜裏包

就滾到地下，我就順手摸幾本書來枕。你們看我現在有了一對新枕頭，這全是茂主任部下無聊耐着心做的，在我已經算是太陽打西邊出來了。」

三個人孩子只顧唧唧咕咕的說着笑着，吃飯的冷盤變了。小林把眉頭一皺，說道：

「糟糕！我們回來只顧說話，臉都沒有洗，手也沒有洗，可已經吃飯了。」

小林說着就預備跑去吃飯，羅蘭拉住她說：

「別急，今天晚上我做東道，請你們吃館子去。」

「真的嗎？」小林望着羅蘭問，兩個酒窩深深的陷了下去。

「當然真的，學校裏的飯有什麼好吃的？」

「好，好，請我去打盆水來我們大家都洗，洗過臉我們就上街去。」

林夢雲咬一下嘴唇，拿起臉盆快活的跑出寢室，一邊跑一邊用小聲唱着。

吃過了晚飯以後，張克非到女生宿舍來找張茵說話，同時看一看爲什麼不見林夢雲和黃梅吃飯。他先走到小林的寢室門口，一看裏頭沒有一個人，却多了一張床和一張桌子，知道是羅蘭已經搬來。他和張茵站在一棵芭蕉下談了幾句，見院裏人來人往，極不清靜，張克

非就提議說：「小林們都沒在家，我們到她們屋裏談一談。你去把朱志剛也找來。」他攥了一下口袋又笑着說，「順便到我桌子上拿樣東西——飯後一支烟，長生不老丹。」說着，他就滿面微笑的走進了小林們的寢室，擦一根火柴把一盞洋燈點着。

張克非一邊等待張茵，一邊欣賞着羅蘭的床舖和桌子。羅蘭的床舖靠近窗子，上邊舖着剛剛洗過的白舖單，舖單的四邊和中心有着簡單而美觀的藍色圖案。床頭斜放着一條又薄又輕又暖的絲綿被子，銀灰色的緞子被面上簡簡單單的綉着一枝白花，一隻黃鳥，綉工極細，藝術的趣味也相當高雅。一對枕頭也是白府綢的，花兒一樣，都只在枕頭一角綉着一朵鮮紅的玫瑰花和一個花蕾，兩三片綠葉。床前面放着一把椅子，一張桌子。床上舖了一張白單子，放了一塊玻璃磚，磚下壓着一片殷紅的三角楓葉，幾張風景照片和羅蘭自己的半身像。桌子一端擺一個藍色素淨無花的細瓷花瓶，瓶中插一枝剛開未開的粉紅桃花。至於文具和書籍之類，都放在窗沿上和抽屜裏邊，顯然還沒有經羅蘭自己整理。張克非正打算伸手去翻一翻羅蘭的書籍，朱志剛同張茵走了進來。

朱志剛是一位十九歲的男學生，長臉，近視眼，唇上和頰上生着茸茸的嫩毛。抗戰前他和張茵都在北平讀書，參加過北平學生的愛國活動。張克非叫他們來講習班中上學，實際上是要他們在同學中起核心作用，將散漫的同學轉變成有組織的力量。今天因為張克非聽到了

一點謠言，所以特別把他們找來談話。張克非從張茵手裏接過來他的半盒香烟，燃着一支抽了兩口，望着他的兩位學生問道：

「怎麼樣，你們聽到什麼消息沒有？」

「什麼消息？」張茵問道。

「關於講習班的消息。」

朱志剛低下頭去，用手指在桌面上隨便畫着。好像在思索着什麼問題。張茵摸着不着頭腦，沉吟了一下，回答說：

「這幾天我一直忙着，沒聽到什麼消息。張先生聽到了什麼消息？」

「我聽到一點謠言。」張克非又望着朱志剛：「你聽說什麼謠言沒有？」

「我聽說有一班人對學校不很諒解，」朱志剛抬起頭來，帶着興奮的低聲說，「疑神疑鬼，說七說八。不過我覺得也不必擔心這些謠言，怕謠言就別救亡！」

「謠言固然不足怕，可是我們自己也應該檢點自己。地方上的事情非常複雜，新生的力量，剛在萌芽，經不得風吹雨打。」

「張先生，」張茵接着問，「他們將來會不會讓我們學校停辦？」

「按現在情形看，還不至於壞到這步田地。不過學校停辦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我們自己

總要儘可能使別人找不到藉口，少與人製造謠言。」

兩位學生聽了張克非的話立刻都覺得心頭上沉重起來，互相的望着默默無語。張克非抽了幾口烟又望着朱志剛說道：

「你以後編壁報時小心一點，刺激地方上紳士們感情的文章都不要再登載，「新名詞」也儘可能少用。我現在只是提醒你注意，」張克非平靜的微微一笑，「倒不是說情形已經弄得怎麼嚴重。好，你去吧，我同張茵再說幾句話。」

朱志剛走了以後，張克非就轉向張茵，笑着說道：

「朱志剛是不是很愛小林？」

「我不知道，」張茵笑了一下，「好像有一點。」

「那麼他們將來能不能成功呢？」

「不敢說。」

「爲什麼？」

「因爲同時有好幾個人向小林進攻，小林同誰都好，又同誰都不談愛。」

「小林比較愛哪一個？」

「表面上看她這幾天跟朱很接近，不過那大概是因爲工作關係，事實上她不大能同他戀愛。同學們都叫他「馬頭牌」……」

「馬頭牌」，這個外號起的好，好！哈哈……哈哈。」

「那幾天她同魯輝揚很不錯，」張茵接着說，「不過那傢伙不可靠，小林會上當的。」

「爲什麼小林會上當？」

「我現在絕對不說，過幾天你自然曉得。」

「女孩子都是不坦白。」

「我知道小林心裏愛一個人，」張茵忽然鬼祟的笑着說，「可是不一定會成功。」

「誰個？」

「是一位先生；但是我不說出他的名字。」

「是羅先生不是？」

「不曉得。」

「楊琦先生嗎？」

「不曉得。」

「奇怪！到底是哪位先生？」

「反正我現在絕不說，你將來自然會曉得的。」

「又是我將來自然會曉得！說出來壞什麼？」

「不說，」張茵搖着頭說，「說不說，就不說！」

「女孩子們的事情真沒辦法！」

張克非笑了一陣，把烟屁股摔到地下用腳踏滅，然後又接着說道：

「說正經話，不探聽你們的私生活了。你同黃梅談過話沒有？」

「還沒有深談過。不過我覺得她很有希望，將來一定是一個能幹的同志。」

「你應該馬上同她熟起來，幫她學習，有機會時不妨同她多談幾次話……」

張克非的話還沒有說完，有一位男同學站在寢室的門口叫他，說是有一位軍官找他說話，請他趕快到辦公室去。心中充滿着一團狐疑，張克非站起來問道：

「他找我有什麼事情？」

「不曉得有什麼事情，」那位學生回答道。「請你快點去，他找你很急。」

張克非遲疑片刻，不聲不響的咬着牙根，邁着大步，匆匆的走了出去。張茵獨自發了一陣呆，心中七上八下回到自己的寢室去了。

三個女孩子在館子裏吃過飯，因為黃梅要順便買點東西，又在街上耽擱了一會兒，快快活活的走進學校。黃梅比小林和羅蘭都高出半個頭頂，走在中間，三個人親密的摟着頸子，一邊走一邊唧唧咕咕的說着笑着。走過辦公室的前邊，正要向女生宿舍院拐的時候，迎面碰見了張茵輕腳輕手的從女生院的角門出來。原來張茵在寢室中放心不下，打算到辦公室看一

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順便把一本書還給羅明。

「張茵，」小林抓住張茵的手腕叫道，「你做什麼的？」

「我到辦公室去。張先生跟羅先生在教務處吧？」

「都沒在，」三個女孩子同時回答說，「我們看過的。」

「誰在辦公室？」

「沒有一個人，」小林說。「你找張先生跟羅先生有什麼事？」

「也沒有什麼事，開玩的。」

「小羅搬進學校來了，你知道吧？」

「知道。剛才張先生到你們屋裏坐了半天，我也去參觀了。」

「小羅的床鋪漂亮吧？」

「討厭！」羅蘭擰一下小林的耳朵說，「誰有你小林漂亮！」

林夢雲躲到張茵背後，忍不住格格的笑了起來。正在喜笑間，張克非突然從她們背後出現，故意用嚴肅的口氣問道：

「喂！吵什麼？」

四個女孩子嚇了一跳，隨即同聲叫道：

「張先生！」

張克非掛下笑臉說：「羅蘭，你搬進學校來爲什麼也不通知我一聲？」

「我請我二哥通知你，他沒有提嗎？」

「他成天忙得馬不停蹄，也許把這件事情忘到狗國去了。喂，剛才你們三個到什麼地方去了？」

「小羅請吃小館子，」林夢雲說，「是歡迎新同志黃梅的。」

「好，好。爲什麼不多排幾位陪客？」

「下次再吃小館子一定請你做陪客，」羅蘭回答說。

「好，別忘了。哈哈……」

「張先生，你剛才到什麼地方去了？」張茵接着問道。「怎麼小林說沒有見你在辦公室呢？」

「我到街上去送一個人，就是剛才找我的那個軍官。」

「他同你認識麼？」張茵又問。

「不認識，不過有朋友寫了封介紹信。」

「有什麼事？」

「他在××師政治部作科長，我們準備請他來担任一點課，他已經答應了。」

「担任什麼課？」小林問。「是不是那個姓魏的？」

「他教「政治工作」。從下星期開始，每週兩個鐘頭。就是魏科長，你怎麼曉得？」

「我昨天聽陶先生說的。」

「呵，我還怕出了什麼事情呢！」張茵快活的叫道。

張克非又笑了起來，拍了拍張茵的肩膀頭：

「不要神經過敏。」隨即他又望着羅蘭說：「羅蘭，我剛才在街上碰見你表姐，她叫你

明天帶着黃梅去玩。」

「你什麼時候看見我寄萍姐了？」

「剛才送那個客，往陶先生那裏去，在街上碰見她的。」

張克非說了以後就轉身向男生宿舍的院子走去，四個女孩子互相的拉着手回到寢室。張茵在小林的屋裏玩了一會兒，因為還要讀書，就回到自己的寢室了。羅蘭忙着整理自己的書籍文具，林夢雲把黃梅的手拉了一下，小聲說：「跟我做個伴好不好？」黃梅明白她的意思，點點頭，拉着她從寢室裏走了出去。她們剛走到窗子外，羅蘭在屋裏叫道：

「小林，等等我！」

「你們去也不告我一聲，」羅蘭一邊找紙一邊埋怨說，「總有我報復你們的時候！」

黃梅和小林在窗外嗤嗤的笑了起來，着等羅蘭一道。從茅廬出來時候，她們見有人在小花園中咕咕噥噥的小聲說話，便互相好奇的交換了一個眼色和微笑，悄悄的溜出了通往小花園的那道角門，躲在黑影裏向說話的地方瞧着。這時候月亮雖然沒有出來，但靠着星光，她們可以看出來在一株桂花樹下的石頭上有兩個人影，相偎相依的坐在一起，談着情話。這三個女孩子也不敢說話，也不敢呼吸，互相拉得緊緊的，彎下腰身，臀部緊貼在牆壁上面。忽然她們看見那兩個人影不再說話，撲抱起來，女的癱軟在男的懷裏，男的在她的嘴上和臉上狂吻起來。三個女孩子都把腦袋一低，溜進角門，短促的喘着氣，輕腳輕毛的跑回寢室去。她們顧手掩上門，大家站在一起，互相望着，臉孔一個紅似一個，都帶着一半驚惶和一半微笑，半天說不出一話句來。小林的微笑十分勉強，她拚命的咬着嘴唇，一直咬出來青色的牙痕。她聽見羅蘭的心跳聲音，怕她們也聽出來她自己心跳，趕忙吁一口長氣，又勉強微笑一下，頹倒似的坐到她自己桌邊。

「怪有趣的，」黃梅笑着悄聲說，「媽媽的！你們認識這兩個傢伙麼？」

小林低下頭沒有作聲。羅蘭用嘴向隔壁一噓，聲音很不自然的（帶着輕微的顫抖）說：

「男的沒看清，女的是王淑芬，跟張茵住在一道的那個。」

「呵，對的，我也看像是她。」黃梅知道那個戴金戒指的女同學是王淑芬，急忙問，「夢雲認識那個男的麼？」

「我不認識，」小林搖着頭說，微微一笑，笑得有點悽然。隨後她在肚子裏對自己說：「也許是我看錯了……」

羅蘭本來認出了那位男的，但她不願在小林面前說出，現在看見小林神情如此，就趕忙向黃梅使個眼色，繼續去整理東西。黃梅會意，不再打聽下去，換一個題目向羅蘭問道：

「明天什麼時候你帶我去看吳表姑？」

「明天下午去，說不定她還要請我們吃館子哩。」

黃梅躺到床上看起書來，寢室中登時顯得特別寂靜。林夢雲心裏充滿着捉摸不定的悵惘情緒，從枕頭下拿出來日記本子，用鋼筆慢慢的寫着日記。因為心緒不好，她不斷的寫着錯字，有時她把寫錯的字仔細的塗抹成四邊整齊的小方塊，有時她用小刀把錯字刮去，再用指甲蓋把紙面研光，然後把改正的字填補上去。雖然她眼睛裏含着汪汪淚水，但她還是像往常一樣的輕咬朱唇，兩頰上掛着隱隱約約的一絲笑意。她默默的寫了許久，忽然抬起頭來，向羅蘭看了一眼，柔和的小聲說道：

「小羅，明天見寄萍姐時請替我問好。」

六

昨天晚上羅蘭一則因初織進學校住過於興奮，二則因在花園中看見兩個同學的幽會受了些微刺激，一直到鷄叫的時候，才朦朧朧朧的合上眼皮。早晨醒來，精神疲困，強掙扎着吃飯上課。下午本來還有兩課，她因為實在頭昏腦悶，只上了一課就扯個故兒向張克非請了兩個鐘頭的假，留在寢室中蒙頭睡覺。黃梅和林夢雲看見她精神萎頓，臉色蒼白，眼睛裏充滿憂鬱，早就心中納悶，疑惑她是因為昨天在鄉間喝了喝風而得了感冒，此刻見她正正經經的請了假蒙頭睡覺，越發的擔心起來。她們手拉手跟進寢室，向羅蘭問道：

「你是怎麼了，身上感到不舒服嗎？」

「稍微有一點，只是頭很沉重。」

「是不是昨天感冒了？」黃梅向床前走近一步，問道，「發燒麼？」

「沒有什麼，讓我睡一覺就好了。」

林夢雲伸手摸了摸她的前額，雖然沒發現出發燒的現象，仍很担心的問道：「昨天夜裏覺睡得不好？」

「不很好，」羅蘭說，「我突然換一個新地方總是得一兩夜睡不好覺。」

「我看倒不是換新地方關係，」小林笑着說，「是因爲心思太多了。」

羅蘭冷笑一聲：「哼，俺又不愛人，人又不愛俺，俺自來沒有什麼心思！只有被人愛又被人不愛的人，才會傷心失眠哩！」

小林不覺臉紅起來。但她不願意用話報復，微微一笑，忙來個順風轉舵，向黃梅說道：

「你聽聽她的嘴幫子多硬！咱們該上課去了。」

黃梅聽出來她們的話都是話裏有話，不便插言，就拉着小林，望着羅蘭，嘻嘻的笑着說道：

「好好睡一會兒，俺們上課去；回來咱們還要一道上街哩。」

她們掩上門出去不久，羅蘭就發現自己在一條幽靜的山徑上走着，山徑兩旁的松樹遮蔽天日，一道細細的泉水上汨汨流着。她不曉得自己打什麼地方來，往什麼地方去，爲什麼一個人在這陌生的山中徘徊，只是覺得很寂寞，而且有點害怕。忽然有兩個怪模怪樣的人，穿着黑衣服，戴着黑毡帽，從後邊匆匆的走來，眼睛裏射着凶光。等這兩個人走近時，她看見他們腰間都插有手鎗，恍然想起來他們是去找張克非的，於是她就飛奔着去給張克非和別的

先生報信。那個人見他奔跑就緊緊追趕，她跑得快他們也追趕得快，相離總是一丈多遠，幾乎可以抓住她但總是不會抓住。她駭得魂不附體，一面狂呼，一面跳盞，跳着跳着就飛了起來。她一跳一跳的飛過樹頂，飛過深谷，飛過許多大小山頭。不知怎麼景物一變，山和谷都沒有了，她在城裏飛着。飛過了許多牆頭，屋脊，大街小巷，終於飛過城頭，逃開了那兩個怪人的追捕。她不敢休息，一面在掛心張克非和別的先生們，一面在曠野上繼續飛着。這時候，她特別感到原野的羞麗可愛，感到生活在自由的原野上是多麼幸福。向後一望，城市已經遼遠得只剩下一片黑影，她鬆了一口氣，慢慢的落到地上。有人在遠處喚她的名子。她抬頭望去，看見先生們和同學們都在一個村子邊向她招手，呼喚，週圍擁擠着許多民衆。她狂喜得落下熱淚，加快脚步向村邊跑去；正要跑到同學中間，忽然有人從後邊猛力一推，把她推倒地上，於是她帶着眼淚從夢中醒了。

睜眼看見黃梅在她的面前站着，她揉揉眼皮，伸了一個懶腰，無精打彩的問道：

『怎麼可下課了？』

『下課了，』黃梅說。『小姑，快起來看吳表姑去，我已在張先生面前請假了。』

『你爲什麼又要問我叫小姑？』

「從小兒稱呼慣的，」黃梅笑着說，「總是改不過口來。」

「你還是叫我名子吧。我不喜你叫小姑；那麼一叫，咱兩個就多少會有隔膜了。」

「你這個人真是天真透頂，說進步起來簡直連頭髮絲都要革命！其實只要思想合，感情好，稱呼你小姑也不會就有隔膜；思想不合，感情不好，叫什麼也是貌合神離。」停一停，黃梅感動得含着眼淚說：「我知道你不把我再當做佃戶的女兒看待你，實心實意的喜歡我，希望我們都忘了從前的那種關係……」

「是的，你真聰明！」羅蘭忽的坐起來，攔住她說。「我們應該建立起一種新關係，同志和朋友關係，澈頭澈尾的全新關係！」

「你叫我說完。我覺得稱呼只是一種形式；問題是在內容，不在形式。打從我的老爺時代起，同你家就發生了東佃關係，佃戶照規矩向主人家低一輩兩輩。我從會說話的時候起就問你叫小姑，問你父親叫大爺，這都是照着傳統的老規矩，是一種形式。我從前討厭你，恨你，如今反而非常愛你，敬你，這都是內容變化。只要內容改變了，管它娘的什麼形式呢？我家已經早丟下你家的田地，以後我們的關係在內容上固然是朋友加上同志，但形式上保留一點舊傳統也沒大妨害，橫豎是從小兒叫慣了的。」

「你這人，你又演講大道理了。聽說你從前上學的時候就喜愛演講，哪一天請你上台子

上講一次才讓你過邊癡哩。」

「見鬼，誰演講了？你着實會挖苦人，難道連說話也是演講？」

「你一排三說了那麼多新名詞，左一句「內容」，右一句「形式」，不是很像演講麼？我知道你這半月來在家看了一本什麼哲學書和一本什麼「入門」，開口閉口就運用起辯證法來，將來讀的理論可多了，說起話來才像講演哩！」

被她這麼一說，黃梅感覺些微的不好意思，趕忙把話頭扯到正題上，說道：「咱們別儘管說閒話耽誤正事，快洗洗臉一道走吧。」

「可是稱呼的問題還沒有得到解決。」

「你隨便，要我怎麼稱呼我怎麼稱呼，好不好？」

「這就對了！」羅蘭快活的叫着說，擰開被子跳下床來。「從今以後，你叫我名子或叫我「小羅」，只當着我父親面前叫我「小姑」。好囉，就這麼決定！」

黃梅只是笑着點頭：「好的，好的。」

羅蘭到廚房去打了一盆清水，端進寢室。黃梅出神的望着她洗臉、照鏡子、搽雪花膏，心裏茫然的思想：「她的眉毛和眼睛好看得像畫上的人兒一樣，皮膚多嫩呵！」等看見羅蘭向門外潑水時候，她心裏又不覺嘆息說：「嘿，洗一次臉何必用那麼多香皂！」羅蘭把被子

草草盪好，跟黃梅一道走出學校。剛剛要轉到街角，她們聽見有人在背後叫道：

「黃梅，小羅，等一等！等一等！」

她們停住腳回頭一看，心裏都覺得有點奇怪，互相的丟個眼色，羅蘭搶着回答說：

「哈，我以爲是誰呢！」

從後面起來的也是兩個女孩子：那個叫她們的是林夢雲，另一個就是昨天晚上在花園中和一位男同學幽會的王淑芬。林夢雲和王淑芬手拉手兒，一邊走一邊說話，比往日格外的顯得親密。

「你們往哪兒去？」黃梅等她們走到跟前的時候問道。

「往同學會去看陶先生，」小林和王淑芬回答說。

「那我們一道走，」羅蘭說。「見陶先生時請替我借一本新刊物，要文藝的。」

這所謂「同學會」是抗戰初期從外邊回來的學生們組織的救亡團體，領導着全縣的青年運動。小林們要去的那個陶先生是一位青年詩人，最近才從北戰場回到故鄉來，打算住一住轉往武漢。四個女孩子一起說說笑笑，走到同學會門口時小林和王淑芬兩個跨去，黃梅和

羅蘭往右邊轉進了一條背巷，婦女會的大門遠遠的出現眼前。

「有些事情真叫人莫明其妙，」羅蘭一邊走一邊小聲說，「小林應該恨淑芬才是，可是她今天偏偏同她格外好起來。」

「是的，我現在簡直是摸不着頭腦。聽你昨天說的話分明是『門神裏邊捲灶爺』。我猜想着一定是小林的愛人被王淑芬奪去了。今天原想向你打聽明白的，一直還沒有找着機會。現在看見她們兩個那樣親密，小林那麼的喜歡王淑芬，我想我的猜想是錯了。你快告訴我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反正很奇怪，誰曉得船在哪兒灣着！」羅蘭笑一下，很神祕的小聲問：「你真是不認識那個男的麼？」

「我才來三天，怎麼會能認識？况且又是晚上？」

「那個男的叫魯輝揚，」羅蘭說，「他追了小林很久，平素小林對他也不錯。昨天晚上忽然發現魯輝揚同淑芬幽會，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小林爲什麼不吃醋呢？怪！」

「看樣子小林昨晚晚上不高興……」

「是呀；昨晚我也看見她很高興，爲什麼今天又同淑芬這麼好呢？」

●：門神裏邊捲灶爺，畫裏有畫。畫與話叶音。

她們一面說一面走進了婦女會，看見吳寄萍正低着頭在院裏徘徊，想着心事。院子裏十分寂靜，有一隻小鳥兒在屋脊上啾啾叫着。一跑進院子，羅蘭就跳着叫道：

「萍姐，來客了！」

吳寄萍吃了一驚，驀抬頭見是羅蘭帶着一個女孩子走來，便立刻轉驚爲喜，向她們笑着迎去，揮舞着雙手叫道：「歡迎！歡迎！」因爲她說話太急，半口唾沫噎進氣管，忙用一隻手按着胸脯，連連的咳嗽幾聲。隨後她緊抓着黃梅的手，端詳着她的面貌，興奮的說道：

「整整十年不見，你長成一個大姑娘了！大樣兒還沒有改變，鼻子跟眼睛我都還記得，只是眉毛比從前黑了。從前你梳一個小頭髮辮子，繫着紅頭繩兒，你還記得麼？」

黃梅站在吳寄萍的面前像一個小孩子似的嘻嘻笑着，不知說什麼話好。羅蘭正要接嘴，吳寄萍又搶着說道：

「想着從前我們在一道整天打打鬧鬧，就像是回憶着一個夢。這十年的變化真是大，咱們都變了，世界也變了，特別是我自己變得更兇！」

吳寄萍一肚子感慨沒有話可以表達，不覺眼圈兒紅了起來，嘆一口氣。

「要是在街上碰見，」黃梅說道，「別人不告訴我，我真是不敢認你了。」

「你是不是看我有點蒼老？」

「一點也不蒼老！十年前……」

「我的心蒼老了，」吳寄萍截斷她的話，小聲說。「特別這一年多，我覺得我的心老得非常快。」

黃梅和羅蘭笑着說：「你今年才二十三歲，爲什麼口口聲聲說自己老呢？」

「你們都還是小孩子，」吳寄萍悽然一笑，「不懂得的事情多着哩。」

黃梅回憶到七年以前，那時候吳寄萍還是一個天真活潑的小姑娘，愛說愛笑，愛打愛鬧，矮矮的個兒，十分結實。現在的情形完全兩樣。現在她雖然長成了高挑個兒，比小時候越發俊俏，但稍微顯得瘦弱蒼白，眼裏眉梢縱然在歡笑時也藏着三分憂鬱。她覺得羅蘭有許多地方類似她的表姐，特別是眼中所表現的那種深深隱藏的憂鬱神情。關於吳寄萍的近幾年的生活情形，她已經知道一點，現在拉着手四目相對，也不覺心中湧滿了悽愴情味。

「走吧，」吳寄萍拉着黃梅同時看了一眼羅蘭說：「到我的屋裏坐去。」

「你們的會今天爲什麼這樣冷清？」羅蘭詫異的問道。「好像這院裏只有你一個人，連一點聲音也沒有。」

「同同志們都到民教館開座談會去了。我因爲一則身上不舒服，二則等着你們來，沒去參加。」

「今天誰什麼座談會？」黃梅問。

「抗戰中的婦女問題。」

黃梅看着羅蘭說：「我們在這裏坐一坐也去民教館參加座談會好不好？」

「沒有什麼可聽的。」羅蘭帶着輕蔑的神氣說，「我就不愛聽那些抗戰八股！」

「不要去囉，」吳寄萍笑着說，「參加座談會的機會多着哩。我問你，黃梅，這十年來你是不是還記得我們的童年生活？」

「有時也想起來。」

「我想在這十年中你一定對我和蘭充滿着憎恨，想不到會有今天這種情形，是吧？」黃梅笑了一下，低下頭去說：「你也來向我提這些陳話了！」

「萍姐，」羅蘭叫道，「你現在還想騎她的頸子麼？」

這句話引得吳寄萍噗嗤一聲笑了起來，在羅蘭的腮巴上擰了一下，罵道：

「頑皮的事情只有你記的清楚！」

大家雖然笑着，但想起來童年往事都覺得不勝悵惘。到寢室以後，一個老媽子來倒了三杯開水，遞給吳寄萍一封快信。吳把信拆開看過，扔進抽屜，垂下頭去不說話了。黃梅本來是一個快活人，如今看見吳寄萍是這般情形，也不敢隨便說話，心上沉甸甸的，拿眼睛無聊

的在屋裏四下瞧看。沉默了一會兒，羅蘭走到寄萍背後，俯在她的肩上面問道：

「剛才才是誰的快信？」

「寄芸的信。我託他替我打聽一下胡的消息。」

「胡有消息麼？」

「你可以看看芸的信。」吳寄萍從抽屜中把信拿出來交給表妹，淡淡的說；「芸老是在信上報告一點杳茫的消息，其實我是早就死心踏地的不再希望了。」

在羅蘭讀信當兒，吳寄萍低頭回憶着過去生活；往事一幕幕的從眼前閃過，心中打陣的隱隱刺痛。

原來吳寄萍十五歲時因家鄉慌亂到省城上學，十八歲時回來一次，只住過一個暑假又走了；十九歲這一年同羅明一道到北平讀書，認識了同鄉胡天長，很快就發生愛情。胡和羅是中學同學，當時在北平西城的一個大學讀書，是一個活躍的救亡工作者。第二年，吳寄萍也考入這個大學，和胡的關係越發的密切起來。她曾經把她同胡的戀愛寫信告訴了她的家庭。

希望家庭能同意他們訂婚。她母親是無可無不可，只有她的父親堅決反對，因為胡的哥哥在北伐時候爲革命而死，胡本人在家鄉上中學時也被認爲是「危險份子」。但不管父親的反對怎樣厲害，要想她們的愛情一旦結束，已經是不可能了。

一九三五年嚴寒的十二月裏，胡天長和吳寄萍臂膀挽着臂膀，參加了兩次偉大的請願遊行。在第二次遊行中她和胡都在水龍的噴射中倒地下去，她的身上還被人踹了一腳，幸而胡和另一位同學在紛亂中把她從地上救了起來。她在醫院中住了一個星期，身體一直就沒有復原，從此得了咳嗽病，吃什麼藥都不見效。第二年春天胡天長離開學校，要回故鄉去作一點「播種」工作。雖然胡對他自己的工作絲毫也沒有猶豫，而吳寄萍也是把工作看得比愛情更高，但在將要分別的那幾天，她幾乎一刻也不能離開他，他也同樣的不能離開她，兩個人閒着的時候，在公寓，特別感覺得難割難捨。有一次胡替她擦去眼淚，在她的每隻眼睛上吻一吻，笑着說：「咱們也太感情了！」她靜靜的望着胡的眼睛，也跟着悽然的笑了起來。

「雖然理智上我贊成你走，」她說，「可是……唉！」

胡天長走後，吳寄萍覺得宇宙間頓然空虛，她自己已好像失去了魂兒一樣。在起初的半個月裏，胡天長每三天總有一封信來，可半個月後就忽然沒有信了。她寫信向各方打聽，得不到一點回信。一個月裏邊她沒有一夜不失眠，沒有一刻不焦急擔心，飯和菜到嘴裏像似泥

士。她的月經已久久的不再來了。起初還以為是身體有毛病，錯了日期，一心繫掛着胡的下落，沒心想到醫院去找醫生檢查。過了不久，她開始感到四肢無力，越發不能吃飯，頭暈目眩，經常嘔吐，喜愛吃酸的東西。「什麼道理呢？」她問着自己，不覺駭出了一身冷汗。

她偷偷的到醫院中檢查一下，醫生笑了笑，告訴她是「有喜了」。這對於她是一個可怕的嚴重判決，她幾乎在醫生的面前暈倒。

為怕別人看出來自己的祕密，她勉強掙扎着照常上課，照常工作，別人問起來時她只說腸胃不好。她痛苦的思念母親，思念胡天長，渴求援助，希望能得到別人同情。而正在這時候她得到弟弟吳寄芸從省城來的信，告訴她胡天長在省城裏害了重病，住在一個祕密的醫院療養，醫生禁止同外邊發生關係。她把這封信反復的讀了幾遍，恍然大悟，禁不住渾身顫慄，跟踉蹌蹌的跑回公寓，用被子蒙住頭哭了起來。哭過之後，她把這消息告訴幾位關係比較密切的朋友，又告訴了她的表弟羅明，但大家都想不出營救辦法。經過幾天痛苦慌張，她的心稍稍的平靜下來，想辦法找一點錢匯到省城，託人展轉的送交胡手。她自己就天天拖債，沒錢治病，更談不到保養身體，一里一里的瘦下去，咳嗽症也一天重似一天，到黃昏經常的兩頰發紅。

不知誰聽說奎丸可以墮胎，她為這事情考慮了很久，最後決定犧牲肚裏的小生命，把

上千粒的奎寧丸吃下肚去。但藥力只使她嘴唇上起些小泡，眼花，耳鳴，頭暈，心跳，睡了三三天不能行走，肚子裏依然是沒有動靜。身上的衣服一里一里的緊了起來，一里一里的現出形迹，肚皮把旗袍撐飽得鼓騰騰的。還沒有拖延到暑假，她不得不向學校請求休學，並且向同學們和朋友們宣佈她已經祕密的同胡結婚。家庭風聞了她的情形，母親對她又生氣又可憐，想起來就背着人痛哭流淚，父親認為她已經死掉，斷絕了她的供給。幸而羅明兄妹和她的弟弟吳寄芸都十分同情她，每月掙節下一點錢來供給她在北平生活。但就在這樣困苦之中，她還要減低自己的生活用度，不斷的給她的愛人寄錢。到秋風起時，她穿着胡天長留下的一件破大衣，很久不走出公寓一步，越發的憔悴起來，許多隔一個月不見的同學們一看見她都不禁駭一大跳。到晚上息了電燈，她用手撫摸着高高鼓起的光肚皮，感到胎兒在她的肚裏跳動。「他在翻身了，」她想到，「他不愧得我爲他多吃多少苦！」一會兒想到母親，一會兒想到胡天長，一會兒又想到嬰兒的小衣服還沒有預備，就像有刀子在心中割的一般，往往徹夜不眠的哭着想着，枕頭上的淚水冰着她的發燒的臉頰。

冬初的一個雨雪霏霏的晚上，她的肚子打陣的疼痛起來，十分難熬，只好託公寓夥計打電話把羅明找來。羅明連忙把她送到一個小的產科醫院。就在第二天黎明時候，在遠疼痛得昏昏迷迷時候，一個嬰兒呱呱的誕生了。

母親知道她生了孩子，背着父親給她匯來了一筆款子。她得到這筆款子，就僱了個奶媽子照料孩子，自己又入了學校讀書。由於生產前後營養不良，滿月後身體在表面上看來雖然較有起色，但肺病的徵候越發顯著，神經也越發衰弱起來。北平淪陷以後，她因為有孩子累贅，不能夠跟羅明一道逃出；一直到九月初間，才帶着不滿週歲的嬰兒逃到天津，從海道到山東，展轉的回到省城。這時候，省城中的人事情形已經大變：羅蘭在半個月前隨着她的哥哥羅明回了故鄉，寄芸剛剛和一羣同學們過黃河參加了軍隊中的政治工作，許多舊的熟人都散了，留在省城中活動的多半是從平津和上海回來的青年。她費了很大的周折，打聽出胡天長已經在北平失陷後出了牢獄，一出來就馬上過了黃河，奔赴北方。

吳寄萍帶着孩子無處可去，又不能作任何工作。冬天眼看着就要來了，她和孩子都沒有一件過冬的衣服，而新近她發現痰裏邊帶着血絲，夜裏幾乎咳嗽得不能安睡。自從發現了痰中血絲，她像是受了死刑的判決一樣，對於一切都灰心絕望，精神上痛苦非常，惟一的願望是能同胡天長再見一面。她猜想着他可能到了城去，吳寄萍馬上向朋友們借了路費，給小孩子買一件毛衣，自己也製備一件棉大衣，匆匆的趕往了城。誰知她的希望落了空，在丁城不僅沒找到胡天長，並且連他的消息也沒人知道。她在這山城中遇見了許多同學和熟人，大家幫忙把小孩子找一個地方喂養，介紹她參加了一種輕鬆工作。雖說她精神上一時很興奮，但

艱苦的物質生活畢竟不適宜她的身體。過了這個冬天，當了城的草木還不會發青的時候，當小河中的堅冰還不會開凍時候，她只得洒着淚留下孩子，別了同學和朋友，背負着沉重的痛苦回到故鄉，回到一別五年的大別山下。

她父親由母親的苦苦哀求，親戚們的百方解勸，沒拒絕她的歸來，但仍然不能夠對她原諒，看見她總是黑着臉子，也不肯和她講話。她原來滿以為回家來可以安心的休養身心，想不到這個家對於她竟是一個可怕的精神牢獄，給她的只是不可忍受的痛苦，而不是溫暖，平靜和安慰。因此，在家中只住了兩個星期，她就又跑進城來。……

當吳寄萍低頭傷心着往事時候，羅蘭早已把那封信仔細的讀了一遍，仍舊折疊好裝入信封，放進抽屜。又沉默了片刻工夫，吳寄萍聽不見羅蘭發言，就抬起頭來說道：

「我以後絕不再託人打聽胡的消息，也不再抱任何希望。我自己心中比誰都明白，托人東打聽，西打聽，不過是想得到別人安慰，真也滑稽！」

「你何必這樣絕望？」羅蘭說。「中國的戰場是這樣大，從長城以北到長江以南，誰曉得他到哪個地方了？你天天焦急得不到他的消息，他在戰地裏還不是同你一樣焦急！」

「假若他活着，爲什麼連一封信也不給我？」

「他怎麼曉得你逃出了北平？」

吳寄萍嘆一口氣，連連的咳嗽幾聲，走到門後去向痰盂中吐一口痰，又怯怯的向痰上看了一眼；看見沒有紅的，神色稍微的安靜一點，重新坐下去苦笑一下，說道：

「不要再談這無聊的問題了，自己還不知道哪一天死，還掛心着別人的死活！」她隨即轉向黃梅，問道：「你這幾天還着生活怪新鮮吧？」

黃梅點一下頭：「我覺着很興奮。」

「你將來出了講習班打算參加什麼工作？」

「我還沒想過，」黃梅天真的笑着說；「不過我什麼工作都可以作，最好能夠到前線上去。」

「好嘛。我要是身體沒病，也早在前線了，誰高興悶在此地！」

「萍姐，我，你猜我打算怎樣？」羅蘭看着她的表姐問。

「你將來八成到後方上學。」

「屁！我才不到後方哩！」羅蘭把小嘴撇了一撇：「你別隔門縫看扁呂洞賓，認爲我不能夠往前線去！」

「我怕你吃不了那種苦，」吳寄萍笑着解釋說。「縱然暫時可以勉強，但不能夠長久支持，你別把前線幻想成詩的境界。」

「我就不愛聽這樣說法！苦是人吃的，既然別人能吃，我爲什麼就不能吃？」羅蘭又向黃梅望了一眼，不服氣的笑著說：「哼，不見得黃梅比我多長一個鼻子或多長兩隻眼睛！」

吳寄萍笑着說：「有一種植物是在烈日風雨中生長起來的，有一種是在溫室中嬌嫩嫩的生長起來的……」

「我現在不同你們空口說空話，」羅蘭打斷吳寄萍的話頭說，「咱們一騎毛驢兒看賬本，走着瞧」。平凡的生活我早就過厭了，你當我還想回學校讀死書？」

「我倒是滿心滿意的希望你改換生活，」吳寄萍接着說，「也不枉生在這偉大時代。」聽了這話羅蘭高興起來，忙的拉着她說：「所以我希望你早點病好，我們一道出去，去得越遠越好。」

吳寄萍看見羅蘭是這麼天真，和黃梅交換了一個眼色，兩個人都抿着嘴笑了起來。跟着她又想起來自己的不治之症，便陡然心中一酸，收斂了臉上的餘笑，眉頭一皺，感慨的長嘆一聲，把頭垂下去輕輕的搖了幾搖。停一會兒，她抬起頭來喃喃的哽咽說：

「當偉大時代還沒有來到時候，我天天盼望着牠的來到；如今牠來了，我却……」

她又深深的嘆一口氣，苦笑一下，用手絹沾了沾濕潤的眼角。等感情稍微平靜一點，她望着對面屋脊上的燦爛夕陽，像自言自語般的小聲說：

『我近來特別的感覺着生命的可愛，特別的羨慕別人的健康，我要能活到戰爭結束的時候才好哩！黃梅，』她回頭來看黃梅說，『人有種種不同的死法，我都想過。以害病來說，最痛快的其腦充血，栽倒下去便不省人事，或者患惡性瘧疾或狂症傷寒，燒得昏昏迷迷的死去；最痛苦的是害肺病或水鼓之類，一天一天的向死神接近，毫無挽救，直到斷氣的一刻還心中清清楚楚。以被殺來說，最痛快的是在很緊張的戰鬥中被敵人一槍打死；最痛苦的是被逮捕去下在監裏，束手無策的等着割頭。我現在就是命中註定明明白白的等着死，一分鐘一分鐘的熬延時候，感受着別人所不能瞭解的痛苦和悲哀。但是有什麼法子呢？』她啞一下嘴唇，又苦笑一下。

『你何必把自己的病看得這麼嚴重？』黃梅解勸說，『應該把心放寬，少作工作，多休息，慢慢的就會好的。』

『你不懂。』吳寄萍有點兒興奮起來。『我的病只有我自己明白，不可期望的奇迹我絕不期望，難道欺騙自己就可以起死回生不成？』

『我並不叫你欺騙自己；我是勸你多多休息，據說只要好好休養，有一點肺病是不礙

專的。」

「我不是這樣看法。我覺得越是有肺病，越應該加倍工作，拚命工作。」

「爲什麼要故意糟蹋身體？」羅蘭反駁說。

「就因爲我知道活不了多久，所以我才一天作兩天用；如果我再活一年，事實上我就算活了兩年。」

「只要心境放寬，」黃梅勸着說，「好好養病，爲什麼就會死了？」

吳寄萍冷笑一下：「在目前科學昌明時代，像我這樣的肺病當然是可能治好的，不過那要看害在什麼人身上和什麼環境。」

「環境固然要緊，可是你自己……」

不等黃梅說完，羅蘭突然跳到吳寄萍的面前說道：

「萍姐，你這樣糟蹋身體，假若你到快死的時候胡天長回來了呢？」

這一句話說得吳寄萍低下頭去，半天默不作聲，過後斷然一笑說：「傻孩子，那有那麼巧呵！」突然有兩滴眼淚從睫毛上閃了下來，她趕忙用手擦去。黃梅和羅蘭看見一種情形，不敢再勸，心裏邊都有點酸酸辣辣的。羅蘭後悔着自己說錯了話，越發不好意思，就輕輕咬一下嘴唇，向黃梅小聲說道：

「你不曉我萍姐真是把身體不當身體：她已經辦了個婦女識字班，最近還要辦失學兒童補習班，見天早起還要寫長篇小說哩。」

「什麼長篇小說？」黃梅驚奇的問道。

「她不讓我看；大概是寫她自己的生活，裏邊還包含着「一二·九」學生運動。」

「抗戰以後不寫嗎？什麼題目呢？」

「書名子還沒有定。抗戰以後的事情也寫，據說要一直寫到胡天長回來為止。」

「那才有意思哩！」

黃梅的話剛剛出口，只聽院子裏有人笑着叫道：「哈哈，我來作陪客來了！」這聲音裝得怪腔怪調的，把正在說話的兩個女孩子都駭了一跳，和吳寄萍（她已經連二趕三的擦乾眼淚）同時向窗外望去。一望見那位叫着要作陪客的原來是羅明，她們都拍手笑了起來。羅蘭和黃梅歡呼着迎接他，吳寄萍也笑着說道：

「快進來吧，就是等着你哩。」

羅明走進屋來，羅蘭搶着問道：「二哥，誰告訴你說俺們在萍姐這裏？」

「你們以爲什麼事情可以瞞住我嗎？我只要掐指一算，連你們夜間做的什麼夢都可以算得出來。」

「又吹牛！」羅蘭撇撇嘴說，「你一定聽張先生說的。萍姐沒給你下請帖，你自己找來做陪客，不要鼻子！」

「你二哥的鼻子長得很呢，」寄萍說。「只要我有一點請人吃飯的動機，他就風雨無阻，不早不晚的趕來，死皮賴臉的要做陪客。」

「逢天陰下雨，」羅明說，「我自備雨傘膠鞋，淋濕了衣裳與主人無涉。」

羅明說得大家哈哈的笑了起來。吳寄萍因爲笑得太猛，不免又捧着胸口咳嗽一陣。隨後她用手心摸了摸發燒的兩頰，向大家叫道：

「走吧，走吧，我們到杏花村去，別儘管閒扯淡了。」

「萍姐，」羅明不十分相信的問，「你真是要請客嗎？」

吳寄萍回答說：「你要是不信你就走吧，我並不一定要拉人陪客。」

「嘿！萍姐真的請客呢！」羅明像孩子般的叫道，隨即又扭過頭去看着他的妹妹和黃梅說：「你們真是應該感謝我——萍姐本來是無意請你們吃館子，經我這一說，她才決心請了。」

「誰說！」羅蘭說，「萍姐前天就告我她要請黃梅吃頓飯，你還以為是你提醒的。哼，你託了俺們的福，還不感謝俺們呢。」

「你別傻，不是我來提一提，萍姐真不會請你們吃館子。前天也是我向她提的！」

羅蘭急起來，向寄萍問道：「萍姐，你到底是不是因為他的原故才請俺們？」

「讓你二哥瞎吹吧，看他那戴眼鏡，臉面倒不小！」

羅蘭一面嚷着，一面用手指頭在臉上畫着羞羅明。吳寄萍催促道：

「走吧，走吧，再耽擱一會兒我就不請了。」

他們一路說笑着出了婦女會，轉到熱鬧正街上。快要走到杏花村門口，羅明忽然站住說道：「萍姐，我另外還有個約會，不能夠敬陪末座了。」大家起初只以為他是說着玩的，故意都不理，只管向館子裏邊走去，後來回頭一看，見他真的向左邊揚長而去，才覺得奇怪起來。吳寄萍忙趕了上去，在背後叫道：

「明，你搵的什麼鬼？」

「我真是另有約會，」羅明站住脚步回過頭來說，「決不騙你。剛才因為時間還不到，我順便拐到你那裏瞧瞧，並不是真要做陪客。」

「你整天忙得跟火燒屁股一樣，現在又有什麼約會？」

羅明走近來，湊近她的耳朵，咕噥了幾句，她把頭輕輕的點一點，說道：「……」

「你趕快去吧，現在已經是五點半了。」

黃梅和羅蘭都不曉得什麼緣故，暗暗詫異；但因為餛子門口亂哄哄的都是人，也不便詢問，便一道走了進去。

她們選了一個乾淨桌子坐下，要了飯菜，開始用紙花擦着筷子，羹匙和醋碟。黃梅一面擦筷子一面問道：

「羅先生為什麼跑掉呢？」

吳寄萍笑而不答，却拿眼睛向旁邊的桌上睜着。羅蘭也急着問道：

「真的，我二哥為什麼不來了？」

「我告訴你們，你們可不能隨便瞎說，」吳寄萍小聲說道，「他和楊琦……」

「等一等！等一等！」羅蘭忽然用小聲叫起來，「你們瞧，他們三個在那個角落裏坐着

呢！」

吳寄萍和黃梅向羅蘭指示的地方望去，只見林夢雲，王淑芬和魯輝揚，三個人坐在一起吃飯。黃梅想起來昨天晚上的事情，不覺衝口而出的說道：

「真奇怪！他們三個人怎麼會聚在一道？」

「那有什麼奇怪？」吳寄萍淡淡的說，「小林同魯輝揚本來是很接近的，我就看見過小林同魯輝揚好幾次在一道吃小館子。」

「你不曉得，」萍姐，羅蘭說，「現在他們的關係已經變了。」

於是羅蘭把昨晚在花園中看見的新聞悄悄的告訴吳寄萍，她也覺得十分有趣，抿着嘴向小林們望去。可巧林夢雲偶然間轉頭閒瞧，不期和吳寄萍們的眼睛遇在一起，她怔了一怔，隨即臉一紅，叫了起來。魯輝揚和王淑芬聽見小林的叫聲驀一抬頭，也跟着叫了起來。雙方面都快活的笑着，互相招着手，呼叫着，惹得旁邊桌上的客人們都含笑的向他們來回望着。吳寄萍說道，「走，去看看他們吃的什麼。」她隨即她帶着黃梅和羅蘭都跑了過去。

小林們忙着讓他們坐，各人爭着把自己的筷子用紙花擦淨遞給她們請她們吃菜。黃梅和羅蘭都不客氣的檢自己喜歡吃的吃了兩口；吳寄萍因自己已有肺病，不肯使用別人的筷子，又問堂倌另要了一雙夾夾了兩片豬肝焯進嘴裏。

「你們誰的東道？」吳寄萍放下筷子問道。

「我的東道，」小林回答說。「我同王淑芬到同學會去看陶先生，沒碰着，可巧碰着魯輝揚，就請他們一道來吃飯。」

「爲什麼你要請客呀？」羅蘭注視着小林的眼睛問道，嘴角和眼角含着深意的微笑。

「難道請客還一定要有什麼理由麼？」小林回答說；爲躲避羅蘭的眼睛，用手指頭攏了攏垂在額上的蓬鬆短髮。

「請客當然都有理由。比如萍姐今晚上請客，是爲她同黃梅十年不見，所以才請黃梅吃飯，叫我陪。你不請張三，不請李四，偏請了淑芬和魯輝揚；早不請，晚不請，偏在今天請——這裏邊一定有個道理。」

林夢雲臉皮一紅，假裝鎮靜的問道：「你說有什麼道理？」

「你們的事情我怎麼得知道呀？」

「你要是胡說我就擰你的嘴！」小林抱住羅蘭的頸子說，用手作準備擰她的姿勢。「平常我們在一塊兒吃飯不知多少次，難道都有個理由麼？你快說吧，說不出來我撕叉你！」

吳寄萍恐怕羅蘭說話沒輕重，弄得林夢雲和王淑芬下不來台，忙叫道：「蘭，不要混人家，咱們的菜已經端上來啦。」說畢，拉着黃梅就走。小林順勢把羅蘭推了一把笑着說：

「滾吧，滾吧！小羅，我晚上搥死你！」

「看咱們誰搥死誰！」羅蘭說，「從此後你變成一隻孤雁，我反而有黃梅幫助，還能夠怕你不成？」說了後，就得意的逃開了。

林夢雲沒聽清「孤雁」兩字，說：「別興得過火，看黃梅跟我們誰一鼻孔出氣！」

王淑芬和魯輝揚早就心裏邊感到不安，及聽了羅蘭最後這句話，越發像坐在刺蝟的身上。他暗暗的望了她一眼，她也暗暗的望了他一眼，不期四目相遇，都紅了臉孔，低下頭去。林夢雲本來還能夠平心靜氣，經羅蘭諷言諷語的一挑逗，態度上也不像以前自然。幸而她本性和平，能夠遇事忍耐，所以一分鐘過去後又恢復常態，用筷子夾了一塊鮮白的魚肉送到王淑芬碟子裏，說道：

「她們這一混，把咱們的菜也混涼了。」

「等一會兒咱們也去混混她們，」魯輝揚喃喃的說，飄了小林一眼。

「咱們才不去混她們，」小林和王淑芬同時說，「咱們吃過飯快點回學校去。」

那邊桌子上，吳寄萍們一邊吃着，一邊小聲的研究着小林爲什麼請她的情敵吃飯，但總起研究不出來什麼道理。

「別再研究了，」黃梅說，「咱們何必一看戲掉眼淚，白替古人操心，」還是談一談別

的事吧。」她隨即轉過去向寄萍問道：「你剛才說羅先生只說了半截，到底他爲什麼不來？」

吳寄萍向周圍望一眼，小聲說：「爲着你們補習班的事情，他今晚同樣適合請一部份地方紳士，聯絡聯絡感情。」

「是不是又有人在造謠言？」羅蘭關心的問道。

「好像有吧，」吳寄萍藏頭露尾的淡淡說道，「不過我也不大清楚。反正在這個混蛋地方，有些人看見青年就頭疼，看見別人救國就疑神疑鬼，這是不能免的。」

「難道他們甘心作亡國奴嗎？」黃梅憤憤的說，不覺聲音稍大一點，吳寄萍忙給她使個眼色。她伸一下舌頭，又笑着說道：「媽的，真叫人又生氣，又傷心！」

吳寄萍笑了一下：「地方上的事情非常複雜，將來叫你生氣的時候多着呢。」

在她們正談話時，小林已經會過賬，同着王淑芬和魯輝揚走過來向她們打個招呼，回頭就走。她們又繼續吃了一會兒，也離開杏花村，吳寄萍回婦女會，黃梅和羅蘭手拉手回學校去。臨別時，吳寄萍向黃梅說道：

「好好努力。沒有專的時候常來看我！」

黃梅和羅蘭回到學校時候，林夢雲正一個人坐在寢室寫信。她一聲不響的伏在桌上，幾縷短髮鬆散的從髮角搭拉下來，有一縷恰蓋住一邊酒窩。因為她的睫毛又黑又長，臉孔又向下俯着，看不出來她的眼睛表情。但只看她那麼靜穆，竟至連黃梅和羅蘭走到面前也不知道，可知她寫信是多麼聚精會神。黃梅和羅蘭在她面前站了一會子，都不願驚動她，互相交換了一個眼色和微笑，悄悄分開，各人往各人的桌邊走去。黃梅在找火柴時毛腳毛手的碰倒了一隻茶杯子，小林驚得一跳，猛然抬起頭，一看見是她們，隨即又安靜的笑了。

「你們倆跟做賊一樣，」她埋怨說，「回來了也不哼一股氣兒。」

「看你在用心寫信，」黃梅說，「怕驚動你。」

羅蘭一面點燈一面接住說：「誰曉得你在寫什麼信？萬一是一封秘密信，看見了豈不是連俺們也覺得不好意思？」

「你這丫頭今天是瘋了，偏喜歡對我嚼舌頭！」林夢雲站起來捲着袖子說：「小羅，你再說一句壞話我就毆你！」

「好姐，別吹鬍子瞪眼的，我不說了好不好？」

「你隨便說吧，」小林威脅說，「有胆量的隨便說！」

羅蘭笑嘻嘻的跑到黃梅身旁，黃梅以為她是來求救，忙把她摟抱住，誰知她對着黃梅的

耳朵說道：「你看小林的胳膊多好看，又白又胖！」又說：「你看看她那眼，她那酒窩兒，一點不像是生氣樣子，全是裝的！」話沒說完，黃梅和小林都忍不住嗤的一聲笑了起來。

林夢雲三步兩步的跳到羅蘭面前，在她的膈肢窩和腰窩裏亂撓起來。羅蘭起初還一面笑一面求饒，到後來只有笑和喘的工夫，在黃梅的懷裏拚命的滾着，轉着。黃梅把手一鬆，她就順勢溜下地去，鑽在桌子底下蹲着，不敢出來。林夢雲伸手摸了摸她的光嫩的臉頰，又去擰她的耳朵，一面問着：「你還嚼舌頭不嚼？你還嚼舌頭不嚼？」用兩手護着耳朵，一言不答，只顧上氣不接下氣的喘氣。林夢雲怕她惱了，說道：「好吧，饒了你這一次吧。」於是攏了攏頭髮，咬着嘴唇，走回到自己桌邊。半天，羅蘭從桌子底下不聲不響的鑽了出來，半惱半不惱的紅着臉子，含着眼淚，撅着嘴走到小林面前，轉過臉讓脊背對着她，帶着哭聲說道：「再撓吧！再撓吧！你不撓是個狗！」林夢雲起初以為她真的惱了，嚇得不敢挨她；後來看出來她只是像小孩子一樣故意撒嬌，就用指頭往她的腰窩裏輕輕一戳。果然羅蘭的腰一軟一扭，忍不住格格的笑著轉過身子，用小拳頭倒向小林的身上亂打一氣。林夢雲的頭上和肩上挨了幾拳，無處藏躲，只好撲上來將羅蘭的身子和胳膊完全抱住，於是兩個人一起滾在床上，笑做一團。

晚自習的預備鈴剛剛一響，兩個女孩子就從床上爬了起來。林夢雲從床下的箱蓋上取出

來一把小小的牛角梳子，先替羅蘭梳頭髮，然後也把自己的頭髮攏好，又把床上的單子整了一整。把桌上未完成的信放在桌子下邊，她向黃梅和羅蘭問道：

『我們到教室中看書還是留在寢室看書呢？』

原來講習班中對於自習的規定相當自由，不管同學們去教室用功也好，在寢室中用功也好，不加限制。生活指導員和別的先生在各處走來走去，爲的同學們有問題時提出詢問。在自習時間同學們都得看書，不管什麼書都可以，生活指導員只禁止看那些與青年有害無益的書。如果在自習時間寫文章，編壁報，畫宣傳漫畫，或三兩個同學在一起研究問題，生活指導員也都不干涉。所以林夢雲問了一聲，黃梅回答說她要到教室中去，羅蘭却願意一個人留在寢室。林夢雲把要看的兩本書拿在手裏，等着跟黃梅一道。第二遍鈴響了以後，她們肩靠肩的往教室去了。

『小林，你剛才給誰寫信？』在教室坐定之後，黃梅小聲問道。

『給我的弟弟寫信，他跟着學校到後方去了。』

『你的父母在什麼地方？』

『父親在教書，跟弟弟在一道。母親在鄉下住，有時也進城。我們鄉下有莊子，城裏還有生意，所以母親只好留在家裏。』

黃梅本來還想順便問一問王淑芬和魯輝揚的事情，但話到口邊，見朱志剛向她們走來，便趕忙把要說的話嚥到肚裏。

「我今天下午找你們沒有找到，」朱志剛說，「你們到哪兒去了？」

「我們上街了，」小林說。「你找我們有什麼事？」

「下一期壁報的文章不夠，請你跟黃同志都寫篇文章。」朱志剛一面說一面把眼睛轉向黃梅。「星期四集稿，不管寫什麼都好，字數最好在一千字以內。」

「我什麼都不懂，我會寫個屁！」黃梅叫道。「要我有資格在壁報上寫文章，起碼還得一百年！」

「黃同志不要客氣，」朱志剛態度十分誠懇的說。「大家都是學習的，本來都寫不出好東西；據羅先生說你這兩個月看書很多呢。」

「他才見鬼哩！我自來沒有寫過文章，突然提筆，筆像石滾一樣重，自家丟人事小，登在壁報上叫全校丟人事大！」

「別客氣，別客氣。只要讀了很多書，又有生活經驗，還怕寫不出好文章？」

「統共就讀那一堆小冊子，都是生吞活剝的吞下肚去，還沒有理出來一個頭緒，哪就管用？」

「這幾天我們從你的談話中知道你懂的很不少，張先生也是這麼說。」

「別要笑我；真見鬼。我還是四十八里不點燈呢！」

黃梅雖然自認爲不會寫文章，無奈朱志剛誠心實意的懇求她隨便寫一點，小林又從旁幫言，她的「試一試」的興頭便被他們三言兩語的挑動起來。她也曾留心看過學校中和街上的壁報內容，覺得有些文章固然好，有些也極平常，並不放在她自己眼裏。她原來不是一個縮頭縮腦的女孩子，如今既推脫不過，便想了一下，爽快的說道：

「好吧，我試一試，能用不能用我不負責。」

朱志剛見黃梅已經答應，自然是滿心歡喜，忙又向小林求道：

「小林，你也寫一篇好不好？」

「怎麼又輪到我寫了？」

「「能者多勞」，誰要你會寫文章呢？上次你發表的那篇小散文，大家都說好，連楊琦先生也說有屠格涅夫的味道。就照那樣的小散文再來一篇吧，好不好？」

小林的豐滿的臉頰微微發紅，兩個酒窩陷了下去。停一停，她小聲說道：

「我怕寫不好。我寫成以後你替我改一改好不好？」

「好說。我怎麼配替你改文章？」

「我說的是實話。你不答應替我改一改，我就不寫了。」

「好，好，」朱志剛笑着答應說。「你寫好後找楊先生看一看，或者送給張先生看一看，豈不更好？」

「那就不值得。我的文章是見不得人的。你別對我要滑頭，改不改由你！」林夢雲說了後就把嘴唇咬了起來。

「好的，好的。星期四下午交給我。別忘了替我催催黃同志，她的文章你負責。」朱志剛正要走往自己的座位去，林夢雲又叫住他，小聲問道：

「你爲什麼不去請小羅寫文章？」

朱志剛搖着長頭說，「不找她，不找她。她高興的時候，你不找她寫她也要寫；她不高興的時候，你給她作揖磕頭她也不寫。我對誰都有辦法，就對她一點辦法也沒有。」

「我告訴你一個法子，」小林悄悄說，「以後你要是想同小羅辦交涉，不如找楊先生同她說，她對楊先生的話特別聽從。」

「羅先生同她說話響不響？」

「有時響，有時不響，那要看她高興不高興。」

「好的，」朱志剛點點頭，「我去找楊先生去，託楊先生叫她寫一篇文章。」

「現在不必，」小林說，「這兩天因為黃梅來了，她比誰都高興，你自己找她準成。」
「我就怕碰一鼻子灰。好吧，我就去碰一碰試試，不成就拉倒。」

朱志剛與冲冲的走出教室，第二遍鈴聲響了。同學們紛紛的走進教室，亂了片刻才慢慢的安靜下來。過了一會兒，林夢雲看見朱志剛得意的走回教室，忙拿眼睛向他詢問的望一望；朱志剛笑着點點頭，歸了座位。小林也低下頭去，眼光落在書頁上，從嘴角和酒窩邊流出來恬靜的微笑。

黃梅沒有注意到朱志剛回到教室，正攤開一個新買的筆記本子，一面看書，一面將重要的摘記下來。由於大家稱讚，她越發立志要拚命讀書，巴不得一口氣把所有的好書讀完。她本來計劃着遇到好的地方整節整段的抄下來，以備需要參考時隨時翻閱。但過了不久，她開始厭煩起來，因為一則她抄得太急，時常不是漏掉一兩句，便是抄錯字兒，不得不添添改改；二則往往發現一連好幾頁都可抄出，又感到抄來實在麻煩；三則她性子太急，抄了幾段筆記之後，覺得抄筆記太費時間，反不如一氣讀下去較為痛快。一個鐘頭沒過，她就改換了一個新的方法，只扼要的記下大意，寫出心得，不再逐字逐句的死抄原文。讀着讀着，她就隨着書上所寫的亂想起來，想了一陣，忽然噓的一聲把筆記本子撕下一頁，在上面寫下一個文章題目：「農民應怎樣參加抗戰」；又在旁邊注一行小字：「本星期四日下午交稿，別忘

了。」她把這一頁拿在手裏看了看，十分高興，把它夾進書裏，驕傲的微笑一笑，重新看起書來。

在進入講習班的這一個多星期中，她已經同男女同學們混得很熟，同學們都喜歡同她接近。關於王淑芬和魯濤揚的事情，她一直忘記打聽。有一天林夢雲同她坐在寢室裏說閒話，忽然鬼祟的笑着問道：

「小黃，你曉得男同學們對你怎樣批評？」

「見鬼！我管他鶴怎麼批評？他們只愛在別人背後嚼蛆，挑人家眼兒！」

「他們並不是罵你的；你猜猜，你猜猜。」

「我不猜。沒頭沒腦的，猜個屁！」

「你猜猜。」林夢雲搖晃着黃梅的肩膀說：「猜對了我給你買糖吃。」

「是不是說我給發報上寫的文章太壞？」

「不是。是關於你的態度方面的。」

「說我粗野？」黃梅像恍然大悟的說。

「不是。你再猜。」

「阿呀，見鬼！你愛說就說出來，不愛說就讓牠在你肚裏長毛，別叫我平白無故的絞腦。」

汗兒！」

「可是我說出來你拿什麼孝敬我？」

「孝敬你個屁，」黃梅罵道，「不捶你就是好的！」

小林想了一想，扒在黃梅的肩頭上，小聲說：

「他們說你非常可愛……」

「滾你的蛋！」黃梅臉一紅，在小林的腿上擰了一把道。「說正經，他們到底怎麼批評

我？」

林夢雲裝做生氣的樣子說：「是他們說你可愛，又不是我說你可愛；你叫我吧他們的批評告訴你，我還沒開個頭兒，你就動手動腳欺負我，我不說了！」

小林就從黃梅的身邊站起來，撇着小嘴，拉長臉孔，向自己的床邊走去。黃梅立刻站起來追趕上去，攙住小林的肩膀，把她按在床上，說道：

「你說不說？……不說，我就在你膈肢窩裏掏麻雀，叫你這個愛笑的姑娘好好兒過過癮。」說着就把一隻手向小林的膈肢窩裏試着伸去。

「我說，我說，」小林笑着答應說，忙把兩隻胳膊拚命的夾緊起來。「你讓我坐起來說。……把你的手拿過去，最好是別挨我。」

黃梅把小林從床上拉起來，同她膀靠膀坐在床沿上，催促說：「快說吧，我不逼你。確是你自己要是添枝加葉的，小林，小心我叫你笑斷脊梁骨！」

「他們說，」林雲夢用指頭攏了攏垂到眼睛上的頭髮說道，「小羅有小羅的可愛處，黃梅有黃梅的可愛處，你們兩個人的可愛處是不同的……」

「爲什麼把你自己漏掉了？」

「別打岔，你打岔我就不說了。他們說——你可別惱——單看你某一部分，比如眼睛，鼻子，嘴，都並不怎樣好看，但整個看來却很好看。你是健康美，充滿着生命力，面部表現的是大方，能幹。」黃梅，你說他們這批評對不對？」

「對個屁！他們無聊透頂了，拿咱們之同學間開心。你這話是聽誰說的？」

「你別問聽誰說的，反正這是許多男同學的共同意見。」

「好吧，」黃梅說，「等我打聽出是誰說的，我一定要把他的舌頭扳掉！媽媽的，剛才還有一件事情才見鬼呢……」

黃梅臉紅起來，忽然自己覺得呼吸窒塞，從口袋裏掏出來一張已經揉皺的紙條，遞給小林，吃吃的說：

「你瞧瞧，媽媽的真無聊！」

小林接過紙條看了看，問道：「你知道他是誰麼？」

「不敢寫自己真名子，用兩個英文字母代替，鬼才知道他是哪個王八蛋！」

「可是你怎麼得到這張紙條子？」

「怎麼得到的？」剛才我到教室中取我的筆記本子，打開一看，看見了這條子，大概也是才放進去的。」

「你想他是誰？」小林又仔細的端詳着筆跡問道：「是不是沈嵐那傢伙給你的？」

「我也猜是他，除掉他沒有第二個人。他看我這幾天同他還談得來，也時常玩玩鬧鬧，媽媽的就順竿子上來了。」

林夢雲望黃梅的眼睛問道：「說實話，你準備怎麼回答他？」

「不回答。這個條子我留下擦屁股用的，要不也早就撕掉了。」

「他要是再給你寫信呢？」

「不寫他自己真名子我概不回答，」黃梅很乾脆的說。

「他要是寫自己真名子或是親自遞到你手裏，你怎麼辦？」

「放屁！哪有這樣不要臉的人？」

「男同學十個有九個都是臉皮厚得可以挖防空洞的，他們才不在乎害臊不害臊呢。」

「那呀，嚇，遇着我，他們可算是把眼藥吃到肚裏了。」

「你怎麼辦？」

「我乾脆當面告他說，『同志，對不起，我並不愛你。』」

小林格格的笑了一陣：「別吹牛！沈嵐在同學中比較起來是一位刮刮叫的角色，工作能力又好，我看，哼，他真要死皮賴臉的纏着你，你，我不說了……」

「那你才不曉得我的脾氣哩。」黃梅撕着那張紙條子說：「我現在並不需要愛；等我需要的時候，我一定要爭取主動。我要愛就愛，不愛時誰給我磕一百個頭也不成，不信咱們兩個打個賭！」

「當真？」

「誰同你說着玩兒？」

「你真是一個痛快人！」林夢雲十分敬佩的稱讚說。「這樣，才不會吃那沒良心男子的虧哩！」

她彷彿有許多感慨似的低下頭去，眼睛裏泛起來若無若有的稀簿淚水。雖然她像平常一樣的，臉頰上帶着微笑，但那是勉強的苦味的笑，從這微笑中你感不到春風似的溫暖和快活的夢想。黃梅看見小林的神情就猜到八九，忙的拉着她，用手撫摩着她的肥滿柔軟的滾圓肩

時，俯下頭望着她的嫩白的頸後小聲問道：

「你同王淑芬是情敵不是？」

小林的臉一直紅到耳朵後，罵道：「你放屁！我怎麼會同她是情敵？哪一個嚼舌根的這樣說的？」

「我把自己的祕密告訴你，」黃梅嘻嘻的笑着說，「你也把你自己的祕密講一講才是道理。你要是不說，咱兩個從今後涼水開膠，誰也別同誰說一句體己話。小林，」她催促道，「這問題已經在我的肚裏悶了幾天啦，你告訴我，我決不告訴任何人。」

「又是小羅這死丫頭有影沒影的亂造謠言，再不然就是張茵說的！」

「你別管誰說的；我只問你，你從前和魯輝揚的關係好不好？」

「普通的朋友關係。」

「真的嗎？」

「真的。」

「屁，針叫線穿着哩！」

黃梅忍不住把那天晚上在花園中所看見的事情，當時回到寢室中又看見小林的奇怪的神情，以及羅蘭關於這事情的明言暗語，一五一十的直說出來，說得林夢雲低着頭一言不發。

「我同小羅都不明白，」黃梅繼續說，「既然魯輝揚和王淑芬那樣對不起你，你爲什麼還要同他們來往？爲什麼第二天還請他兩個吃館子？」

小林的頭越發低垂下去，狠狠的咬着嘴唇，只不言語。

「講給我有什麼關係？」黃梅搖晃着小林的肩膀要求說：「悄悄的講給我吧，別叫人急得心慌！」

「那你可不能告訴小羅和張茵呵，」林夢雲低着頭小聲叮囑道。

「我決不告訴任何人，快說吧。」

「要告訴別人說呢？」

「我要是牙縫裏走露一個字，讓我的頭髮抄上長疔瘡。」

林夢雲抬起頭來向黃梅臉上看一眼，搖搖頭：

「頭髮抄上沒有長疔的，可見你靠不住。」

黃梅趕忙修正說：「讓我的舌頭爛掉。」

「現在沒有神，你另外賭個咒。」

「我要是不替你守秘密，我是個這麼大的，」黃梅用兩手比做一個盤口大的圈兒，「圓的，會動，生在水裏。」

林夢雲見黃梅說得誠懇，就把她同魯輝揚的關係以及請魯輝揚和王淑芬吃飯的原因，從根到秧，仔仔細細講說一遍。原來她和魯輝揚是小學同學，後來又同在省裏上中學，自來感情都算不錯。魯輝揚曾經好幾次向她求愛，她都沒有接受，倒不是她討厭他，而是她有一個想法，打算在高中畢業後再談戀愛。同到講習班來以後，魯輝揚又向她表示過一次，她回答他：「別無聊，等抗戰以後再說吧。」魯輝揚碰了這個釘子就開始另圖發展，同王淑芬接近起來。他雖然平素對王淑芬並不滿意，但一則爲要報復小林，二則也是急需找一個對象，就顧不了王淑芬的許多弱點。王淑芬向來對工作缺乏熱情，愛睡懶覺，像生鏽的機器一樣，撥撥動動，不撥就停頓下來。張茵給她起一個外號叫「睡美人」，實際上她算不得美；假若把羅蘭比做李商隱的詩，把小林比達西文的畫，從王淑芬的身上就不容易使我們感覺到藝術趣味。不過當少女們剛剛發育成熟，縱然生得不美，只要不過分醜，對青年男性都具有一種神祕的誘惑力量。何況王淑芬同人說話時兩隻眼睛懶洋洋的，半睜不睜，帶着三分睡意，二分媚態，自然也相當的能招人愛。遇見魯輝揚向她追求，王淑芬實在是求之不得，於是水到渠成，很快的就祕密幽會，發展到那天晚上的那樣關係。林夢雲對於魯輝揚和王淑芬的接近，從一開始就注意到了，不過他們的戀愛是那樣容易成功，魯輝揚是那樣決心愛王淑芬，却完全出乎她意料之外。

那天晚上回到寢室之後，林夢雲本來傷心得真想痛哭，寫完日記睡到床上，左思右想，心中像一窩亂麻一樣。有時她想原是她自己拒絕了魯輝揚，並不是魯輝揚背叛了她；又想着現在許多人向她追求，像魯輝揚那樣的對象有的是，只要她想接受別人的愛，決不會缺少好對象，這樣一想，反覺得剛才的傷心有點不必。但過了一會兒，她依舊忍不住傷心生氣：傷心的是人事變化太快；生氣的是王漱芬明曉得她跟魯輝揚關係很密，不應該趁火打劫，全不顧素日情誼。想了半夜，她認為最好同魯輝揚和王漱芬之間不要露出來一點裂痕，免得別人在背後胡造謠言。第二天她拉着王漱芬往同學會去玩，正遇見了魯輝揚，她忽然想道：「好吧，要大方就大方到底，讓他們自己慚愧！」在那次吃館子的時候，她心中還壓着難言的痛苦；但過後不久，她原諒了他們，就慢慢的完全平靜了。

『要是小羅，』林夢雲報告完這段故事後又說道，『她一定恨死他們，絕不會像我一樣的原諒他們，反過來還請他們去吃館子。』

『要是我，』梅黃接着說，『我也許會原諒他們，但是不會請他們去吃館子；也許……』林夢雲忙用肘尖碰了黃梅一下，把她止住。跟着，羅蘭匆匆的跑了進來。

『嚇！你們在說什麼體己的話，』羅蘭說道，『鬼鬼祟祟的，我一來就不說了？』

『爲什麼不說了？』林夢雲回答說，『當然不說，怕你聽見了還想聽呢。』

「你們到底在咕嚕什麼？」

「你真想知道麼？」

「當然想知道知道。」

林夢雲拉着羅蘭的手腕說：「我們正在研究你愛誰，你就來了。」

「討厭！」羅蘭奪回手來，拉下臉孔說：「好話不背人，背人沒好話，就知道你們狗嘴裏吐不出象牙！」

羅蘭走回到自己桌邊，端起瓷茶壺倒了一杯冷開水正要往肚裏灌，林夢雲趕忙着大聲叫道：

「小羅，不能喝！不能喝！」

羅蘭怔了一怔，笑着說：「不礙事，我常喝涼茶。」

黃梅也跟着說道：「喝冷開水怕什麼？俺們鄉下人沒有開水，渴的時候用手捧着泉水瀉個飽，也沒見幾個人肚子疼，出毛病。」

「你不曉得，」小林用笑眼望着她，低聲說：「她身體弱，有警報不能喝冷水。」

「別搗亂，」黃梅不相信的說，「真有警報嗎？」

「你問小羅，可不是真有警報？」

黃梅跳起來，跑到門口，拉長頸子向外邊聽了聽，走回來罵道：

「見鬼！又沒有敲鑼，街上又沒有人跑，學裏也沒有一點動靜，哪有警報？活見鬼！」
林夢雲和羅蘭兒黃梅真不懂這一個特殊術語，都大聲的笑了起來。笑了一陣之後，小林湊近黃梅的耳朵咕嚕幾個字，黃梅也忍不住笑了起來，並且罵道：

「我以為真有空襲呢！我真是鄉下佬，心就不會轉個過兒，老實得跟傻子一樣！」
「我們的術語多着呢，」羅蘭說，「再過幾天你就跟着學會許多了。」

「可是你們把新名詞也用得刁鑽古怪！什麼『警報』，還不如『月刊出版了』叫人倒容易明白！」

於是三個女孩子嘻嘻的笑了一陣。

「小林，你真是一個細心人，」黃梅又說道，「別人身上的事情你竟能留心記着，將來見了丈夫還不知是怎樣體貼溫存呢！」

「我要縫你的嘴！」小林罵道。「嚇，過幾天我恐怕連男同學都要受你欺負哩！」

黃梅只看着小林的酒窩噙噙的笑着，並不還嘴，看得林夢雲不好意思起來，臉皮一紅，轉過去望着羅蘭說：

「還是小羅好，黃梅有時候就不像一個女孩子！」

羅蘭忙接着說道：「好姐姐，我剛才跑了好些地方，累得喘不過氣兒來，你到廚房去給我弄點開水來好不好？我這裏有好茶葉子，弄來了咱們都喝。」羅蘭又連叫了幾聲的「好姐姐」，瞧出來林夢雲沒有拒絕的意思，忙把壺裏的冷開水倒到洗臉盆裏，拉開抽屜，從一個紙盒裏取一撮茶葉子放到壺裏，又舉起手來行個軍禮。

「好姐姐，」她又用可憐的嬌聲要求說，「積積福，行行好，我喉嚨裏在冒火呢。」

「這姑！得不得一句好氣兒，」小林笑着說，「得了一句好氣兒就老母豬吃高粱，順着桿子上來了。」

「好姐姐，快去吧，我以後也給你拿開水！」

小林拿起來茶壺說：「用着人時嘴頭上跟抹了蜜一樣，用不着人時巴不得嘴頭上插兩把刀子！等着你伺候別人，除非太陽打西方出來！」

林夢雲正要走出寢室，黃梅小聲咕嚕道：「下一輩子我要是託生成一個男的，一定要小林做太太……」

「黃梅你說什麼？」小林一脚門裏，一脚門外，回頭來罵了一聲，向黃梅瞪一下眼睛，又說：「你看我不敢把茶壺摔你頭上！」隨即咬咬嘴唇，一扭頭笑着跑開了。

黃梅又想把小林剛才告訴她的那一段諸客祕密，告訴羅蘭知道，又怕羅蘭知道後會在別

人面前當笑話傳播，心裏急得像有幾條虫子在蠕動着的一樣，一個人笑了一會兒就走到羅蘭的身邊說道：

『我告訴一件新聞，你可得守祕密，不能夠告訴第二個人知道。』

『什麼祕密？怪道你一個人嗤嗤的笑了半天。快說給我聽聽！』

『你可不能告訴別人呵，』黃梅不放心的叮囑說，『傳開了小林就要惱我囉。』

『快說吧，什麼時候你見我在別人面前傳閒話？』

黃梅把剛才小林告她說的話重述一遍。羅蘭也聽得津津有味，不住的點着頭，黃梅每說一句，她就用鼻腔嗯一聲。正說話間，林夢雲端着茶壺走了進來，一看見她們的鬼崇樣子便心中明白。黃梅趕忙笑嘻嘻的離開羅蘭，向羅蘭擠着眼睛。林夢雲把茶壺往羅蘭的桌子上放，說道：『你們在說我麼？』黃梅和羅蘭只是笑着，不答言，小林又用威脅的口氣向黃梅說道：

『好吧！我有我的辦法，你以為我不會說出你的祕密？』

『我自來沒有祕密，』黃梅滿不在乎的說，『你只管說吧，免得我自己說話費事。』

『你真諱我向小羅說麼？』

『爲什麼不可以說呢？又不是什麼丟人喪德的事情，讓大家知道也怪有趣的，你以為我

怕你說麼？」

「不害臊的！」小林撇了撇嘴，又說道：「你剛才賭的咒就不當了麼？」

「我賭的什麼咒？」

「你說你要說出來一個字，你就是這麼大——」小林也用兩隻手比了一下，「圓的，會動，生在水裏。」

「那是荷葉。好，我就算是荷葉吧。」

「放屁，是老鯊呢！」

小林又是氣，又是笑，揚着巴掌向黃梅撲去。黃梅抓住她的一隻手腕把她推到羅蘭身上，又輕輕的擰了一下她的臉頰，大笑着逃出寢室。

黃梅逃出了寢室以後，羅蘭就立刻向小林打聽她到底有什麼祕密。小林起初不肯說，但經羅蘭再三追問，只好把沈嵐給黃梅寫了一張紙條的事情簡單的說了出來。羅蘭聽了她們兩個的戀愛新聞一方面感到有趣，同時心裏邊起一種悵惘與空虛之感，到晚上又失眠了。

一連幾天，羅蘭總是像有沉重的心事似的，特別的愛好孤獨，常常的默默凝思。在早晨你看見她的床舖收拾得整整齊齊，下午再看時便常常枕被零亂，分明是她白天一煩惱就蒙頭睡覺，起來後又悶懣懣無心收拾。有一天她睡過午覺醒來，屋裏靜悄悄的只有她一個人，虛掩着門，一道陽光從門縫間斜射進來。她覺得渾身軟綿綿的，想坐起來又似乎沒有一把勁，於是連打了兩個哈欠，伸個懶腰，揉去了眼角淚水，心緒茫然的在床上繼續躺着，望着那一道黃澄澄的陽光出神。她起初只是無聊的閒看着無數的細微的灰星兒在陽光中不住的浮沉漂流，誰知看着看着，竟忽然想到了人生問題，覺得人生也不過像這些灰星兒一樣，有無數的人不會被陽光照臨，又有無數的人生活在陽光之中。但即讓生活在陽光之中，也不免有點空幻；因為這陽光並不能永遠照臨，她本身沒有一刻不在變換着位置和光的強弱，過不了幾個

鐘頭就得從門縫消逝，跟着而來的是黃昏的暗影和悠悠的長夜；縱然明天陽光再來，但漂浮在陽光中的灰星兒却不知經過幾次聚散，變化，新的一次一次的代替舊的，而舊的到底命運如何，是繼續在空中漂泊呢還是沉淪下去，就不得知道。再者，這無數灰星兒當陽光照臨時，看起來十分的幸運，活躍，但仍然不停的忽聚忽散，忽南忽北，忽然沉落，忽然浮起，忽然被一絲微風驚擾，紛紛的滾入暗處。不僅是人生如此，就連整個宇宙的變化說來，何嘗不是一方面看來是實實在在，一方面不免有點兒空幻？所謂星雲，和無數的灰星兒比起來，不也是很相像麼？至於人與人的關係，一切愛情，友誼，同志，家庭，也沒有不是在捉摸不定中不住變化。生活好像做着一場夢，將來夢醒時，回頭一想，不過多增一點兒悵惘和空虛之感而已。想到這裏，羅蘭心亂如麻，不覺輕輕的嘆口長氣。

過了一會兒，她懶洋洋的從床上坐起來，又出了半天神，才穿上鞋跳下床去。把被子隨便一疊，往床頭上邊一撩，然後把房門打開，端着盆子往廚房走去舀水。經過教室前邊，她看見黃梅和林夢雲正同着一羣男同學在一起高談闊論，她沒有向她們招呼，她們也沒有注意到她。她端着水回到寢室，洗漱畢，偷偷的打開床下放着的手提皮箱，拿出來上等的香粉抹在手心，趕忙把香粉盒放回原處。坐在桌邊，對着鏡子，她生怕別人看見，連二趕三的把香粉搓在臉上。搓過之後，怕露痕跡，她又用乾毛巾仔細的擦去了粉多地方，使粉色同肉色分

不出來。然後，她又向手心中滴一珠清水，將餘留的香粉溶化，把兩隻手抱在一起接吻一陣。她久久的欣賞着鏡中的美麗面孔，微微突現着兩個小乳房的少女胸部，和兩隻柔靱白嫩的玲瓏小手，好像欣賞一件名家的彫塑或繪畫，感到一種十分滿足的快樂。但繼續的欣賞下去，她不由的雲天霧地的幻想起來：一會兒她想像着將來的戀愛生活充滿着幸福和神祕，一會兒又把自己想像成一位傳奇故事中的薄命才女，經歷着曲曲折折的不幸遭遇。因此，她忽一陣臉頰飛紅，嘴角含笑，呼吸短促，心頭狂跳，忽一陣眉頭緊皺，眼睛裏汪汪含淚，不由的輕嘔嘴唇，心中嘆息。她這樣對着鏡子胡思亂想，足足出神了半個鐘頭，才被一陣脚步聲驚醒，慌忙推開鏡子，站起身來。

「小羅，」林夢雲在窗外叫道，「已經上課了。你難道沒有聽見鈴聲嗎？」

剛才曾經從她的窗子外搖過兩遍鈴，不過鈴聲都是在遼遠的曠野中響着一樣，她不會感覺到同自己有什麼關係，聽過後也就忘了。如今被小林一叫，她恍然想起，趕忙尋找鉛筆和筆記本子，並且掩飾說：「我以為楊先生出去了。」說着就跑到寢室，隨林夢雲一道往教室匆匆走去。

楊琦和羅蘭的哥哥羅明是大學同學，且係表提之交，情感極好。他多才多藝，尤其對文藝和繪畫修養很高，偶然也寫一首詩或一篇小說在報上發表。近一個月來，羅蘭自己也不知爲什麼特別的覺得他可敬可愛，連一點細微的動作都比別人的多帶有幾分意味。她看見所有的男先生和男同學總覺得順眼的很少，卽讓是順眼的也不免有許多使她不能夠滿意之處；只有楊琦在她的眼睛裏是一個找不到缺點的人，卽讓有一二缺點，不是微小得無足掛齒，便是反因這點更增加他的可愛。一天不見楊琦，她覺得生活中像缺少了什麼東西似的；見了楊琦，她又儘可能的躲避着他的眼光，故意裝做一種極疏遠的冷淡神氣。她常常起許多幻想，近來特別愛幻想着神祕的戀愛生活，充滿了詩的場面。而每次幻想時候，她都把楊琦想像成她自己的戀愛對象，把全部愛情都灌注這個影子上面，彷彿她同他真是在戀愛一樣。可是楊琦一點也不知道他在被羅蘭愛着，一向只把她當做妹妹看待，對她特別的關心罷了。

羅蘭隨着林夢雲走進教室，楊琦已經站在講台上，擺開他的講授大綱了。他看見林夢雲和羅蘭進來時把話停一停，含笑的看着她們坐定之後，才開始講起課來。他這一堂講的是怎樣做宣傳工作，講得津津有味，頭頭是道。起初羅蘭低着頭專心聽講，一面聽一面記着筆記，後來她覺得楊琦不時的拿眼睛看她，她的心就不能專一起來。她不敢看楊琦的眼睛，但又忍不住渴想看她。每每趁着自已抬頭或轉臉時候，或趁同學們發問或發笑時候，她誠心想

虛的向他的臉上偷飄一眼。他偶然和楊琦的眼光碰在一起，她便趕忙低下頭去，久久的不再抬起，心中又害怕又蕩漾着幸福滋味。她不能安心的記筆記，甚至連楊琦在講些什麼，同學們問什麼問題，爲什麼忽然發笑，她一概沒有留心。楊琦在講課時愛說「所以」，這差不多成了習慣，動不動就「所以」一下。羅蘭雖然不能專心一意的聽他講課，却從不會打耳膜上滑掉過一個「所以」。這一個詞兒對她特別有趣，也特別容易鑽入腦子。每逢楊琦在講台上無意中說出來一個「所以」，她就像有意又像無意的記一個「所以」在筆記本上；當沒有一個「所以」出現時候，她就在本子上畫着圖畫。羅蘭有一種天生的繪畫才能，雖然她沒有學過繪畫，但只要高興，她可以三筆五筆畫出來一個人的頭部，輪廓和神氣差不離兒。她現在心不在焉的在本子上隨手胡畫，畫滿了大半頁子，不提防被旁邊坐的小林看見，對着她悄悄的笑了起來。她嚇了一跳，向小林望了一眼又看看自己的筆記本子，發現自己在本子上畫了許多雙姿勢不同的穿着皮鞋的脚。羅蘭臉一紅，勉強對小林笑了一下，立刻把那頁子撕下來，變成紙蛋兒，拋到地上。但又怕別人拾去，忙又彎下腰檢了起來，裝進口袋裏邊。從地上檢起來紙蛋兒時候，順便偷偷的向楊琦的臉上飄了一眼，看見楊琦注意到她的舉動，她心中一虛，以爲楊琦什麼都看清楚了，立時羞得連頸子也紅了起來，心口通通的跳個不住。

下課時候，羅蘭巴不得搶在頭裏一步就逃出教室，但一見楊琦匆匆的下了講台向門口走

去，她只好索性慢走，免得和楊琦碰在一起。誰知楊琦走到門口，許多同學把他包圍起來，七嘴八舌的問着地方上新近發生的問題，本來沒有什麼可問的同學們因愛聽楊琦說話，也圍上來湊熱鬧，把教室門口擁擠得水洩不通。羅蘭掛着黃梅的一隻胳膊站在外圍，黃梅每次要用力往中心擠去，都被她死命拖住。等楊琦走掉以後，黃梅埋怨她說：

「要不是你拖着，我也好擠進去問一個問題。」

「啼，有什麼問題可問？」

黃梅把眼皮眨了眨，笑着說：「是的，也沒有什麼要緊問題，不問也可以。」

她們同走進女生的宿舍院裏，林夢雲從後邊趕了上來，撲在她倆的肩膀頭上問道：

「小羅，我要告訴楊先生說，你在堂上不用心聽講，只記他的『所以』，畫他的脚……」

「討厭，」羅蘭臉一紅，扭回頭來照小林的身上打了一拳。「你再多瞞我就永遠不理你！」

「那麼你們都看着我畫的這一張好不好。」小林興致勃勃的跳到黃梅和羅蘭前邊，攤開自己的筆記本子說：「我看見小羅畫楊先生的脚，我就畫他的頭，你們看我畫的像不像？」

黃梅和羅蘭看了後都說不像，急得林夢雲用鉛筆指着楊琦的頭髮問道：

「這一點也不像嗎？」

「頭髮倒有點像；」黃梅把筆記本子奪在手裏端詳着說，「只是別處都不像，眼睛倒像你自己的。」

「她怎麼能畫像呢？」羅蘭說，「你想，她畫楊先生的時候不曉得在想着誰個，怎麼能畫像？」

林夢雲裝做沒有聽懂她的話，要過去筆記本子，孩子氣的笑着跑進寢室。黃梅因為張茵叫她，就跟着張茵一道往花園走去，把羅蘭一個人留在宿舍院中的芭蕉旁邊。羅蘭孤孤伶伶的沒個伴兒，覺得十分無聊，不願找人談話，也不願走進寢室，心緒茫然的釘在芭蕉跟前，望着巨大的綠葉出神。第二堂的玲聲響的時候，她知道張克非這一堂因事請了假，所以她一動也沒有動，繼續着出神下去。聽見林夢雲在寢室中小聲唱着「松花江上」，她心中越發增加了說不出來的淒涼滋味，彷彿預感到她自己將來也不免要失去家鄉，含悲忍苦的一年年在天涯流浪漂泊。一面聽一面幻想，一面無端的傷感起來。她嘔一下嘴唇，吁一口氣，隨即左手捧着芭蕉，在上面寫着一首小詩；剛寫了一半忽然後悔，趕忙用鉛筆塗掉。但是她的感情非常激動。雖然她把芭蕉葉上的句子塗掉，却在肚子裏反覆背誦着這一首偶感之作。背誦了幾遍之後，她默默無言的走回屋去，從抽屜裏拿出來一個精緻的小本子，把這首小詩記下。但

是她寫出之後，發現句子還缺乏好好錘鍊，又改了幾個字。過一刻又看了看，越發的覺得通篇都不滿意，就突的把那頁扯了下來，撕得粉碎，拋到桌下。林夢雲向她望了一眼，沒有做聲，繼續埋下頭去細心的抄寫新歌曲，但不再敢唱出聲來。

羅蘭從來不記日記，偶而有什麼感觸時就在一個精緻的小本子上寫下幾句，也許是一首小詩，也許是一段散文。這個小本子封面上題着「烟雲錄」三個字，從不肯讓人翻看。如今好端端一個小本子因為她無情無緒，撕去一頁，看着又是心疼又是生氣。她拿着小本子在桌上輕輕的拍了拍，悻悻的彎下身去放進床下面的小箱裏邊。

她拿起來一本書，歪在床上，看了幾頁，書從她的手裏落了下去。坐起來伏在桌上，面前攤開一疊白信紙，握着筆想了一會兒，覺得無聊，又把筆和信紙放回原處。她用一隻手支着腮巴，久久的，久久的，凝視着窗外海棠，一動不動，眼也不眨，不瞬，像一個石人兒似的，只鬚角邊幾根柔細髮絲偶然有些兒飄動。

羅蘭正對着窗外的海棠出神，有一個叫做陳維珍的女同學拿了一把鮮花跑進屋來，向她叫道：

「羅蘭姐，我給你採了一把鮮花，你看多好看！你那瓶裏的花子早就敗了，我替你換上好不好？」

陳維珍說着就要去把瓶裏的殘花拔掉，羅蘭照她的頭頂上輕輕拍一下，笑着說：

「慢一點兒，別冒冒失失的，小心把瓶裏水灑到別處！」跟着又問道：「維珍，你從哪兒採來這些野花？」

「咱們學校後門外不是有一片空地嗎？」陳維珍快活的說，「那兒有許多野花，自來就沒人注意。剛才我看見楊先生一個人拿本書在空地上散步，好像有什麼心思似的，我跑去閒看看，看見了許多野花開得真好看，便採了一把回來。這幾朵紅的是楊先生替我採的，你看，是映山紅呢。」

「你爲什麼自己不要？」

「我沒有瓶子。再着，我也懶得天天換水，不如送給你好。」陳維珍嘻嘻的笑着，拿着花瓶說：「好吧，人情要做做到底，我替你去換瓶水去。」

「多謝你。明天我給你買糖吃。」

等陳維珍拿着花瓶子和拔掉的一把殘花跑出寢室，羅蘭微微的笑着把這一把新採的野花

放在鼻尖聞了一陣。當一朵映山紅挨着嘴唇時候，她心中一動，臉皮一紅，立刻把花子從鼻尖和嘴唇上拿開。隨後她轉過身去，向林夢雲問道：

「小林，你看這一束花子好不好？」

「我剛才已經坐在這兒看了半天了，」林夢雲抬起頭來溫柔的笑着說，「你以為我還沒有看見呢。」

「你看很好看吧？」

「很好看。你愛哪一種顏色的？」

「我愛——」羅蘭忍一下，終於說道：「我愛紅色的，像火一樣的燃燒。」

「你說話跟做詩一樣……」

羅蘭趕忙截住她：「那麼你喜歡哪種顏色呢？」

「我喜歡那種白的和黃的，不，紅的也好；我全都喜歡。」

「屁！」羅蘭把嘴一撇，笑了起來。一會兒，她又感慨的說道：「都是草花子，雖然很好看，可惜不能長開。」

正說着，陳維珍與致致的拿着花瓶子跑進屋來。羅蘭把花子插好，把花瓶放在原處，欣賞了一會兒，拉着陳維珍的手說道：

「等這一把花子開殘時你再給我採一把好不好？」

「當然可以；不過你拿什麼報答我呀？」

「我說過給你買糖吃。」

「不稀罕，」陳維珍扭一下身子說。「你另外想一想我需要什麼。」

「好，讓我想一想。」

羅蘭想了一下，自己未開言先忍不住笑了起來。對着陳維珍的耳朵咕囔幾句，陳維珍沒有聽完就兩頰飛紅，罵了一聲「混蛋」，照她的大腿上打了一拳，從寢室中逃了出去。

「陳維珍你別跑，」羅蘭向窗外叫道，「我同你說一句正經話，快回來！」

「我沒有聽見，」陳維珍一面跑一面回答說，「說給我的壞話都算說給你自己的。」

「你對着她的耳朵說的什麼話？」林夢雲插嘴問道。

「你猜猜？」

「反正不是好話，俺也不猜牠。」

林夢雲咬着嘴唇，微微笑着，低下頭去繼續抄寫起來了。羅蘭自己也不知這一刻爲什麼滿心喜悅，只想同人說話，只想笑。她看林夢雲沒工夫同她閒扯，便只好看看花含笑不語。嫩紅的小嘴唇像一朵春雨後迎着曉日似開未開的玫瑰花蕾。停會兒，她把花子又開了開，把

桌上洒的水珠擦乾淨，又坐下去對着那一枝杜鵑花想着心事。

從教務處的前邊傳過來一陣同學們的歡快的叫嚷聲，把羅蘭的沉思驚醒。她回過頭去向林夢雲望了一眼，見小林也已經抬起頭來，酒窩微動，睜着一雙虎靈靈的大眼睛，傾聽着從教務處傳來的叫嚷和笑聲。她們還沒有聽出來是什麼事情，忽有一陣腳步聲匆匆跑來，隨即看見黃梅穿着一身草綠色的新制服跳進寢室。

「你們看，你們看，」黃梅笑着說，「我像一個軍官不像？像一個政工隊員不像？我這制服穿上合適不合適？……」

林夢雲和羅蘭沒有回答，都跳起來抓住她問道：

「俺們的制服呢？俺們的制服呢？」

「見鬼！」黃梅叫道，「你們的制服你們自己不去拿，還等了環僕女們送來不成？」

「哎，俺也去拿俺的制服呀，」小林叫了一聲，歡天喜地的跑了出去。

「小林！小林！」羅蘭趕到門口叫着，「把我的也帶回來！」

黃梅在房裏一邊照着鏡子。一邊急急的問着羅蘭：

「快看我的制服合適嗎？合適嗎？……」

另外的三個女孩子——張茵，王淑芬和陳維珍——都帶着各自的制服從教務處跑回來，在隔壁的房間裏嚷着，笑着，試着制服。她們換上制服以後一擁擠跑到黃梅們這邊，同時小也抱着制服回來，於是六個女孩子聚在一起，你拉我碰，嘻嘻哈哈，咕咕呱呱，快活得像要造反似的。大家鬧了一陣，陳維珍拉着王淑芬往教務處跑去；張茵忙着幫小林換上制服，又來到黃梅身邊，向她身上左右前後端詳一遍，像倒水瓶似的笑了起來。

「笑什麼？笑什麼？」黃彬問道。「好同志，好茵姐，快替我拉一拉衣服後襟。你看，我的制服好像是不很合適，媽媽的真氣人！……」

「你爲什麼不把裏邊的長衣服脫掉？」張茵強抑制着笑容問道。

「啊？」黃梅怔了一下，自己也笑起來：「媽媽的，怪道我覺得不合適，原來大衫子忘記脫下來，還在裏邊掖着呢！」

她一面笑着，一面解制服扣子。林夢雲望着她說道：

「看你急的，別把制服扣子都扯掉了！」

黃梅匆匆忙忙的把制服脫下，脫掉掖在裏邊的大衫子，重新把制服穿上，向鏡子裏望一眼，顧不得再合適，拉着茵就往外跑。張茵笑着罵道：

「江邊沒有愛人等着你，小心一筋頭把門牙磕掉！」

「黃梅真是，」林夢雲望着黃梅和張茵的背影說，「穿上軍裝就高興得跟得了荆州一樣！」

「她生成是一匹野馬，」羅蘭接着說，「將來真打起游擊來，那她才不知道怎樣高興哩。」

林夢雲看見羅蘭仍舊穿着花旗袍，感到很奇怪，問道：

「你怎麼不穿上試一試？」

「我剛才比了比，還合適。」

「快穿上，」小林催促說；「穿上，咱們也往教務處去瞧瞧去。」

「我不穿，」羅蘭說。「走，咱們去瞧瞧黃梅在幹什麼。」

「你爲什麼不穿？大家都穿起來不是怪好玩兒的？」

「怕麻煩。等我高興的時候我自然穿了。」

「那麼我也不穿了，」林夢雲猶豫說：「穿上新制服出去，那些男同學看見又要拍手哩。」

「噫！黃梅和張茵都不怕，你怕什麼？」

「不是怕；我不愛同他們打打鬧鬧。」

林夢雲果然把制服脫了下來，換上淺藍色陰丹士林布旗袍，用手把頭髮攏一攏，拉着羅蘭往教務處走去。誰知同學們已經從教務處門口散了。林夢雲和羅蘭在教務處門口找不到黃梅和張茵們，又廝跟着往別處找去，終於在運動場上碰在一起了。

黃梅和張茵正同三個男同學站在秋千架旁邊抬槓。男同學們故意說女人不能夠打游擊，上火線，只應留在後方工作，最好是下廚房，養小孩，把黃梅和張茵氣得只罵他們是封建餘孽和法西斯反動思想，吵嚷得臉紅頸子粗的。陳維珍畢竟歲數小，不管男同學們怎樣故意的說出侮辱女性的反動理論，她只一心一意的打着秋千。王淑芬懶洋洋的看着陳維珍打秋千，彷彿沒有聽見有人在旁邊抬槓似的，臉孔上帶着困倦和漠然的表情。一看見林夢雲和羅蘭走來，黃梅覺得又多了兩個幫手，越發的興奮起來。秋千架邊只聽見她一個人的說話聲音，那三個男同學和張茵反而望着她嘻嘻笑着，插不上嘴來。

正抬槓間，那位叫做魯輝揚的男同學忽然從籃球場上把籃球猛力的投了過來，恰恰打在小林的腿上；幾乎把她打個前栽。羅蘭一看是魯輝揚打來的，首先拍着手笑了起來。旁邊的

三個男同學也跟着拍起手來，並且有一個還笑着說道：「打得巧，打得巧。」王淑芬向魯輝揚看一眼，又回頭來望着小林笑了一下，笑裏邊別有深意，好像說：「哼，在我面前鵝的什麼鬼呀！」林夢雲臉通紅，抬起頭向魯輝揚說：

「魯輝揚，你真討厭！」

魯輝揚本來想把籃球往秋千架邊一投，把大家叫過來一塊兒玩，沒想到會打在小林身上，偏偏又遇着王淑芬在旁邊站着，使他加倍的不好意思。他忙的走過來向小林陪着笑說：

「對不起，對不起，我真是無意……」

一句話沒有說完，黃梅已經拾起球來向面前正笑的一位男同學的胸口打去。只聽咚的一聲，球又從那位男同學的胸脯上碰回家，在他的新制服上留下了一團浮灰。那位男同學向黃梅叫道：

「小黃，你爲什麼打我？瘋了麼？」

「你們都看小林好欺負，」黃梅說，「我就愛打不平！」

「你爲什麼不敢向魯輝揚打去？」

「反正你們男同學都是一鼻孔出氣，不管打誰都一樣。」

男同學和女同學都笑了起來。張茵指着被打的男同學說道：

「剛才小林挨了一球，你連聲說『打得巧』，這一回打的巧不巧？」

「這不算巧，」被打的男同學回答說，「因為離的太近。」

「好，我就離遠一點兒。」黃梅又拾起球來，向後跳了幾步，回頭說：「你要我打你頭呢還是打你身子？」

「打身子！」男同學回答說，「反感到十分快活。」

黃梅用力的把籃球投過來，却被那位男同學用右手輕輕一接，挽在懷裏，又一轉身傳給魯輝揚，於是三個男同學和魯輝揚都笑跑到籃球場裏。張茵，黃梅，小林和羅蘭，看陳維珍打會兒款手，也來到籃球場邊。黃梅和張茵遇着機會時抓住球擦一擦，有時男同學們也把球傳給她們。林夢雲剛才被魯輝揚誤打了一球，經男同學們拍手一笑，特別是王淑芬對她的諷刺神氣，弄得她一肚子說不出的煩惱。但二則怕使魯輝揚臉上難堪！二則怕別人背後說三話四，她只好站在球場邊微笑着看別人打球。如果球滾到她的跟前，或同學們特意把球傳給她，她就彎下腰去，從地上把球拾起來，遞給張茵或黃梅。有時她拾起球來，遲疑一陣，忽然咬着嘴唇，用力一拋，但因為她腰軟手軟，又忍不住笑，只能拋三四丈遠，比頭頂高不了多少。黃梅和張茵看着她擦球就嗤嗤笑着，不然就故意的逗她發笑。有一次她剛剛要把球向外拋，因為自己一笑，手一鬆，球從手裏落到地上，滾到張茵的腳背上邊。

「小林，」黃梅學着小林的姿勢說道，「你一定是吃豆腐長大的，不時爲什麼那麼胖那麼軟呢？」

「她的骨頭是棉花做的，」張茵糾正說，「不信你摸一摸她的胳膊跟手指頭。」

林夢雲滿臉鮮紅得像熟透的蘋果似的，笑着說：「你們就會拿着我開心，有胆量爲什麼不惹小羅呢？」

「小羅像一朵帶刺的玫瑰花，」張茵望着羅蘭說，「看着好看，聞着噴香，就是不敢用手去摸。」

「討厭！我什麼也不是！」

羅蘭似惱非惱的罵了一句，隨即把嘴一咕啣，低着頭迅速的走開了。張茵，黃梅，林夢雲，三個女孩子都怔了一下，互相交換一個微笑，拿眼睛送着羅蘭的背影出了角門。

「糟糕，」林夢雲伸一下舌頭，小聲說，「小羅生氣了。」

羅蘭一路走回來沒有抬頭，也沒同任何人打個招呼。她心下本來就有着無名煩惱，並不是因聽了張茵的話而忽然生氣。不過她常常愛借一個很小的因由裝模做樣，讓別人認爲她是生了氣，當場使別人長臉，事後使別人撫慰她或向她道歉，這樣才心中舒服。如今表面上她

「氣而走，實際心裏邊却沒有一點氣，反覺得愉快輕鬆。」

走進寢室，一眼看見新制服在床上拋着，心中一動，拿起來在身上比了一比。正在決不定穿與不穿，忽然有人在門框上扣了兩下，羅蘭一回頭看見楊琦一個人走進屋來，不覺臉一紅，心頭卜卜的跳了起來。楊琦走到她的桌邊，笑着問道：

「小羅，我來得不湊巧，你現在要換衣服嗎？」

「不換，」羅蘭轉過身來說，「我只是比一比。」她也不讓楊琦坐下，自己先不知如何是好的坐了下去。

「穿上制服就成了一個女戰士，」楊琦一半正經一半玩笑的說，「等敵人來到時咱們一道打游擊去。」

羅蘭不知道應該回答什麼話，只勉強笑了一下，避開楊琦的眼睛低下頭去。

「你願不願將來跟俺們一道打游擊？有點兒捨不得家庭吧？」

「不……」

「怕不怕吃苦？」

「不怕。」

羅蘭心裏邊七上八下，一方面盤算着楊琦來找她到底是什麼意思，一方面又責備着自己

不應該低着頭不敢看他，使他覺察到她的態度和平常不同。『太大方方的抬起頭來，』她心裏命令她自己說，『像從前一樣才好。』但是她心中雖然清清楚楚，身子卻不能夠聽從她自己的指揮；她的四肢好像喝醉酒又好像受了驚駭似的，沒一把勁兒；她的眼睛在燃燒，兩頰在燃燒，頭重得抬不起來。『真糟糕，』她心裏想，『我要露出馬脚了！』過了片刻，她下了很大決心，用了很大力氣，猛然把頭抬起來，向楊琦望了一眼。幸而楊琦並沒有釘着眼睛看她，倒是無所感覺似的，在欣賞着瓶中花子；於是她的心情稍稍的安靜一點。

『是陳維珍替我採的，』羅蘭喃喃的說。

『杜鵑花是我採的，』楊琦回頭來看着她說，『你應該感謝我才是。』

『我……』羅蘭很不自然的笑了一下，半吞半吐的小聲說：『我不曉得是你採的。』她不敢再看楊琦，也不敢再低下頭去，心緒慌慌拿眼睛對着花子，但一隻手又不覺的從桌上取起來一張舊報紙。『我為什麼要向他提到花子呢？』她心中後悔說；『這不是故意要他猜透我的心思麼？我真是糊塗得要死！』

楊琦自小兒常同羅蘭在一道玩耍，却從來沒遇到像今天這種情形。他看見羅蘭的態度變得很奇怪，已猜出了一點兒，感情暗暗的受了激動，自己的態度也馬上變得很不自然。爲着結束兩人間這種窘態起見，他趕忙提高了聲音說道：

「小羅，我剛才遇着你表姐，她說清明節要請我們去吃飯。菁梅，張梅，還有小咪，都請你通知一聲。」

「嗯。」羅蘭停了片刻，轉過頭來問道：「爲什麼請吃飯？」

「一則給她自己做生，二則陶春冰要走，大家都想在一塊兒快活快活。」

「我記得她的生日是秋天……」羅蘭沉吟一下，突然想起來，說道：「呵，一定是胡天長的生日，哪裏是她自己的生日！」

「真的嗎？哈哈……那才有趣！」

「我好像聽她說過，胡的生日是在舊曆三月初間。」

「不管是誰的生日，反正咱們到時候去吃一頓再講。見黃梅她們時你記清說一聲，別忘了。」

楊琦竭力鎮靜着自己，對着羅蘭把話說完，連二趕三的逃出了寢室。

羅蘭沒有站起來送他，聽着他的脚步聲遠了以後，才慢慢的從椅子上站起來，茫然的望着窗外，揉了揉燃燒得微微發酸的眼睛，又用雙手握一陣滾熱的臉頰。「他剛才一定看見我的臉紅了，」她忽然想道，「一定還聽見我的心跳聲音！」越想越慚愧，越後悔，越惱恨自己，不覺用手掌在桌面上重重一拍，唉了一聲。過了一會兒，她又安撫着自己說：「他不會

看透我的心思。大概他會想着我心中有什麼苦惱的事情，所以在態度上跟平常不太一樣。」這樣的想着時候，雖然她心上稍微的輕鬆起來，但仍不免發痴發呆的凝望着窗外的海棠花默嘆氣。

無聊中偶然向床上望了一眼，她伸手把剛才拋在床上的新制服重拿起來。她再一次比一樣式，看一看針線，品一品鈕扣，覺得還算是大致滿意，想要穿的心思頓然間旺盛起來。但乍然換上和軍人穿的一樣的衣服，雖然很新鮮很時新，在她總感到不好意思。又疑疑思思的停了會兒，聽一聽女同學們都沒回來，院子裏靜悄悄的鴉鵲無聲，她才像做賊似的，急急的忙的解開了花旗袍，先把新褲子蹬在腿上。一絲春風恰在這時候從院中占蕉叢和海棠枝上颯颯吹過，嚇得她胡亂的把褲腰一提，立刻掩好旗袍，面朝裏俯在桌上，半天不敢再出股氣兒。等曉得這不過只是一陣風聲，她自己也覺得有點好笑。爲着小心起見，她躡腳躡手的走去把房門掩上，然後回身來扣好褲扣，脫下旗袍，又匆匆的把上身制服穿好。不敢迎着窗子站，她把鏡子換個方向，自己躲在門格老裏，對着鏡子扣好風紀扣，拉展袖子和衣襟。制服很合適，她心中十分高興。雖然褲腰扣得挺緊，而且只試一試就要脫下，但她還是興致勃勃的把預先買的皮帶從抽屜裏拿了出來，穿在褲腰上，束得緊緊的。然後，挺起胸膛，垂下雙手，她從領子和肩膀欣賞起，一直到腳背，又轉過半個身子去欣賞脊梁。通身上下欣賞了一

還，她覺得好像還欠缺點什麼，往床上一看，原來是帽子忘了。她趕忙到床邊把帽子取來，對着鏡子戴在頭上，又把頭髮攏到耳後。像一個天真的孩子似的，她模仿着軍人姿勢把兩腿並攏，對着鏡子行了一個舉手禮，惹得她自己臉皮一紅，咧着嘴笑了起來。

她靠着牆壁，很久的對着鏡子，沉入到汪洋無邊的幻想裏邊。她看見四圍望不盡的盡是荒山，夕陽照着紅葉，秋風吹着衰草，偶而從遠處傳過來斷續鎗聲。一行人馬在崎嶇的山道上行進，有人沉默的想着心思，有人（她覺得是小林）在馬上低聲的唱着歌子。她自己騎着一匹白馬，楊琦騎着一匹紅馬，白馬頭緊挨着紅馬尾巴，楊琦時常忍不住回頭看她。她穿着軍服，腰裏插着手鎗，掛着圖囊，圖囊裏一幅地圖，一卷詩，一個精緻的筆記本子。她好像在想着什麼，眼睛遠望着遠方，遠方的山頭頂着青天，青天邊抹着白雲，白雲又慢慢的變成紫霞，過了一會兒，她眼前忽然又展開一片平原，無邊的雪的平原，雪上閃耀着早晨的陽光，蒸騰着淡淡的白色輕煙。她和楊琦騎着馬，前前後後還有許多騎馬的同志，像一陣狂風似的向前跑去……

「游擊生活是多麼的富於詩意呵！」她在馬上嘆息着，幾乎感動得流下淚來。「這真是千年不遇的偉大時代，詩的時代！」

在她，真實和幻想已經溶化在一起，連自己也分不清了。

羅蘭從幻想中醒來以後，恐怕黃梅們突然走回，趕忙把制服脫下，放在床頭。重新穿上花旗袍，又對鏡看了一看，覺得旗袍也有旗袍的可愛之處，牠會使一個成熟的少女格外的表現出線條的諧和與嫵媚。過了三天，她才正式把制服穿上，跟黃梅和小林一道從學校走到街上。在這三天之內，她曾經好幾次把新制服穿上又脫下，起初在屋裏穿一穿，繼而敢走到院裏，再後來敢走往教務處和運動場去。見大家都並不特別的表示詫異，她也就一里一里的習慣起來。

清明節這一天，天氣特別明媚，真個是萬里無雲，一片藍天如水。吳寄萍的請吃飯訂在正午，因為她知道這一天講習班下午沒課，大家可以痛快的玩耍半天。一吃過早飯，羅蘭就急得跟熱鍋上螞蟻一樣，巴不得立刻上完課，一步跳到她表姐那裏。在課堂上她一直對着黑板胡思亂想，想着表姐的過去和現在，表姐倚小孩子，表姐的愛人胡天長，又想到她的表弟吳寄萍，以及她和表姐弟們的童年生活。好容易等到上完課，她趕忙又是找張克非和羅朗，又是激她的女朋友，只恐別人就誤了一刻工夫。後來當動身時候，她忽然感到遺憾

的曉一下晴，對小林說道：

「今天要是下一點濛濛雨才好呢。」

「我就討厭下雨，」小林說；「一下雨就滿地稀泥，別想穿一雙乾淨鞋子。」

「可是清明節下一點小雨很有意思的。」

「有什麼意思？你不怕取泥嗎？」

古詩上提到清明時節常常是下雨的，我說的是今天若能夠多少下一陣濛濛雨，咱們走在雨地裏才格外的富於詩意。要雨的，怎麼會像是請明節呀？」

林夢雲拉着羅蘭的手，笑臉的微笑着，不說話了。兩個女孩子鬢髮拂着鬢髮，一邊走一邊唧唧咕咕的說話，顯得像絞在一起的雙股麻糖一樣。黃梅在背後忍不住哼了一聲，大聲說道：

「前天才下過雨，田裏水滿滿的，一點也不旱，你又想要雨！」

「我只管下雨有趣味，」羅蘭反駁說；「管牠田裏旱呀潦的？」

「早啦不收成，潦啦也不收成，不收成吃什麼？叫老百姓喝西北風？」

羅蘭不相信的說：「不是說『春雨貴似油』，下的越多越好嗎？」

「稻子不怕下，可是下的多了桃子跟別的菓木都要吃虧。還有，」黃梅格鬥一聲嚇下去，「口饑涼，今年打春早，氣候暖，早麥都快揚花了；再來十天半月連霧雨，別的不說，早

麥就不能保險。」

「你哄我，麥子哪可就要揚花了？」

「咱這兒舊曆四月初就能吃新麥子，爲什麼不是快揚花了？」

「你才是順嘴胡說哩！」羅蘭更不相信的笑着說。「在省城上學的時候，我常到城外去玩，像這樣時候，麥子還不過膝蓋兒高呢。」

「哼，虧你還是大別山腳下的人！真是城裏孩子，不知道咱這兒啥時候長啥莊稼！省城附近怎麼能跟咱這兒比？一則那裏靠着黃河邊子氣候冷，二則沙土地不長莊稼！咱這兒麥苗兒漫住老鴉時候，那裏麥苗兒還蓋着被子做夢呢！」

「你聽聽黃梅！」林夢雲笑着插嘴說，「她對於鄉下事情知道得多麼清楚！俺家在鄉下也有田地，一年半載，遇機會時，我也到鄉下玩玩。可是我什麼都不懂得。有一次我把稻秧子當做韭菜，惹得佃戶們都笑了起來。」

黃梅和羅蘭聽了她的話也都笑起來。笑過之後，羅蘭對小林批評黃梅說：

「黃梅哪兒都好，就是一談起話來都扯到實際問題上，缺少詩的趣味。」

「我才不愛那些空想出來的詩哩！」黃梅笑着說，向正從後面趕來的張茵擠着眼睛。

「別要抬槓了！」張茵向她們大家說，「吳寄萍快等得不耐煩了。」

四圍女孩子走出大門不遠，碰見小丫頭春喜喘着氣迎面跑來，兩個臉蛋上熱得鮮紅。她特意來叫黃梅回到家裏去，因為她的母親從鄉下來了。黃梅和羅蘭聽了都非常高興。不過黃梅想了一想，恐怕見過母親後再趕到吳寄萍那裏時間來不及，便囑咐春喜說道：

「你回去告我媽說，就說吳表姑叫我去吃飯，一吃畢飯我就回來了。」

「不行呀，她叫你立刻回去呢。」春喜拉住黃梅的袖管說：「黃大娘說近來鄉下忙，在城裏不敢耽擱，下午還要走哩。」

黃梅沒有辦法，只好決定先往羅蘭家去瞧一瞧母親。

「我馬上就趕來，」她回頭對羅蘭們三個女孩子說，「要不了半個鐘頭。」

「快點趕回來，」三個女孩子同時說道，「越快越好！」

羅蘭把春喜叫到跟前，對着她的耳朵咕唧幾句，又抬起頭來向黃梅說道：

「黃梅，見你母親時就替我問候她，請她下午不要走，來咱們學裏玩玩。」

黃梅答應一聲，心中七上八下的，廝跟着春喜跑了。

黃梅的母親頭上纏一塊家機布老藍首帕，身上穿一件毛藍洋布的半舊布衫，寬鬆鬆的，

在鄉下人看來是所謂「半時半古」式樣。她身上穿一條寬大的八成新藍白線棉布褲子，繫一條寬寬的黑腰帶；腳上穿一雙毛邊厚底黑布鞋。雖然是鄉下做活人，但因為她在靠鐵路的城市住過，尤其是因為在一個女學中工作過幾年，鄉下的「村氣」畢竟去了不少，不曉得的一定會說她是一位鄉下地主家的老板娘。

她來到羅家以後，先往上房去問了老地主羅香齋的好，談一陣家常閒話，又走到羅香齋的大媳婦屋子裏。老媽子給她找一根旱煙袋，她一面吸着煙，一面同羅蘭的嫂子談話。這位少奶奶，她的名字叫做李蕙芳，雖在本縣裏讀過中學，思想上半新半舊，過於對丈夫溫柔服從，到現在結婚不過五年，已經在羅照手裏成了一個可憐的犧牲者，親戚隣居中沒人不說她爲人太好，大家背地裏替她乾嘆氣。一連兩夜，羅照都在本城幾個賭博場和半掩門子那裏鬼混，今天五更鼓裏才醉醺醺的跑回家來。李蕙芳不但不同她丈夫吵鬧，並且還替他脫去了衣服，照料他喝了兩杯開水，伺候他在自己旁邊舒舒服服的睡下。早起一起床，她就叫奶媽子把小孩子抱了出去，盪一晌不讓小孩子回到屋來，免得把她的丈夫驚醒。如今黃梅的母親同她談話，也是用很小的聲音，連磕煙鍋都只敢在手心裏輕輕磕着。黃梅的母親看見李蕙芳的眼窩子比兩月前場下很深，而且發暗，心中也着實替她難過。只是因為羅照在裏面睡着，黃梅的母親也不敢隨便亂問，只東一句西一句的扯着閒話，等待自己的女兒回來。

一見她的女兒跟春喜一道跑進院來，母親差不多駭了一跳，楞怔着不敢說話。黃梅三
步併成兩步的跑到母親跟前，笑嘻嘻的大聲叫道：「媽，你來了？」母親開始笑起來，連忙
搖了搖頭，向裏面指一指。黃梅會意，看着李蕙芳伸伸舌頭，小聲問道：

「大叔還沒有起來？」

「走，咱們到前院說話去，」母親站起來小聲說，「別把你大叔驚動醒了。」

「不要緊的，」李蕙芳攔住說：「就在這兒說話吧。」

「不呵，」母親說，「這孩子冒冒失失的，還是到前院去說話方便。」

母親把旱烟袋靠在門墩上，拉着黃梅向前院走去。李蕙芳一則怕母子倆要說體己話，二
則還要到廚房去照料一下，沒有跟她們一道出去。母親走出過廳時順便拉了一把小椅子放在
一株杏樹蔭下，自己坐在小椅上，讓女兒緊挨着她的膝前站着。她仔細的把女兒從頭到脚的
端詳着，用手拉了兒女的制服袖子，前襟，後襟，揮去褲腿上的乾泥和灰塵，隨後用慈愛
而担心的眼光注視着女兒的眼睛問道：

「你怎麼穿這套衣服呵？」

「這是俺們的制服，是羅先生替我出錢做的。媽，你看我穿上制服後不是格外顯得精神
嗎？」

「唔，有精神嘛。可是，是哪個羅先生？」

「羅蘭她二哥。」

「你問他叫二叔，別學得不懂事！」母親小聲說，把臉孔拖下來。

「他現在是俺們先生，當然叫先生。」黃梅天真的笑着說：「連羅蘭現在也逼着我問她名字，不讓我再問她叫小姑了。」

「哈，你們簡直要瘋了！」母親緊握着女兒的手腕，聲音越發放低，叮囑說：「你小姑是跟你鬧着玩的，你可別沒大沒小的膽口胡叫，咱家人老三四輩種人家羅家的田地，以前吃的住的都靠着人家。該怎麼稱呼就怎麼稱呼，是從你老爺那一輩兒就規定好的，怎麼好隨便更動？如今咱娘兒雖然不種人家羅家田地，可是第一層你舅舅家還沒有丟地，第二層你目下上學還全憑二少爺同小姑娘關照……」

「別說了，好不好？」黃梅攔住她母親的話頭說。「前幾年你還不是這樣子，在舅舅家裏一住，把你完全住變了！」

母親嘆了一口氣：「我沒有變，是世界變得太快，你們現在鬧的把戲叫俺們老一巴掌都

不懂了。」

黃梅看見母親的表情不似剛才喜歡，趕忙拿別的話岔開她，問道：

「媽，你爲什麼到的這麼晚？」

「老了，」母親憂鬱的回答說；「看見坡子就腿發軟，一年不勝一年了。」

「可是兩月前咱們那次進城來，不是半晌就到了麼？」

「傻孩子，今兒是清明節呀。」母親又嘆口氣，眼圈兒微微一紅。「我先到你外公外婆坟上燒了紙，又給你爹跟你哥們燒了紙，太陽已經很高了。吃了早飯才從家中動身，還背了兩隻鷄子——算給你羅大爺帶點小禮物——所以就走了半天。」

「我聽說你下午還要回去？」

「你大表嫂快要生孩子，你舅母又在病中，我前幾天就說要來，她拖住我不肯放手。可是不來看看你，我又不放心，少不得當天來當天回去。學不要上了，梅，你跟我一道回去好不好？」

「奇怪！在舅舅家悶了兩年，可出來找個讀書地方，比從前在中學時進步得快十倍不止，還不到半月光景，爲什麼又叫我不要上了？」

「媽不放心，媽現在只剩下這一塊心尖肉……」

「有什麼不放心的？總共離開你只有二三十里遠，想見面還不容易？」

「容易固然也容易；」母親沉吟了一下說，「可是從前你哥哥們都在我眼皮下邊，說變

就變，我怎麼得知道？我從前盼兒子，盼着盼着，一個個背着「革命」，鬧「暴動」，等我知道時木已成舟，鳥已出籠，收也收不回，管也管不住了。你爹跟你哥哥們一個個給人打死，連屍首也不能讓我見一見……」母親開始哽咽起來，用袖頭沾着眼淚，停一停，又繼續說道：「你想想這六七年來，我們過的是什麼日子！家沒有了，人死絕了，我拉着你從死裏逃出去，討飯逃到鐵路上。也不知你記得不記得，我們差不多是淨人兒逃出去，臘月天你赤着兩隻小腳，手脚都凍爛，身上只穿了一件破棉襖兒……」

「媽！不要說了！」黃梅叫了一聲，心中很難過的瞧着母親。

「大雪天我們困在一座破廟裏，」母親繼續說，「一連三四天出不得門，肚子又餓，身上又冷，母女抱在一起，凍得上牙打着下牙噠噠亂響。籃子裏只剩了半盃小米稀飯，已經凍結成一塊冰凌。媽叫你吃你不肯吃，你叫媽吃，母子兩個抱着哭了起來。夜裏媽哄着你把稀飯帶着冰凌塊子吃下去；你起初不肯吃，等媽吃了幾口，你才吃了。太陽出來以後，媽拉着你從廟裏出來，平地上雪漫着你的膝蓋，好容易才連滾帶爬的下了一個高坡，走到一個小鎮子上。可是過橋的時候，因為你腿腳都凍木了，又餓得頭暈眼花，一個不小心，媽沒拉住，你撲通一聲掉到河裏……」

母親越回想過去的事情越傷心，不能再說下去，眼睛望着地抽咽起來。黃梅難過得像

亂箭穿心，不知道拿什麼話安慰母親，蹲在母親膝前，淚珠在眼眶中咕嚕嚕滾着。過了兩三分鐘，還是母親先收住哽咽，擦了擦眼淚，嘆一口長氣，說道：

『過去的苦日子你總還記得，不用對你再說了。你要聽媽的話，別走錯一步路。媽盼望這麼多年，萬一有一點差池，叫媽的盼望變成灰燼打水一場空。倒不如叫媽早點鬼死去！』

『媽，你老人家只管放心，』黃梅抬起頭來安慰她母親說，『別自己找難過了。』

『要得媽放心，』母親撫摩着她的胳膊說，『除非你同媽一道回鄉下去。』

『你老人家爲什麼要這樣想呢？』

『我聽說你們的學校不好。』

『誰說他們的學校不好？爲什麼不好？』

『媽雖然沒學問，』母親慢聲說，『可是媽的經驗多，你別拿話來欺騙我。』

『真是！誰欺騙你了？』黃梅急起來，瞪大了眼睛望着母親。『做抗戰工作，又不造反暴動，有什麼不好？』

『可是我一進城就聽到了閒話。』

『什麼閒話？你老人家別聽風就是雨的！』黃梅咕嘟一下嘴，又拉着母親的手憤憤的問道：『媽，你聽誰的閒話？怎麼說的？你先告我說這話是誰說的，叫我看他說的有影兒沒

有影兒。媽，說呀，你聽見了誰的閒話？」

「你羅大爺就說你們的學校不好，提起來不住搖頭。」

「你聽他胡說！他是……」

母親嚇得忙擺擺頭，同時伸出巴掌向她的頭上揚一揚，作出要打的姿勢，不准她再說下去。但黃梅有了話哪裏肯半吞半吐，見母親這樣，越發急起來，賭氣說道：

「他是封建餘孽，死也不同情進步青年，請媽以後不要理他！」

「我的小姑娘奶奶！你小點聲好不好？你要吵得他聽見麼？他老人家也是好意……」

她一面說着，向過廳門口扭扭嘴，恰看見李蕙芳已經在門口站着聽她們說話。母親駭了一跳，連忙把話打住，勉強站起來向李蕙芳陪笑說道：

「你看她多強，越長越不懂話了！你大嬸兒可別見怪，她一向是有嘴無心的。」

「哪裏話，」李蕙芳忙走近來笑着說，「黃大嫂連我也認錯了。她說得很是，差不多算是替我說的。這屋裏除掉她二叔，誰的話你也別信。老頭子人雖然正派，只是思想太舊，有時固執得要命；至於俺們那一位，枉披了一張人皮，就不做一點兒人事！」

黃梅本來在望着李蕙芳發笑，聽完她的話就趕忙從地上跳了起來，向母親頑皮的說道：

「媽，你聽聽，你到底信誰的話呢？」

母親心中稍安，說道：「你大孀兒說得也是，只是老東家既是說你們學校不好，總是你們自己有惹人挑剔的地方，你縱然說得天花亂墜，我也是不能放心。」

「大嫂子，依我說你不要管她！」李蕙芳笑着勸道，「您任着她這樣發展下去，免得活活的把她的前途葬送。我要不是吃虧結婚早，有一個孩子絆住腳，現在也不會受這麼多的窩囊氣。都二味的聽從老人的話，規規矩矩的做好人，有什麼好處呢？」說着，她的眼睛裏就潮濕起來，輕輕的嘆一口氣。

一隻老母鷄善了個蛋，在內院裏噓噓噓的亂叫，引得兩隻鵝也拉長頸子一遞一聲的叫了起來。李蕙芳怕驚醒她的丈夫，慌忙跑進去把鷄子和鵝趕到後院去。黃梅的母親重新在椅子上坐下，拉着黃梅的手，把她通身上下又打量半天，怯怯的說道：

「梅，媽的命都繫在你身上，你可別瞞着我偷偷的去當女兵啊！」

「見鬼，又是聽些謠言！你啥時候看見過女兵了？」

「上一次來城裏我看見好幾次，說是從廣西開來的，」母親回答說，同時細察看女兒的臉上神色。

「那些都是作政治工作的，並不拿槍打仗呵。」

「我不管打仗不打仗，只求你別一時高興跳進去，把媽忘掉。」

黃梅急著要往吳寄萍那裏去，哄着母親說：「你放心，我不參加的。」

「可是你爲什麼現在就穿上軍裝了？」

「媽，你老人家真糊塗！我不是告訴你說過這是學校的制服麼？」

「學校制服怎麼會跟軍裝一個樣兒？」

「嚇呀！現在是抗戰時期，不管男女，穿軍裝是時髦啊。」

母親有八分放下心來，展眉笑了。她拿着女兒的一隻手看了看，用鼻子哼一下，慈愛的責備說：

「女孩子家總要乾乾淨淨的，你看你這手上的墨也不洗淨！」

黃梅頑皮的笑着說：「這兩天忙得連放屁的工夫都沒有，管他娘的。」

「看說話多粗魯，女孩子家怎麼這樣村？虧你還是個讀書學生！」

「嘻嘻嘻嘻……」

「看見女兒在自己面前還是一個頑皮的小孩子，母親裝做譴責的樣子擺一下嘴，跟着也忍不住笑了起來。她詳細的打聽着黃梅在學校中的生活情形，黃梅都一一的告訴母親，又把吳寄萍約法吃在飯的事情也說了出來。母親見女兒既然生活得很好，又顯然比住在舅舅家的時候好了一點，自然是十分高興。她快活的推着黃梅說：

「啊，快去吧，別叫人家等得焦急。見你吳表姑時替我帶個好，就說我下次再進城時一定去瞧看她。」

「那麼你下午一定要走？」

「一定走。你吃畢飯來一轉，讓我臨走時再看你一眼。」

黃梅剛要走時，春喜拿着一束鮮花從裏邊跑了出來，託她把花子帶給羅蘭。

「這是小姑叫我在後院採的，」春喜說，「她要送給吳表姑當做禮物。」

吳寄萍現在已經不佳在婦女會中，兩天前遷到一座清淨的院落裏來，同婦女會在一條街上，相離不過有二十丈遠。這院落本是住一個不重要的開散機關，最近這機關撤銷了，由婦女會借來辦了個戰時失學兒童補習班，尙未開課。兒童補習班歸吳寄萍負責籌備，所以她早幾天就搬了過來。今天她特意在杏花村叫了一桌酒席，明的是爲自己做生和爲陶春冰饒行，實際却別有原故，她祕密着不肯告人。

黃梅一來，客人們算是齊了。男客較少，只有羅明，楊琦，張克非和陶春冰等。女客方面除張茵和黃梅們四個以外，還有在婦女會工作的兩個同志：一個叫馮永青，有二十五歲

以上，大家都叫她「大姐」；一個叫韓秋桐，二十一歲，極其恬靜溫柔，看外形只像有十七八歲，大家都問她叫「小貓」，可是她在學校時有一個外號叫「含羞草」。這一羣青年男女雖然差不多天天見面，但因爲各人工作不同，難得像今天聚在一起吃飯，所以每個人的心都快活得像迎風搖曳的鮮花一樣。羅蘭兄妹和楊琦明知道今天並不是吳寄萍自己的生日，但誰也不肯說出口，只怕一個不小心會破壞這難得的歡樂空氣。羅蘭平素見表姐一方面被癆病纏着，一方面思念着孩子和愛人，一方面又受着姑父的氣，整天像泡在苦水中一樣，心中常常替她難過；今天看見表姐的態度比平日活潑得多，好像又成了一個少女似的，笑也是真真的從心中發出來的快活的笑，不攙一點兒假，不帶一點兒勉強，羅蘭一方面格外高興，同時又不免暗暗的覺得詫異。她悄悄的向吳寄萍的耳邊問道：「萍姐，我怎麼從來沒見你像今天快活？」吳寄萍笑着說：「因爲今天是我的生日，好像一株半枯的樹又在春天發芽了。」羅蘭摸不着頭腦，也不敢再問，從地上抱起來一隻白色小貓送到韓秋桐懷裏，說道：「你姊妹倆親一親！」韓秋桐嚇了一跳，張茵和林夢雲都拍着手笑起來了。

喝酒的壓桌盤已經端上來，大家擁擠擠的圍繞着圓桌坐下。羅蘭獻的花子插在一個帶紅花的白瓷瓶中，應着吳寄萍的面前放着。大家因爲陶春冰將有遠行，平素又能喝酒，特別找一個大杯子放他面前。大家首先同舉起杯子來向吳寄萍祝壽，向陶春冰餞別，隨後又個別

的向吳碰盃。吳寄萍一向因爲病，滴酒不入口，今天也不知不覺的喝下去一盃多酒，兩頰發紅，同過頭輕輕的咳嗽幾聲。羅明和張克非不敢讓她再喝，忙把大家的目標轉移到陶春冰身上。那些女孩子們名義上是和陶春冰碰杯對飲，實際上不是偷偷的找羅明們幾個男的代喝，便是只做出喝酒姿態，端起杯子來挨挨嘴唇。三五杯熱酒下肚後，陶春冰感情奔放，大笑大笑，笑得十分天真爽快，像一個孩子一樣。他要求每個女同志重新同他對飲，不准她們找人代替，也不准她們只空作喝酒姿態。這羣女孩子一看見要正經喝酒，紛紛的叫嚷起來，有的乾脆聲明要退出戰團，有的要求只喝半杯或一杯的三分之一。陶春冰喝起興頭，哪裏肯依，因此就吵鬧得不可開交。後來還是幾位男同志從中調解，決定女同志半杯酒對陶一滿杯。酒一滴酒珠兒認罰一杯。先由吳寄萍開始，陶春冰除自己喝一滿杯之外，又自動的代她喝了。挨着是馮大姐和小貓，前一個毫不畏縮的端起來喝了，後一個皺皺眉頭，聳聳鼻子，伸伸舌尖，把眼睛一閉，也喝下去了。到了羅蘭，陶春冰端着杯子叫了幾聲，她低着頭只裝做不會聽見，等得大家都不耐煩。黃梅和韓秋桐正要伸手拉她，她忽然抬起頭來，半笑半生氣的咕嚕說：「真是，我就討厭喝酒！」說畢像賭氣似的跳起來跑了。下邊輪到黃梅，她不等別人說話，把杯子往嘴邊一放，一飲而盡，並且拿杯子口對大家轉了幾轉，表明她喝得乾淨。陶春冰忙叫了一聲好，自己也把面前的杯子喝見底，又大聲叫道：「再來一盃！」大家看見她和

陶春冰同樣爽快，聽見陶春冰要黃梅再喝，都快活得拍起手來。旁邊早有人替陶春冰的杯子斟滿，在黃梅的杯子裏斟了半盃。陶春冰伸頭向黃梅的杯子一望，猛力把杯子一舉，叫道：「黃梅；有種的喝一滿杯，給二萬萬女同胞作個榜樣！」有人附和着叫黃梅喝滿盃，有人要陶春冰仍遵照原定比例，免得黃梅喝醉。黃梅揮着手壓下去別人的話，向陶春冰說：

「要我喝酒，我就喝酒，別提給女同胞做好榜樣，喝酒也算不得好榜樣。我本來不會喝酒，不過我是杉木做椽子，寧折不彎。現在我們要喝就對喝三盃——你三滿盃，我三半盃——好不好？」

大家聽見黃梅的挑戰，一片聲音叫好贊同，弄得陶春冰反而猶豫起來。陶春冰已經有三分醉意，生怕同黃梅對飲了之後應付不了大家的繼續圍攻。他看出大家今天是非要他喝醉不可，這些女孩子們還都是前哨接觸，真正的主力戰是在還沒有出馬的三位男同志方面，因此他不能不留着力量應付他們。

「算了，」他忽然向黃梅笑着說道，「我們不要吃他們的鋼，不必再對了。你沒有喝醉過，醉了以後難過極了。」

女同志們看見陶春冰在黃梅面前屈服，快活的拍手大笑，有的用指頭劃着自己的臉孔羞他，有的對他撇嘴譏諷。男同志們趁機會對他又激又煽，逼他非接受黃梅的挑戰不成。陶春

冰搔了搔頭皮，無可奈何的向黃梅說道：

「不要喝三盃。我再喝一滿盃，你再喝半盃，好不好？」

「不准討價還價！不准裝喬（懦）！」同志們紛紛叫着，同時有人向黃梅使着眼色。「三盃！一定三盃！起碼三盃！」

黃梅本來好勝心強，既見對方胆怯，又經衆人鼓勵，越發興奮起來，不加考慮的大聲說道：

「陶先生，我同你對喝三滿盃，祝你一路平安！」

「真的嗎？」陶春冰不相信的望她一眼，隨即連聲答應着說：「好，好，都倒滿，都倒滿。哈！簡直是出我意料之外……」

大家一時感到十分詫異，反不知說什麼好，只是半信半疑的望着黃梅。黃梅把話說出口來稍微有點兒後悔，但也只好硬着頭皮子拚下去，故意表現着非常坦然的樣子。她自己先在自己面前倒了三盃酒，又給陶春冰倒了三盃，說道：

「你先把你的三盃喝乾，然後我喝。」

陶春冰恐係騙局，說道：「咱們一替一盃喝，我喝一盃你喝一盃好不好？」

「隨便。」

陶琴冰端起三盃來，一口喝乾，跟着黃梅也站起來端起盃子。但盃子剛要挨着嘴唇，林夢雲隔着張茵微微的把她的肘彎拉了一下，小聲問道：「幹什麼？」

「你不要同他對盪盃盃嗎？」

陶琴冰向小林飄了一眼，沒有回答，黃梅把盃子放在桌上，拿着酒壺向盃子裏添了點，同時喃喃的說道：「……」

「小林拉我一下，酒了一滴酒，現在添滿。」

說畢，重新端起盃子來，一口喝完，讓大家望望盃底。因為她平素不慣喝酒，酒到喉中又辣又熱，又彷彿一陣火烘烘的撲上頭頂，她難受的搖一下頭，連忙用筷子夾了一口熟菜吃下肚去。同陶琴冰對到第三盃時候，她覺得酒到口中已經沒有多大刺激，身子微微的起一種飄然之感，好像是駕雲一樣，眼睛看人也像是霧裏看花。她小心的扶着桌沿兒坐下去，嘴唇笨拙的勉強笑着。

「我已經喝了，以後一滴酒也不再喝了。」她也斜着眼睛望着小林，說道：「林夢雲，別笑，輪到你了。」

「還隔着我呢。」張茵笑着說，「小黃，你快吃點菜，喝一點醋也好。」

「不要緊。你快喝酒吧，咱們是不能裝蒜的。咱們決不在敵人面前低頭，不裝蒜……」

黃梅嗚嗚啾啾的咕嚕一陣，惹得左右鄰近的同志都望着她嘻嘻發笑。她自己也覺得露了醉態，不覺意思起來。她笑了一下，就閉着嘴不再說話，心中暈暈騰騰的，連連的叮囑自己說：「別再胡說了，別再胡說了。」張茵看見陶春冰的眼睛也有點紅紅的，不願讓他喝醉，端起杯子來說道：

「陶先生，我本來也應該援例同你對飲三盃，因為這兩天喉嚨疼，只好少喝一點兒。這半盃我自己喝了，算是借花獻佛，祝你的文章越寫越好。然後我再喝一滿杯，你喝兩杯。」

「這樣你願意麼？」

「好的，好的，」陶春冰回答說，「反正我是拼上了。」

張茵果然先喝下去半盃，然後又倒了個滿盃。陶春冰倒了兩個滿杯，折在茶杯裏，一口喝

了。小林，輪到你了。」他問：「你是援黃梅的例呢還是援張茵的例？」

管別人喝酒時候，林夢雲在一旁微微的笑着觀看，如今輪到自己頭上，又經陶春冰這一問，倒不由的臉紅起來。她心頭卜卜的跳動幾下，輕輕的搖搖頭，溫柔的笑着說：「你知道我不會喝酒，我還是只喝這半盃吧。」大家因為怕小林早壞了嗓子不能唱歌，都主張讓她少

喝；陶春冰也十分同意，望着她點點頭，說道：「好的，既是這樣，我特許你連半盃也不要喝，把你那半盃再分給我一半好了。」他說畢就俯下頭去用嘴唇挨着盃沿打了個抽兒，伸手把小林的盃子端過來向自己盃中倒了一半，然後把小林的盃子放還原處，又端起自己的杯子來一口喝完。林夢雲在衆目環視之下把自己的盃子端起來放在唇邊，輕輕的啣一下，忙扭過身子去把口中啣的一點酒吐到地上，回過來不好意思的伸一下舌尖，咬着嘴唇笑着，兩個酒窩深深的陷了下去。有人因為她把酒吐在地上便吵着罰酒，有人看見她的喝酒姿態不覺笑着起來，主張罰她唱個歌子，一時大家意見紛紛，叫聲不絕。陶春冰平素見了林夢雲雖然像先生一樣，但因為愛她的純潔而溫和含蓄的性格，愛她的美妙歌聲，在心裏不免有一種異乎常態的神祕感情。他把這感情深深的埋藏在心中，從不肯流露出來。不過異性間在某種情形下往往都特別敏感，陶春冰的感情可能被小林已經覺察出來，而她的反應也帶着特殊性質，這在陶春冰方面也似乎覺察到了。他們互相瞭解又不瞭解，彷彿中間只是隔了一層薄紙，但誰都不肯用舌尖將紙破。此刻陶春冰帶了酒意，感情支配着他的言語行動。於是，他毫無顧忌的提出來一個辦法，就是叫林夢雲唱歌他喝酒，一隻歌換他喝三盃。大家對他的提議熱烈贊成，小林雖然担心着他會喝醉，表面上既不好拒絕，也沒法表示出她的担心，只是紅着臉，低着頭，微笑着不作回答。但她的性格不像羅蘭的那麼倔強，經不得大夥兒三催兩逼，便無

可奈何的表示同意。陶春冰最愛聽小林唱「春殘花開曲」；他要求不唱別的，只唱這個，如果小林唱一百遍，他就喝三百滿盃。聽他的話，看他的態度，已有五分酒意，全不像平常所表現的謹慎和穩重樣子，大家都更覺得他天真可愛。

當林夢雲唱歌時候，全桌人都聚精會神的聽着，有的目不轉睛的看着她的有細白牙齒的鮮紅小嘴，有的仰望着她的洋溢着熱情的美麗大眼，有的低着頭，半自覺的用一隻腳前掌在地上輕輕的打着拍子。陶春冰不知充滿在自己心裏的究竟是什麼感情，興奮得又想哭（他眼眶中滿是熱淚），又想笑（他一直在無聲的望着她笑），又想狂呼（他好幾次張一張嘴巴，却又怕要爆發的呼聲嚥下喉嚨），又想拍手（他曾經把右手掌壓在左手掌上，用力一抬，又暗暗放下）。他的心毫無自主的被歌聲牽引着：忽而牽引到空中；忽而從空中飄飄搖搖的落下曠野；忽而他覺得眼前現出來霜林紅葉，秋風夕陽，冷清清衰草荒徑；忽而又覺得眼前春景如畫，處處是芳草鮮花，一道溪水在陽光下汨汨流着，草地上散落着一羣紅爪紅嘴的雪白鴿鷗，溪水邊有一個可愛的少女在搥洗衣裳，一邊低聲兒唱着山歌……總之他是那樣的愛這歌子，那樣的愛她感動，也說不清楚究竟是他的靈魂溶進這歌子裏邊，還是這歌子滲透了他的靈魂。歌子唱完時大家都拍手他反而忘掉拍手，他怔了片刻，莫明其妙的嘆一口氣，默默的把三杯酒一氣喝光。

大家又吃了一陣菜，隨便的唱了一點鐘，林夢雲在陶春冰催促下第二次唱了起來。雖然歌子本身不錯，小林確也有唱的天才，但陶春冰那樣愛好，實在也多少帶點主觀成份，因為到底這歌子並不是什麼傑作，小林的唱歌也還少嚴格訓練。小林唱到第二遍時，大家已竟不像第一遍時的聚精會神；等唱到第三遍時，都沒有聽的興趣了。不過因為大家的目的在使陶春冰多喝幾杯酒，所以也不叫小林改唱別的。楊琦和羅明幾個人暗暗的互相對飲，小聲猜拳，其餘的女孩子們也都交頭接耳的唧唧咕咕，你推我打，此噴彼笑，亂個不停。陶春冰越喝越上勁，很快就心中迷糊起來。究竟小林唱的什麼，他已經聽不明白。同志們的談笑和動作，他像是聽見看見，又像是並沒有聽見看見，一切像都近在左右和眼前，又彷彿都隔得很遠。人們叫他喝酒，他就喝，一面還嗚嗚啦啦的說他自己不裝蒜，不滑頭，喝一百杯也不在乎。人們聽他胡說不對馬嘴的說些醉話，都忍不住小聲笑着。但人們越看着他笑，他越發愛說話；一面說一面不時的向小林叫着：『小林，你唱了沒有？我沒唱醉，別誑我！』後來同志們怕他醉得過火，忙叫小林不要再唱，同時把陶春冰的酒杯裏偷偷的換上開水。陶春冰向小林嚷叫一陣，便端起杯子來同全桌人輪流碰杯，他自己所喝的全是開水他並不曉得，人們只裝出喝酒姿態而並不真喝，他也不管。小林原不肯讓陶春冰喝得太多，這時見他已醉態顯然，不免暗暗的後悔起來。

「我爲什麼要喝酒呢？」陶春冰舌頭僵硬的說道，「喝酒，因爲我心中難過！……」

看見他忽然沉痛的演講起來，同志們互相的遞着眼色，不敢做聲了。陶春冰停了「停」，乾了一杯，繼續說道：

「我是一個寫詩的人——哎，不要笑，我的詩寫的不好——我有熱情，有良心，更有靈魂，愛好真理，因此我就，我就……」

「你就有苦悶，」吳寄萍替他說。

「我，我不是說這個。」陶春冰身子搖搖晃晃的坐不穩，張克非忙從旁把他扶住。他苦笑一下，說道：「我是說許多人把我當成了眼中刺，怕我怕強盜還厲害。我好些年沒回過故鄉，因爲那些人們不叫我回來。如今抗戰了，我回來了，還沒有住上一月，人們又要逼我走，巴不得我立刻滾蛋。這是我的故鄉，我父母把我生在這兒，童年時代又在這兒長大，我愛我的故鄉。我爲什麼不可多住一住？我有什麼對故鄉不利的地方？我一不偷人，二不搶人，我只愛做幾首歪詩……」

「你快吃一點東西吧，」同志們勸他說，「不要說了。」

「我喝酒，當然我喝酒！」陶春冰閃着眼淚說，沒聽見別人的話，「因爲人們最近又在逼我走。我連故鄉都不能多住幾天，我爲什麼不難過呢？朋友們，唔，小林，」他忽然醉眼

也斜的望着小林，「我心裏痛苦，你懂得這痛苦嗎？」

林夢雲表示懂得的點點頭，趁機會弄了一大杯子醋放到他面前，勸他說：「陶先生，這是一杯冷茶，你快點兒喝下去吧。」

「這是醋，」陶春冰喝了一口，笑了一下說。「我沒有醉。我永遠不會醉。」他提高聲音，「我的腦筋永遠是清楚的！我倒楣了許多年，就爲着我腦筋清楚！」

「別說閒話，」張克非笑着勸道，「把這一杯醋喝下去就好了。」

「哎，哎，我真是並沒有醉！」

他雖然叫着說自己沒有醉，但心裏却知道自己醉了。經羅明跟着又一勸，他便把一杯醋灌下肚去，並且又要同志們給他開水。吳寄萍正忙着給他倒開水，馮大姐已經把削好的梨子遞給他，而張茵和小林也都趕忙動手削起梨子來。

黃梅因剛才連喝了幾杯酒，又吃了一些冷菜，有點兒支持不住。趁大家正注意着陶春冰時候，她小心的站起來，用手扶着牆，一脚高一腳低的走出屋子，打算到吳寄萍的寢室綸一會兒。剛跨出門檻走了幾步，吳寄萍鞦韆跑出來攙扶住她，問道：

「你是喝醉了麼？我送你到床上躺一躺？」

「還不算怎麼醉，」黃梅倚在吳寄萍的身上說，「不用攙，我自己會去。」

「還是我攙着你牢靠，」吳寄萍說。「我看你有點兒頭重腳輕的，萬一跌倒了才讓他們笑話呢。」

黃梅不好意思的笑一下，不再拒絕吳寄萍的攙扶。她一面走一面閉着眼睛喃喃的說：

「我本來不會喝酒，不過我是寧死不裝喬，永不向挑戰的敵人低頭。陶先生想要我喝一杯，我偏要同他喝三杯，喝過後我還要強支持坐在那兒。現在我並不怎麼醉，不過，不過是有點兒……」

正說之間，她突然胸口一酸，喉嚨裏格鬥一聲，從嘴裏湧出來一股酸水，酒氣撲鼻。吳寄萍趕忙拖她走到牆角，扶着她蹲在地下，用拳頭在她的脊背上輕輕捶着。黃梅乾嘔幾次，都沒有嘔出來多少東西，胸口十分難過，不由的用右手食指伸進舌根一掏，只聽哇的一聲，把剛才吃的酒呀菜呀，還有早晨沒有消化完的飲食，一下子都嘔了出來。她左手扶着牆，右手擦了一擦眼睛和嘴唇，蹲在地上不住喘氣。吳寄萍急跑去倒杯水來，招呼她嗽了嗽口，問道：「還要嘔麼？」黃梅搖着頭說：「好了，輕鬆得多了。」隨即她仰起臉來看着吳寄萍，勉強的笑了笑，又說：「不但今天晌午的酒菜都算給我白吃了，連早晨的老本兒也賠出來

了。」說得吳寄萍用指尖往她的額上一戳，嘆嗔一聲笑了起來。

吳寄萍把黃梅送到寢室，讓她在自己床上躺下休息，自己又去照顧酒席。黃梅雖然已比較清爽點兒，躺在床上乃覺得屋頂在不住旋轉，床舖也不住的一起一落，連她自己覺得好笑。她閉起眼睛來養精神，不知不覺的朦朧睡去。正睡着，覺得嘴唇土涼了一下，她一乍醒來，看見羅蘭站在前邊，手裏拿隻毛筆，笑得直不起腰來。黃梅一咕嚕從床上坐起來，伸手去捉羅蘭，羅蘭逃到外間門口，站在門檻上繼續笑着。「壞傢伙！」黃梅一面穿鞋子一面笑着罵道，「剛剛合上眼皮，你就來胡鬧！」她對着鏡子照了一照，看見上嘴唇上已經被畫了半邊小鬍子，又氣又笑，也不敢往門口去捉羅蘭，趕緊用淨水洗了。

「我記着你這一遭，」她望着羅蘭說，「等我往你臉上抹墨的時候可不能惱呵！」

羅蘭要求說：「你饒了我，我告訴你個秘密好不好？」

「見鬼，我不相信！」

「真是有秘密，是我的一大發現，一點也不誑你？」

「什麼時候發現的？」

「才發現的。」

「你不說我也猜得出來，我也許早比你發現了。」

「你絕對不知道，我敢打賭！」

黃梅把嘴脣一撇：「你以為只有你聰明，別人都是傻子麼？見鬼！」

「我相信你並不知道，」羅蘭肯定的說。「你說你知道，你知道什麼呢？」

「你來我告你說，」黃梅點頭叫着。

「我不去你跟前，別想把我騙到你手裏。」

「我真不招你，」黃梅保證說：「我招你我是鬼孫！」

「好，記清，誰招我誰是鬼孫！」

羅蘭爲要表示誠意，先把毛筆放在桌上，然後走到黃梅身邊站住。黃梅小聲問道：

「你是不是看出來陶先生對小綠很疼？」

「我上星期就着了出來，這能算新發現的祕密麼？」

「那麼你說的祕密是什麼？」

「你曉得今天我準姐爲什麼這樣高興？」

「因爲今天是她的生日。」

「小綠說，今天才不是她的生日哩。」羅蘭放低聲音說：「今天原是胡的二十五歲生日，她

嘴着你們大家，只有我記得清楚。」

黃梅笑着說：「原來如此，見鬼！」隨即又問道：「奇怪，她平素一提起胡來就難過得什麼似的，爲什麼今天替胡過生日這麼快活？」

「這就是我要告訴你的秘密呀，你剛才還吹你已經知道哩！」

羅蘭正要向黃梅報告秘密，只見吳寄萍帶着春喜匆匆的走進屋來，便只好將吐出嘴邊的話暫且嚥下，忙詢問春喜有什麼事情。春喜告訴黃梅說：「你媽急着回鄉下去，要我來叫你去，說是還有話囑咐你。她已等着急，快跟我走吧。」黃梅吃了一驚，後悔着說道：

「嘿，剛才糊糊塗塗的，竟然把媽要走的事情忘掉了！」說畢，一隻手拉着春喜，往外就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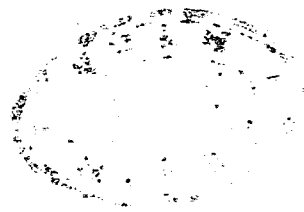
「現在還醉不醉？」吳寄萍跟在後邊不放心的問。

「還有一點兒，不要緊。虧是把酒都嘔出來，不的還沒法送我媽哩。」黃梅說着又笑了起來。

「陶先生要不是喝了一茶杯子醋，」羅蘭說，「早就醉成一團泥了呢。」

黃梅快走出門口時又忽然停止脚步，回頭來回立在院中的羅蘭笑着點點頭，說：

「喂，那個秘密，請你晚上再告訴我！」



82
179/18

179/18

179/18

春曉花開的時候 第一分冊

著作人 姚雪垠

發行人 現代出版社

西北區經銷 東方書社

定價國幣四十五元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四月初版

△不准翻印▽

ACOO2

